
原创
白金版
汗血马的眼泪
大宛王国传奇
贾陈亮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东向长安”——“西向天狼”姊妹篇

寻找失落的西域古国

大宛——

一群来自南俄草原、酷爱黄金的游牧骑士，

一个在丝路中央建立的“伪”强国，

一个因汗血天马声名鹊起，又因天马东传招来杀身之祸的神秘国度……



目　录

第三章　今生：民族迁徙浪潮中意外立国 / 84

匈奴，一个令大宛心惊胆寒的宗主，也是大宛最应该感谢的大恩人。是他们推倒了民族大迁徙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他们把落魄的月氏人送到自己面前，逼着塞克人走向联合，在逃亡中意外建国。

第四章　丝路上的伪强国：大宛王国的血泪史 / 116

意外建国的大宛久慕华夏文明，无奈匈奴阻断东向之路，直到张骞从天而降。

控扼丝绸要道，捧着金碗，却吃不到美餐的大宛人厌倦了和大国周旋，下决心自己动手摘下架上的甜葡萄。只是这次雄起太过随意，于是，一场因为马的战争爆发了……

第五章　再露狼牙：浩罕汗国的狼子野心 / 188

沉寂了一千余年后，体内蕴藏着大宛人基因的塞克人后裔乌孜别克族在费尔干纳重新建国。他们像祖先一样再次称雄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同样没变的是对东方财富和文明的向往。

历史惊人的巧合，当大清帝国走向衰落时，作为藩属的浩罕走向顶峰，于是“大宛”子民又一次盯住东方。一系列惊天动地后，大宛最后的血脉湮没在了茫茫历史中。这一次他们真的消失了吗？

“东向长安”系列丛书

汗血马的眼泪

大宛王国传奇

贾陈亮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迷恋西域风情的游历者们不止一次重游古老的丝绸之路，他们总能望见美丽祖国的最西端一座座巍峨的雪山，羊群像娴熟的登山队一样在山坡草原上攀爬。没错，这个雪山群就是神秘的“帕米尔”，喜马拉雅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五大山脉在这里汇集。“帕米尔”就像一个坚实的铁闸守护着祖国广阔的西部边疆，更像一个天然的界碑向东眺望着东方文明。

青藏高原是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屋脊”，而“帕米尔”在塔吉克语中同样是“世界屋脊”的意思。古老的中华文明对“帕米尔”的记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被上古华夏人形容为支撑天地四柱之一的“不周山”，即是中华文明对“帕米尔”最为古老的记忆。

“不周山”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其后的《淮南子·天文训》

对“不周山”之“不周”更是作了神奇的描摹：

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相传不周山是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的路径，只可惜山上终年寒冷，长年飘雪，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的丝绸之路却一次又一次穿越“帕米尔”。在汉代，“帕米尔”因多野葱或山崖葱翠而被称为“葱岭”，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越过“葱岭”，是一个美丽而富饶的盆地，叫作“费尔干纳”。它是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的山间盆地，盆地里有锡尔河、索赫河和伊斯法拉河流过，灌溉着连绵不断的肥沃绿洲。优越的生存环境使费尔干纳自古就是中亚各民族向往的乐园。因为向往的人太多了，这个乐园反而从来没有消停过。为中国人熟知，曾经让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又爱又恨的西域大宛王国就诞生在这片人见人爱的土地上。

那么，大宛人是这里最早的主人吗？最早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到底是些什么人？

受限于资料，我们已经无从追寻，但是可以清楚的是，塞种人（即塞克人，西方文献称斯基泰人或萨迦人，一译西徐亚人）曾经是这片土地上最为传奇的族群。

这是个古老的族群，分布地区也十分广阔，东起阿尔泰山地区、西到黑海北岸都能看到他们遗留下的灿烂文明。塞种人诞生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他们拥有优良的季节性牧场，而自然条件也注定了游牧性的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人类开始豢养野兽并且加以利用，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因素。现在可以肯定，野马的最早驯养，正是始于广阔的中亚细亚大草原。而本书要涉及到的塞种人恰好以对马的良好驾驭和马文化而闻名。

古代的琐罗亚斯德教圣经《阿维斯陀经》（Avesta）记载了一个居住于中亚的游牧族群“土拉”，他们被描述成伊朗高原定居居民的强大

敌人。另一部古代西方著作《耶施特》曾经说到土拉的快马令人生畏。亚述人在公元前640年左右的资料上明确告诉我们这些驾驭快马的“土拉”就是“塞克”（即塞种人）。这些塞克人和文明世界不断发生着联系，这也让我们了解这个神秘族群多了几个渠道。

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塞克族群部落众多，各具特色，分布在中亚东北部的部落叫作阿尔基派欧伊，他们是居住在高山脚下的游牧人。这个部落的人不分男女从生下来就是秃头，并且每个人都长着狮子鼻和巨大的下颚，十分凶恶。希罗多德认为他们是斯基泰种的民族。而在“秃头者以东的地方”住着伊赛多涅斯部落。关于伊赛多涅斯部落的知识，希罗多德称自己是从阿里斯铁阿斯得到的，后者是个出生在普罗孔涅索斯的诗人，曾经到伊赛多涅斯人游牧的地区游历过。阿里斯铁阿斯为此还写过被希腊人称为《阿里玛斯佩阿》的叙事诗，他告诉希腊人在伊赛多涅斯部落的附近还住着独眼人种的游牧部落阿里玛斯波伊，这显然有神话的成分。

希罗多德把阿里玛斯波伊人形容为极度拜金的民族，他们的一切战争都是为了掠夺黄金，并且说这些游牧人驯养着一种叫作“格律普斯”的奇怪猛兽，负责看守黄金。当然还有当时称霸中亚的马萨戈特伊部落，他们住在阿拉克赛斯河的对岸，和伊赛多涅斯人隔河相对。希罗多德说他们占据着里海以东广阔的草原，无人能敌。

史料记载马萨戈特伊人穿着和斯基泰人相同的衣服，并且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研究者们认为“马萨”是“大”的意思，故马萨戈特伊即是指大的萨卡（塞克），是属于塞克种的部落联盟。罗马史学家色诺芬也把“马萨戈特伊”称为“马萨戈特伊·塞克”。另一个勇武善战的塞克部落是“撒乌罗玛泰伊”，希腊人记载说他们在东边日出的地方游牧过活，具体地点在阿拉克赛河（今天阿姆河）流域，他们和伊赛顿人互相争夺牧场，屡有冲突，而斯基泰人和他们以塔纳伊斯河为界。塔纳伊斯河是现在的顿河。

提到撒乌罗玛泰伊人，就不得不讲一个“阿马松”民族的故事。史学家拉蒂尼曾经在著作《宝典》中讲述了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国的有趣故事。他在书中讲到，世界上第一个女儿国诞生在斯基泰人远征埃及的过程中。这次远征，斯基泰首领和全体斯基泰男人被埃及人歼灭了。斯基泰寡妇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选出了一位女王，来统治国家。她们禁止男人在这个国家生存，只许生养女孩子，生男孩子一律杀掉。所有女国民必须切掉她们的左侧乳房，为的是更好地拿起盾牌和武器。她们因此被称作“阿马松人”（Amazons），意思就是“少了一个乳房”。她们曾经作为普利亚摩斯国王的盟军，参加了特洛伊战争。

拉蒂尼告诉我们，她们参战是由她们的女王彭特西莉亚（Penthesilea）决定的，据说她暗恋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尔。关于这件风流韵事，世人知之甚少，被后人广为传扬的事迹只是女王和她的众多伙伴战死在特洛伊城下罢了。

拉蒂尼笔下的阿马松人源自斯基泰人，这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斯基泰人和阿马松人是两个独立的民族，而英勇的撒乌罗玛泰伊人则是他们两个民族的结晶。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四卷上讲，希腊人战胜了阿马松人，之后把女人作为“战利品”用船准备运回希腊。谁知这些女战俘竟然在途中起义杀死了希腊人。漂泊上岸后，才发现到了斯基泰人的土地上。斯基泰人称阿马松人为“欧约尔帕塔”，也就是杀男人者的意思。因为在斯基泰语里，“oior”（欧约尔）是男人的意思，“pata”（帕塔）是杀死的意思。

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斯基泰人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便和她们发生战争，在得到了一些战死者的尸体后，才发现这都是女人。于是，斯基泰人就派出相同人数的年轻男子去引诱这群落难的阿马松人，目的是和她们生孩子。这些斯基泰人在阿马松人附近扎营并且模仿她们的一切动作。久而久之，女战士们发现这些斯基泰人无意伤害自己，双方便有了合流的趋势。两处的营地一天天接近起来，最终这群斯基泰人

达到了目的。当他们娶了阿马松人做妻子以后，便向后者提议一起回到斯基泰人的故乡去居住。阿马松人不同意，她们认为自己不能和斯基泰的妇女住在一起，毕竟风俗习惯不同。阿马松人射箭、投枪、骑马，都是好手，却从来没有学过妇女的事情，而斯基泰的妇女则恰好相反。

因而阿马松人认为和斯基泰妇女是永远不能和谐相处的，于是她们要求这些斯基泰年轻人到父母那里要回属于自己的财产，然后和自己一起到另一个地方生活。这些斯基泰人答应了女人们的请求，在得到父母分给他们的财产之后，女人们又说："想到我们竟不得不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感到害怕的，因为我们不仅使你们的父母失掉了你们，而且使你们的土地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既然你们认为你们要我们为妻是正义的，那么就让我们和你们，咱们一起离开这个地方，住到塔纳伊斯河那一面的土地上吧。"得到同意后，他们一起渡过了塔纳伊斯河，一路向东来到了撒乌罗玛泰伊人的游牧地，并一直保持着阿马松人的习俗。当地妇女乘马出去射猎，并且穿铠甲参加战斗，与男人无异。

在亚述人眼里，可没有这么温情而浪漫的故事，留给他们的，只是塞克人骑兵的恐怖记忆。据说，这些塞克骑士披散着头发，马辔头和腰上挂着敌人的头发和头皮，更恐怖的风俗是将敌人的整张皮剥下披在马背上。这些骑兵分为长矛手和弓箭手。长矛手手持长矛，盾牌固定在前臂上，上面贴了铁皮。弓箭手则更为灵活，这些专门的马上弓箭手通常只携带一张强弓和30—150支箭，他们的射击速度能达到每分钟10—12支。这些箭头的材料不同，有铁、青铜和骨头，但是几乎每个箭头上都淬了毒。还有专门的穿甲箭头，在一些塞克人墓地发现的头骨上钉着的箭头，深入竟达2—3厘米。

塞克骑兵的战术十分灵活，长矛手和弓箭手配合娴熟。列阵后有时长矛手在前，弓箭手则隐藏在后，敌人冲锋后长矛手迅速散开，弓箭手从后面突然冲出放箭，长矛手再从两边包抄敌人。敌人若是步兵，则弓

箭手在前首先用箭压制敌人，埋伏在后的长矛手伺机杀出冲垮敌人。

出使西域成就了张骞，也成就了汉武帝。因为这片未知的土地不仅给他扫平匈奴提供了帮手，也给大汉帝国开疆拓土提供了目标。在西域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中，传说中盛产“天马”的大宛，估计最让武帝心动。有了天马，大汉铁骑还会有对手吗？！因为这些机缘，大宛，这个上承中亚细亚古老文明的塞克人在中亚建立的一个王国，这个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扼丝绸之路要道的中亚细亚举足轻重的强国，格外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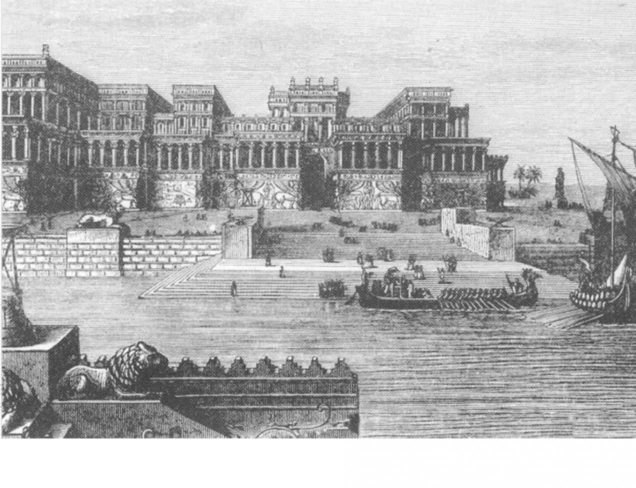
张骞出使西域，首先到达的就是大宛，此后大宛和汉王朝交流不断。大宛与汉朝的通好是印欧文明和东方文明的首次大规模接触，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两国关系史上最出名的竟然是开始于公元前104年的两场血腥战争。更令今人感到不解的是，战争的起因竟然就是神秘的天马！

汉宛之战后，大宛王国一蹶不振。不过，大宛王国是一个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国家。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被人遗忘的大宛更名为“拔汗那”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

大宛身处费尔干纳盆地这个东西方文明的泄洪区，不断被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侵袭。即使在唐朝之后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大宛精神依然不死。在融合了伊斯兰、突厥、蒙古等诸多文化后，隐忍了1000年之久的大宛再次涅槃，在中亚建立了对我国新疆影响深远的浩罕政权。

不论是哪个时期的大宛，他们总和东方文明有着剪不断的联系。这到底是民族性格使然还是大环境驱使？恐怕这是属于大宛王国永远的传奇。





第一章

神秘的原住民：游牧的塞人

“塞克人”——一个陌生的古老族群，一个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最早书写传奇的游牧集团。上古的西方典籍把他们叫作“骑着快马令人生畏的土拉人”。这个支系繁多的游牧集团，这个懂得和定居民族玩政治游戏的族群，能把他们称为野蛮人吗?

一、我的名字叫“塞克”：中亚细亚的神秘主人

图瓦，俄罗斯联邦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共和国，是俄罗斯这个庞大国家的边疆地区。图瓦共和国的地形决定了它的默默无闻。它矗立在广阔的中亚细亚高原上，北边是浩瀚无垠的西伯利亚大森林，四周被唐努山、赛留格木山和萨彦岭几座大山所包围。作为俄罗斯联邦中人烟最为稀少的共和国，图瓦一直都是那么的沉寂。“荒凉、异族居住、落后”是俄罗斯人提到图瓦共和国所能想到的一切。占据了图瓦共和国面积三分之二的地区叫作唐努乌梁海。提到这个名字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曾几何时这片土地是中国的领土。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崛起的少数民族，匈奴、柔然、鲜卑、回纥、黠戛斯、蒙古等，都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1. 国王谷的惊人发现

当时间来到公元2000年，在图瓦共和国的一个极其偏远的山谷中却发生了一件足以使图瓦不再沉寂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这个位于西萨彦岭支脉图兰诺—乌尤克盆地里的小山谷，草原密布，是当地人放牧的地方。长久以来，当地的图瓦人都传说这里是远古人的皇家墓园，因而此地被俗称为“国王谷”。此时虽然已经是夏天，但是置身西伯利亚草原上依然寒气逼人，一群人正在对一座古老墓葬进行紧张的挖掘工作。走在最前面的研究人员名叫勒厄斯，在他面前的墓穴，显得十分神秘，四周被原木包裹。勒厄斯向前探出身子，当双眼扫到墓穴中央时，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他大叫起来：“快，快点，我们需要警察。” 原来进入勒厄斯视野的是一堆闪闪发光的金制品。

在听到勒厄斯的大喊后，来自圣彼得堡“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考察队队长康斯坦丁·楚古诺夫也下到坑里，亲眼透过墓室碎木穹顶的缝隙向内觑视。他的考察队伙伴，柏林“德国考古学会”的考古专家黑尔曼·帕金格与沃纳托里·纳克勒立刻跟进。“天啊！”纳克勒往下看后对勒厄斯惊呼道：“你说得对，我们确实需要警察。”

虽然考古科研队知道在图瓦这个人烟稀少的山谷中有的只是草场和雪山，即便如此，当这一惊人发现被公布时，面对静静地躺在荒野上那刚刚被揭露的神秘宝藏，考古学家们还是担心可能发生的任何不测。于是在短暂商量之后，总负责人楚古诺夫决定迅速飞奔向几十公里外的首府土伦，他让朋友尼古拉·邦达仁科扛上猎枪去保护现场。于是考古队员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直到天亮后当地警察的轮勤保护安排妥当为止。

此后的三周，在警备森严的墓穴中，44磅（约20公斤）的金器被启

运出来。其数目之可观，远远超过先前任何一位考古学家在任意一座西伯利亚墓葬中发现的总数。在这传说中的“国王谷”中，考古队的重大发现把千年传说变成了现实。

其实在选择发掘这座石冢时，楚古诺夫等人起初并没有抱太大期望，因为考察国王谷的考古学家们根据以往的沮丧教训可知，“土夫子”很可能早就“捷足先登”了！但这个墓冢显然要幸运很多，墓穴并没有被盗墓贼太多光顾。经过整理，所有的收获，除去那些大捧的珠串外，单金器就超过5 700多件。其中大多数是动物形制的小造像，特别是那些公野猪和似虎类狮的猫科动物。很显然，这些饰品被细心地缝制在早已朽烂的古装上，它们归属于那两位同向而眠的男女墓主。

值得一提的是，宝藏中还有431枚琥珀珠来自遥远的波罗的海，或许是贸易，或许是战利品，总之它们被千里迢迢地带到了西伯利亚腹地。此外，还有1 657枚绿松石珠，一张朽烂的残弓和大量的骨、铁或青铜箭镞，以及石质祭祀盘和其他杂器。“即使没有金器，这也是一次物超所值的大发现！”楚古诺夫自豪地说。

经碳同位素测定，该墓的形成年代约在公元前7世纪。后来经过考证，考古学界认定这应该是属于斯基泰人的王族墓冢。这座墓冢被命名为“阿尔赞2号冢”（阿尔赞是附近山谷的名字）。

对于这座墓冢，帕金格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个墓主人的身上被有序地附满星罗棋布的珠串和动物造像，好像情侣装一般。我们不知道女主人是王后还是嫔妃，也许当时斯基泰人还没有王的概念，但至少应该是部落首领和夫人的墓葬。”发掘物中那柄镶嵌黄金的弯刀向世人昭示了那个驰骋在广阔草原上的民族是强烈尚武的！

在这个注定不平凡的夏天之后，“国王谷”里又陆续有26座墓葬被发现，最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一座遭到过盗墓贼的“洗礼”。通过复原随葬品，考古学家认为，大约半数的墓葬是属于斯基泰人的。在他们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突厥牧民开始移居此地，他们往往在现成的积石冢上挖

掘地穴，作为亲族的驻地。

“斯基泰人”，这是个只在上古史料中短暂出现过的名词，一个少有人知的神秘民族，因为这次成功的考古挖掘，又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1971年，俄罗斯考古学家戈里亚斯诺夫就曾经发掘了国王谷中的一座墓冢，命名为“阿尔赞1号冢”，其建造年代约为公元前9世纪末或8世纪初，它是这个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斯基泰时期墓葬。即使它已经被洗劫一空，但考古学家们仍搜集到了足够的信息，去证明那同样是一座复合式王陵，而君王的椁室就位于中心。

29年后，“阿尔赞2号冢”的发掘弥补了学界的缺憾。将阿尔赞墓葬群和附近的阿尔泰地区著名的巴泽雷克墓冢以及锡尔河下游尤格拉克的塞克人墓葬经过对比后，考古专家发现把马作为牺牲是那么常见。上述的墓葬群都发掘出了大量马的骸骨，更加说明当年斯基泰人是个强大的游牧集团。他们终身依恋骏马，甚至带着它们进入另一个“世界”。斯基泰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中最早且最令人畏惧的一种马背文化。

2. “骑士”与“塞克”

“斯基泰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群呢？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形容这些“以头为饮”的斯基泰人为“最凶残、嗜血的武士”。虽然他们没有文献传世，但学界基本上确认他们是属于伊朗语族的人群。在严格意义上，斯基泰人并不是一个稳定民族，而是一个由多个文化、人种相同的游牧集团组成的强大人群。不断的考古发现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片广阔的中亚草原上，“斯基泰”这个最早的中亚游牧人正骑着骏马驰骋在原野上。

现有的资料告诉我们，中亚地区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居住着大量的部族，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亚洲的“骑士”——斯基泰人，而波斯人则说他们是来去如风、快如闪电的“塞克人”。值得注意的是，《阿

维斯陀经》和《耶施特》两部西方著作中都提到过一个叫“土拉”的游牧族群，而亚述人则明确指出这些驾驭快马的“土拉”就是“塞克”。虽然这个族群和我们隔着一层迷雾，但可以断定，“塞克”人是中亚草原上最早的霸主。

塞克人到底从何而来呢？从古希腊和波斯遗留下来的史料看，似乎这群野蛮的游牧人最早来自阿尔泰山地区，那里是世界上许多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勃兴之地。阿尔泰山地区大量发现塞克人的墓冢说明至少曾有塞克人的一些部落居住在这里。不过，塞克人的辉煌历史则是在中亚腹地写下的。

东起帕米尔高原西到黑海地区的南俄草原，塞克人曾经在这里纵情驰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塞克人所拥有的似乎并不只是野蛮，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和所作出的贡献正在被现代人们慢慢认可。

首先，人类对于野兽的驯养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人类来说，野马被广泛驯养成家畜则是一个大的飞跃。最早将野马驯养成家畜并加以饲养的正是上古时期的中亚游牧人。中亚费尔干纳历来盛产名马，这不禁让我们猜测塞克人也许就是马儿最早的主人。起初，中亚地区尚无纯游牧民族，马被用来拉车、搬运。随着游牧生活的深入，马开始被作为乘骑和战骑，中亚各部族的生活方式也由饲养家畜变为了纯粹的游牧，于是马成为了塞克人最为倚重的“武器”。而中亚地区主要由广阔无垠的草原、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组成，拥有良好的季节牧场，自然条件决定了这里将是游牧人的乐土。

塞克人的历史与古代波斯文明历史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紧密相连。正是塞克人逐渐向西驱赶中亚地区的定居居民，促进了伊朗高原混合文明的诞生，也同时决定了中亚早期的民族图景。

塞克人不仅仅拥有快马，他们已经制造出了马拉二轮和四轮战车。

塞克人的贡献其实远不止此，这些中亚游牧人从天而降般来到伊朗高原北部时候，当地的农业居民完全傻了眼，因为他们眼前的这群野蛮人并不是身着宽袍，而是穿着奇怪的服饰骑在高大的马上。这并不是玩笑，事实上这种奇怪的服饰——裤子，正是塞克人带给中亚地区的又一件“礼物”。

对于生活在马背上的塞克人来说，裤子简直是必需品。最初的若干世纪中，裤子的使用似乎仅限于中亚的这些游牧人，但是后来因为骑马的习惯渐渐普及，于是穿裤子的习惯迅速由中亚传至了世界各地。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古代波斯贝西斯敦浮雕上，被俘虏的塞克人都穿着靴子，这和浮雕上身着宽袍、脚踏屐履的波斯人像是来自两个世界一般。上文提到的阿尔赞2号冢，据计算大概有160匹带鞍的马被作为陪葬品，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塞克人已经大量使用了马鞍。要知道我国古代大量使用马鞍是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

塞克人极其崇拜黄金，但从塞克墓葬中大量发现做工精细的金饰品依然令我们惊讶，以至于无法将这样的先进手工技术和野蛮的塞克人联系在一起。于是一些学者认为塞克人毫无艺术禀赋，所以中亚地区的那些闻名遐迩的塞克人的金饰均出自希腊人之手。但是很显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个时代塞克人和希腊人有过接触，毕竟当时希腊文明和塞克人中间隔着伊朗高原的定居文明。而对波斯文明时代的考古发现，波斯人的工艺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水平。图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重要的黄金出产地，这也许在暗示我们这些金饰正是出自住在帐篷中的塞克人之手。甚至有学者推断塞克人部落有着一群不从事放牧而专攻金器的匠人。

塞克人的艺术独具一格。塞克人的饰品、武器上面的图纹几乎都选择相同的主题风格——被称之为“动物纹”或“斯基泰野兽纹”。他们的剑鞘、刀柄、马具及各种饰物上往往刻画兽禽搏斗或怪兽吞吃交缠的图案，造型注重写实与装饰的结合，古拙有力，体现了塞克人强烈的游牧性和尚武精神，也使塞克人艺术成为世界文化史上游牧民族艺术的一

大代表。

游牧人群始终带有强烈的掠夺性，塞克人同样不例外，他们以征服和掠夺为荣，他们的手工技术也带着强烈的暴力性和实用性。古典作家历来对这个强大的游牧集团高质量的武器留有深刻印象。古希腊人注意到塞克人有“用铁片”制造的锁子甲，波斯史料则说“这些中亚蛮族在投入战斗时将金属锁子甲仔细披挂好”、“这些塞克武士骑着快马有的使用各种形制的金属头盔手持盾牌标枪，有些则手握强弓随时发出愤怒的箭镞”。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居住在今锡尔河流域的马萨戈特伊人的战马居然也有专门的防护器具——胸甲。

塞克人在中亚的早期生活是默默无闻的，直到他们的一支来到当时文明开化的两河流域，他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这支塞克被历史学家称为“基米里安人”。最先接触到这一批塞克人的是亚述帝国。

二、亚述帝国的梦魇：来自北方的难缠“盟”友

1. 以军事起家的亚述帝国

公元前9世纪左右两河流域最为强大的国家是亚述。亚述帝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军事帝国”的国家。帝国的历代诸王几乎都是在不断扩张征伐中度过的，亚述的士兵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训练有素，而且其军事发展的完备堪称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尤其亚述帝国的攻城技术在古代世界独领风骚。有浮雕表明，在纳西尔帕二世执政时期亚述帝国就已经使用了攻城器械破城锤。

亚述人设计的破城锤十分精巧，令人惊叹。从浮雕上看，破城锤的锤身是根大木梁，头部包以金属皮，周围罩以柳条、木材或兽皮制成的构架，借以保护操作者。而且亚述人的破城锤还分固定和带轮移动的两种，可以随机应变。为了防止敌人火烧破城锤，亚述的后卫部队还会备水待命，或在锤前面挂一块不易燃烧的幔帐。一幅浮雕上还刻有敌人用

链环套住锤头，然后将其吊起，亚述人则以钩子把链环钩住相抗。破城锤一般是吊在器械的链子上，由士兵摇动，从地面上直撞城墙。亚述人还会在城墙外侧堆起很高的土墩，然后把破城锤推到土墩上向前撞击城堡上部。对攻城技术的熟练掌握使得亚述帝国横扫了两河流域。

除此之外，亚述帝国的军事战术也十分先进，他们是世界军事史上闪电战的先驱。在军事组织上，到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亚述帝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全面的兵种，并且放弃了过去的混乱无章的群体作战，而代之以战车兵、骑兵、步兵等主力部队和工兵、辎重兵等辅助部队协同作战。

协同作战在举行庞大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史书记载亚述军事发展到辛那赫里布时代时，开始采用多兵种的密集方阵，在方阵中充分发挥各兵种的作用，装备最好的部队布置在前方，以增加进攻的锐势，把弱兵和没有完善护卫装备的部队部署在后方。

亚述人非常重视军队的衣甲武器装备的作用。铁的应用在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早在公元前10世纪，亚述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并率先将铁用之于武器生产。亚述军队之所以所向无敌，与其拥有完善的兵器衣甲装备有关。他们的衣甲多种多样，适合任何情形对敌作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述人在建设兵种和衣甲装备时，多从进攻方面考虑。亚述人建立辎重兵和工兵较早，这是为了适应长年对外战争对工兵开路、辎重兵运输的需要。攻城器械的发达，也是为了能适应攻打敌人城堡的需要。

在亚述人的壁画上，亚述攻城作战的场面上只有属于敌人的雄伟高大的城堡，而不表现自己的，因为亚述人很少重视城防建设，亚述人所想的只有进攻，没有准备守城挨打。

亚述人对野战营垒和驿道的建设同样引领了后世军事发展。野战营垒是临时性的兵营和堡垒，对亚述军队野战的胜利起重要的保障作用。亚述人的野战营垒设计得很巧妙，建筑牢固。营垒的外缘是椭圆形的围

墙，围墙的下半部像是用砖砌成，上半部是栅栏。在围墙的一定间隔内修有监视敌人和意外紧急时防御用的塔楼和雉堞。在围墙内撑有成排的帐篷，国王的帐篷要稍大一些，战端一开国王只需在帐篷中运筹帷幄即可。修筑野战营垒由工兵承担，一旦军队撤离，一切设备立即拆除。这种修筑野战营垒的军事思想后来直接被罗马人继承。

亚述人建设驿道的目的是适应迅速调兵遣将、传达命令的需要。波斯帝国的驿道制度就是在亚述驿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扩大的。在亚述，驿道纵横交错，十分发达。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亚述有用石块和砖铺砌的宽阔道路，若干路段甚至还铺上了沥青，这在世界上还是首创。在驿道旁，每隔20公里建有一个驿站和一眼井。在驿站里，国王的急使换乘马匹，不停地把国王的公文从都城尼尼微送往帝国的各个地区。

亚述人还在驿站设置官吏，负责检查道路的安全，保障使节和信件的往来畅通。驿道的修筑和驿站的设置，不仅为军队的调迁、辎重的运输和行政联系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帝国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

2. 打错如意算盘的亚述王

不过，当一个靠军事扩张起家的国家达于极盛之时，又意味着强弩之末的到来。各被征服地区的反亚述斗争正积蓄力量准备再起。而且当亚述帝国势力达到伊朗高原时，伊朗高原北部的众多蛮族部落也开始蠢蠢欲动。

该来的迟早会来，公元前7世纪，正当亚述人和米底王国为争夺近东地区霸权纷争不止时，突然从南俄草原飞驰来一支神秘的游牧军队。公元前676年，这群游牧人的马队遮天蔽日，他们呼喊着杀入了亚述帝国的腹地。每到一个地方，所有居民的财物均被抢劫一空，甚至连俘虏的居民也被作为战利品带走了。在位的国王阿萨尔哈东不相信什么人敢在亚述帝国头上动土，于是派出重装部队前去驱赶这群不要命的游

牧人。

阿萨尔哈东像往常一样在王宫中静待胜利传来，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场大败。几天后幸免于难的败兵回来了，脸上写满了惊恐。他们向阿萨尔哈东报告说，这群野蛮人的战法十分特别，他们像风暴一样杀过来，从来不攻打我们的城池；等我们走到旷野上，他们的箭镞像蝗虫一样密集地飞来，我们的骑兵完全被压制；等我们缓过神来，这群野蛮人已经冲到了跟前，他们的骑术比我们要好很多……

阿萨尔哈东并没有处罚这些败兵，这位强悍的君主听了士兵的报告，明白这些野蛮人的骑兵战术灵活，是天生的马背上的民族，失败与这些士兵无关。要再次出兵解决这些蛮族人吗？阿萨尔哈东不停地在宫殿中踱步。他是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君主，父王辛那赫里布在宫廷政变中死去，给了他很多启示。他能登上王位的每一步，同样充满血腥。

与亚述前几代君主不同，阿萨尔哈东知道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武力解决，有些事情有时是需要一点温情和让步的。远的不说，刚即位不久，几次被征服的巴比伦地区对王国的意见就很大，阿萨尔哈东明白如果再像前几任君主那样硬着来，永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这位聪明的国王修改对内政策，承认巴比伦在整个两河流域的首要地位。要知道该城曾在公元前689年被他的父亲辛那赫里布夷为平地。

巴比伦是个异族集团，有时候王国的手是伸不了那么远的，阿萨尔哈东需要代理人帮助他打点这块有点烫手的山芋。毫无疑问，宗教既是政治的敌人同时也是政治的朋友，要想稳定巴比伦，需要笼络人心。阿萨尔哈东很快和巴比伦最有话语权的祭司集团达成一致，对祭司集团作出相当让步，保证他们的利益，归还了两河流域其他一些传统神庙城市的特权，并实行有利于整个祭司阶层的税收政策。

你们不是喜欢多一点权利吗？好的，我可以给你们，但是请始终记着你们是我阿萨尔哈东的“公务员”！这一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此后直到阿萨尔哈东去世，巴比伦地区无论是民族叛乱还是奴隶起义都没

能掀起太大的波澜。

但此时的亚述帝国问题远不止此，各地尤其是伊朗高原上的被征服民族一再叛乱，一时间使得阿萨尔哈东焦头烂额。但是这位君主身体里面毕竟流淌着亚述民族的热血，他对外征伐的脚步没有停下来，也许他还是没有把伊朗高原上的这些蛮族人放在眼里。于是在平定叛乱的间隙，这位极富效率的君主仍然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首先遭殃的是地中海城邦，阿萨尔哈东战旗一挥，亚述大军便轻松把地中海沿岸变成了亚述帝国的日光浴场。当然祖宗之志是万万忘不得的，对于埃及广阔的土地，亚述的君主们始终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渴望。

不过要征服埃及，身后可不能出乱子。阿萨尔哈东仔细分析后认为，这些北方来的野蛮游牧人只是想发点“小财”，于是派出使者前去和这些野蛮人“谈判”，力争稳住他们。使者战战兢兢地来到这群北方游牧人的营地，通报了来历后，被允许觐见游牧人的首领。进入帐篷那一霎，使者心里暗笑，这一定是世界上最简陋的君主的“宫殿”。他说：“我代表君主阿萨尔哈东向您问好，并献上礼物。”

蛮族首领感到好笑，说：“我好像是你们的敌人，为什么你们还会送我礼物？”

使者笑着说：“主人知道您只是暂时需要资金和粮食，所以我们帝国决定全力支持您，我们的朋友。您的部落可以在米底亚、埃兰地区尽情放牧。”

“哈哈哈，太好了！告诉你们的君主，我们确实是被迫来到这里的，在海（黑海）的那边我们的草原被亲属部落斯基泰占有了。对了，我们能给你们友好的国王做点什么呢？毕竟无功不受禄。”

使者赶紧把阿萨尔哈东的要求讲了出来：“我们主人只是希望您强大的骑兵能够像牧羊犬一样看住米底人、埃兰人这些不听话的羊。”

“这没有问题，那些笨蛋只要听到我的骑兵的马蹄声一定都会排好队听候国王（阿萨尔哈东）的训话。”游牧人首领拍着胸脯说。

使者顺利完成任务后回到尼尼微，阿萨尔哈东很得意，他认为这群游牧人的智商就像驴子一样，只需要一点点“草料”就能摆平。阿萨尔哈东把这些塞克人的“亲戚”称为“基米里安人”，意思是“游动的马队”。看来让基米里安人和米底人拼个两败俱伤是个好主意。

在自认为稳定了国内局势后，阿萨尔哈东终于要向埃及进军了。他向帝国战士们训话：“亚述帝国的战士们，没人比你们更勇敢了，我们的目标是做世界的主人，埃及不堪一击，我将和大家一起远征！”士兵们欢呼，他们在想象占领埃及后的种种好处。

公元前675年，亚述大军成群南下，埃及人的边报源源不断地传回国都孟斐斯，法老沙巴卡如坐针毡。地中海东岸的城邦国家本来是埃及人的同盟，但听到亚述大军前来时纷纷向亚述军队贡献粮食并充当向导。沙巴卡没有勇气亲征，他接连派遣了数万军队到边境据险而守。

埃及的援军主力正长途跋涉而来，想和边城部队合兵一处。阿萨尔哈东抓住战机，他一面命令围城部队继续围攻，一面悄悄带领强大的骑兵去迎战援军。埃及人在半道上突然发现前方尘土蔽日，很快便被击溃。看来围城打援也是亚述人的一个发明。

双方君主的心情是天壤之别，法老沙巴卡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亚述人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他离死亡越近了一步。沙巴卡曾经是埃及王国的救星，正是他重新统一埃及和库什（努比亚），他怎么也不敢想象自己重新统一起来的国家会再次归于毁灭。他决定孤注一掷，迅速派人到库什去搬救兵，还召回统治努比亚的弟弟塔哈尔卡，希望这位弟弟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等到塔哈尔卡到达孟斐斯时，亚述军队已经深入埃及国境内。面对危机局面，塔哈尔卡倒是很冷静，他认为亚述军队战斗力远远强于埃及军队，如果和对方硬碰硬只会一败涂地。于是危急时刻，埃及军队调整部署，命令居民坚壁清野，军队逐次稍作抵抗以延缓亚述军队的进攻。

到了公元前673年，亚述军队的战线越拉越长，粮食越发接济不上了，阿萨尔哈东还是决定一鼓作气打到孟斐斯去。于是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认为亚述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塔哈尔卡决定来一次决战。养精蓄锐的埃及士兵在阵前做满了陷阱，冲锋在前的亚述骑兵人仰马翻，阿萨尔哈东依然强令部队向前冲杀。埃及军队从两翼包抄。由于亚述战士都穿着重重的战甲，一旦摔倒就再也爬不起来。在基米里安人的马队前没有优势的亚述骑兵，这次同样没能在埃及人面前占到便宜。因为战马和士兵已经好长时间没能填饱肚子了。终于战场沉寂下来了，埃及士兵在整理缴获品，亚述军队溃逃了。塔哈尔卡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国家。为了防止亚述人卷土重来，他命令主力军沿着敌人的退路逐步收复失地。探马逐步回报亚述人并没有做太多停留，一路已经撤回亚述国内了。

这次远征先胜而后败，阿萨尔哈东非常不服气。他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命令地中海沿岸城邦贡献粮食，并且要求国内迅速补充新兵源。正当阿萨尔哈东打算再次重返埃及的时候，国中传来了消息，伊朗高原的异民族又起义了。阿萨尔哈东自言自语地说，没问题的，基米里安人会镇压他们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又一支塞克种的斯基泰人尾随基米里安人也进入了伊朗高原。这群没有信用的野蛮人暗中支持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发动了起义。这帮蛮族人已经把伊朗地区当作了他们敲诈勒索的福地。

看守羊的牧羊犬和羊一起反对主人，阿萨尔哈东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帝国土地上。公元前672年，阿萨尔哈东命令部队重新整合，但目标不是埃及而是到伊朗高原上平叛。阿萨尔哈东故伎重演，先派人到斯基泰部落中联络感情，许以大量恩惠，并要求斯基泰人不再支持米底人。果不其然，斯基泰人迅速表明了绝不支持米底人“叛乱”的态度。但是这次米底人的起义很坚决，他们的首领普拉欧尔铁斯宣布复国，脱离亚述帝国统治。

阿萨尔哈东扬言大军要进讨米底，但是大臣们都认为米底周围有斯基泰人以及埃兰、乌拉尔图等国家虎视眈眈，如果大军前去必然造成这些小国联合起来，胜负难料。但是如果不把他们逼急了，这些国家就会互相不和，等到他们矛盾重重时，才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机会。阿萨尔哈东采纳了他们的办法。不过这一次的兼听则“明”，让他错过了将米底王国彻底扼杀在摇篮里的机会。

阿萨尔哈东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勤政的君主，总是闲不住。在默认了米底复国后，他可不愿傻等着这些小国自相残杀，他要自己找点事做。一年后，阿萨尔哈东再次想起了自己梦里都想得到的埃及，军队已经休整了一年，并且对于两年前的失败士兵们都憋着一口气。于是亚述军队再次向埃及进军，照例，阿萨尔哈东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演讲为士兵打气。

军队出发后，先在巴比伦地区停留，协助当地祭司集团镇压了自由民的叛乱，并一面补充粮食，一面让士兵喘口气。这一系列行动显然给埃及人造成了错觉，塔哈尔卡和他的法老哥哥都认为亚述人这次只是想平息国内的起义。就在这时，亚述军队已经秘密地分批南下，驻守埃及边城的士兵在某一天突然发现亚述大军从天而降。

阿萨尔哈东此次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术，命令军队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擒贼先擒王。大军主力直接向孟斐斯进发。埃及的大多数军队都集中在边城重镇，亚述军队将边城围困，埃及军队主力始终没能突出重围。而亚述的主力则兵不血刃地直抵孟斐斯。已经正式承继兄长之位的法老塔哈尔卡集中了可以集中的士兵，打算拼死一战。

双方的大决战展开了。亚述军队像一群群遮天蔽地的蝗虫冲杀向前，他们脚下踏起的尘土，像暴风雨之前的浓云。阿萨尔哈东身穿战袍，头戴王盔，站在一辆战车上，呼喊着命令士兵不许后撤。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埃及军队面对轰鸣的战车和密集的箭镞，不住地后退，以至于塔哈尔卡也控制不了局面了。塔哈尔卡只能仓皇逃回了自己的老根据

地努比亚。阿萨尔哈东则作为胜利者进入了孟斐斯，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埃及北部领土。

在孟斐斯，这位亚述王自称“上下埃及和努比亚之王”，虽然努比亚仍在塔哈尔卡控制当中。阿萨尔哈东的“武功”达到了人生巅峰，他占据了孟斐斯的法老宫廷，享受着胜利者的荣光。阿萨尔哈东在下埃及地区设置了亚述风格的行政系统，每个城市都留守了亚述官员。征讨了一辈子的阿萨尔哈东志足意满，久久停留在埃及不愿归国。在将领们提出应该直捣上埃及彻底灭掉埃及王国时，他选择了沉默。士兵在孟斐斯大肆狂欢，给了塔哈尔卡难得的重整旗鼓的时间。

公元前669年，在埃及做了两年君主的阿萨尔哈东准备回到尼尼微，因为他想看到的伊朗高原上的“内讧”并没有出现，米底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王国，并随时准备复仇。阿萨尔哈东很自信，他并没有留下太多军队，只是安排了埃及的官员。胜利凯旋的君主一路上受到附属国的顶礼膜拜，但是好景不长，在埃及享尽人间清福的阿萨尔哈东在回国的路上感到身体不适。阿萨尔哈东的病体愈发沉重，他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活着回到尼尼微。阿萨尔哈东临死前传旨将庞大的帝国分成两部分，由亚述巴尼拔继承亚述本土，平庸的儿子沙马舒姆金继承巴比伦。

阿萨尔哈东留下的亚述帝国的东北部已经大乱，米底王国日益强大，更糟的是中亚游牧人塞克的诸多部落纷纷涌入。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塞克”出现，热闹的地方引来了许多分属不同部落的塞克人。其实也不能怪这些塞克人，他们也许真的是避难。

3. 亚述人的烦恼

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欧亚大陆上发生了一场事关伊朗高原命运的民族大迁徙，庞大的塞克部落集团四分五裂，互相压榨。希腊人显然

对这场大迁徙十分了解，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用大量篇幅记述了这个过程。伊赛多涅斯人是居住在咸海附近的塞克部落，有一天一大早起来，他们发现东方的亲戚阿里玛斯波伊人向他们举起了屠刀。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杀的七荤八素。伊赛多涅斯部落仓皇西逃，一直奔到黑海北部才敢停下。好在同属塞克的斯基泰人收留了他们。

这群斯基泰人壮大了势力同样选择自己的同伴下手。全副武装后马队出发了，黑海南边是一片丰茂的草原，那正是游牧人的天堂。基米里安人也和前面提到的塞克部落一样，没有防备。等到尘土飞扬时候才统统上马，一时间箭落如雨，基米里安人寡不敌众，向南奔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亚述人的“烦恼”。

这些塞克部落有些继续在中亚称王称霸，有些则来到伊朗高原开辟新天地。到了亚述巴尼拔即位时期，基米里安人已经从历史中消失，没了记载，代之而来的是斯基泰人，可能是斯基泰部落中的后来者兼并了自己的塞克伙伴。

黄金在任何时代都受人瞩目，崇尚黄金的斯基泰人更不例外。亚述人给的黄金换来的只是他们对看护伊朗高原的空头承诺。米底人前来修好，当然也少不了黄金伺候，斯基泰人很快就支持米底人起义复国，真正是做到了“一切向钱看”。只认利益的斯基泰人让亚述帝国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

正所谓“生子当如孙仲谋”，阿萨尔哈东指定继承亚述本土的儿子亚述巴尼拔正是个孙权一般的人物。大臣们称之为明君，士兵也认为他是难得的军事天才。他即位后冷静思考，先是一再派去使者告诫兄弟沙马舒姆金注意巴比伦人，守好“祖宗基业”。驿站制度在亚述巴尼拔时期也更加完善，在通往巴比伦的驿站添置了配备精良装备的士兵，并增加了这一地区驿站数量，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崛起的米底，亚述巴尼拔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待机而动，他

的使者正在秘密和伊朗高原上的诸国反复接触。米底的崛起不仅损害了亚述在伊朗高原的霸权，对埃兰、乌拉尔图等国也是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而经过迁徙的斯基泰人已经不比以前，氏族社会在斯基泰社会中开始解体，出现了军事民主制，贵族首领阶层开始形成，并定都库班（南俄草原），他们对米底也翻了脸。总之亚述巴尼拔认为，惹了众怒的米底人不会立马进攻亚述，伊朗高原的问题可以先放一放。

埃及法老塔哈尔卡对于亚述来说同样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他靠着努比亚肥沃的土地，发展灌溉农业，深得民心。在军事上，塔哈尔卡大量吸收努比亚当地士兵，天天给臣民做思想工作，什么“不战斗只有死亡”、“我们必须收复失地”、“重回孟斐斯”，等等。士兵和民众们一时间群情激愤。

塔哈尔卡深深知道自己收复下埃及是有很多便利之处的。下埃及的居民并不满意亚述人的统治，很显然，这个军事帝国的官员们行政管理能力上不了大台面，很多前埃及的官员都和自己的亚述长官貌合神离，只是在须臾周旋。

公元前668年，塔哈尔卡趁着亚述巴尼拔刚刚即位，亲自率领大军北上收复失地。接到报告的亚述埃及镇守官一面急速遣人回本土报告，一面亲自率领留守军队南下迎战。于是双方在另一个埃及古都底比斯相遇了，一场震惊北非的战斗打响了。

本来亚述军队的战斗力很强，野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何况还拥有骑兵优势。只是这场战斗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了三年的埃及军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埃及人的勇猛让亚述军队乱了方寸，在连续几波骑兵冲击没有给埃及人重创后，亚述骑兵没了锐气。

埃及军队的战车群猛冲敌阵，后退的亚述骑兵反而和自己的步兵战车挤在了一起。顿时战局骤变，亚述军队乱成一团。塔哈尔卡高举圣剑指挥埃及部队冲锋，亚述军队大败而归，退入了底比斯城。还没等喘口气，埃及军队的攻城部队就已经开始猛烈攻击城垣。亚述军队强迫城中

的埃及民众拿起武器和自己并肩作战，民众却开始哗变了。在巨大的压力下，亚述残兵在城中四处破坏和放火后，匆匆撤离了底比斯。

不知情的守城士兵还在做无谓的抵抗，城中百姓带着愤怒冲上城头杀死了亚述的残兵，打开了城门。埃及士兵潮水般涌入，城中的埃及人民像久盼甘霖一样欢迎法老归来。这真正是王者归来！塔哈尔卡当场宣布免除古城底比斯五年内的赋税，以求重建。

随着底比斯的收复，下埃及门户洞开，埃及军队长驱直入。亚述军队集中在孟斐斯，塔哈尔卡则开始逐个收复失地，许多城市的埃及官员都开始倒戈，纷纷杀死亚述长官，迎接埃及军队的到来。孟斐斯很快成为了一座孤城，一年后不可避免地陷落了，塔哈尔卡再次回到孟斐斯成为名副其实的埃及法老。

塔哈尔卡的兴奋并没能够持续多久。

暂时稳定了国内局势的亚述巴尼拔腾出手来继续改革军制。鉴于要防备斯基泰人的强大骑兵，亚述巴尼拔对亚述的步兵进行了改制，无论是弓箭手还是长矛手都各自分类，即分为重装和轻装两种。重装弓箭手身穿紧身衣，外罩长至腰部的铠甲，头带尖顶头盔，下着紧身裤，由1名或2名着同样服装的伙伴伴随，持巨大的柳条盾掩护他射箭；轻装弓箭手不带头盔，头部围以宽宽的束发带，身着紧身衣，衣服上有两条宽带把衣服束紧分别挎在左肩和右肩上。腰扎宽带，下着短裙。重装矛手头戴尖顶头盔，铠甲长至腰部，并覆盖住双臂上部，上身着紧身衣，有一侧开口；下身着紧身裤，外罩短裙，还有护胫。他们携带金属制凸面大盾，几乎可以把整个身体掩盖起来。长矛比身体略短一点，还在身体右侧佩有短剑。重装矛手人数较少，通常充当国王的卫兵。轻装矛手使用同种样式的盾，只是不是金属盾，而是柳条盾。在步兵中又添设了投掷手、锤矛手和战斧手。锤矛手和战斧手的服装同重装矛手的服装完全相同，很显然亚述巴尼拔已经把投掷手、锤矛手和战斧手作为步兵中的杀手锏。

公元前667年，认为一切就绪的亚述巴尼拔正式下达了远征埃及的命令。兵精粮足更兼有斯基泰盟军的帮助，亚述军队此次是志在必得。继承父亲遗志的亚述巴尼拔含着所谓的国仇家恨，誓要踏平埃及。再看法老塔哈尔卡，虽然深得民心，但是刚刚收复的国家已经被战争折磨得满目疮痍，正需要休养生息，士卒也是十分疲惫。

亚述巴尼拔途经巴比伦的时候，将主力军队中的一部分和巴比伦守备军的一部分对调，以稳定后方。历史证明了这个举动十分多余，因为军队的换防本无可厚非，但是亲信部队的驻防给兄弟沙马舒姆金极大压力，终于，沙马舒姆金在巴比伦伽勒底贵族的怂恿下发动了叛乱。

进军神速的亚述军队很快攻克埃及边城，进逼孟斐斯。众寡悬殊，亚述巴尼拔果断分兵，去切断其他各处和孟斐斯的联系。危机的形势迫使塔哈尔卡不得不再次离开刚刚收复的国都，退回底比斯。塔哈尔卡始终坚信自己还能王者归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不会再给他这个机会了。

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孟斐斯的亚述巴尼拔这次没有重蹈父亲的覆辙。大军一路向南，不给埃及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在底比斯城埃及人最后的主力也被消灭，亚述巴尼拔一雪前耻。胜利者驾着战车进入埃及人的圣城。

他集合士兵拿起象征君主权威的亚述匕首亲手取下一名埃及军官的首级，士兵们纷纷拜首。亚述巴尼拔宣布士兵全体放假，可以在底比斯做任何事，于是一场大劫掠开始了。“百门之都”底比斯在经受了一场洗劫后被完全毁掉。

塔哈尔卡此时逃亡纳帕塔，号召保卫家园。但是主力丧失殆尽的埃及人已经无力抵抗，公元前666年亚述巴尼拔迅速平定了上埃及地区，完成了对埃及的完全占领。不久塔哈尔卡含恨死在了纳帕塔。

亚述巴尼拔实现了祖辈们的愿望，志得意满回到尼尼微，但是等待他的复杂局面并未改观多少。

远征埃及回到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开始展现自己的文治，这位亚述最后的明君做了件至今仍为史学界称道的事情——修建图书馆，这是西亚第一座有系统性的图书馆。他派遣僧侣和书吏到各地搜集苏美尔—巴比伦文献，所收泥版文献一度达2.5万块以上。这些泥版文献中，既有各种宗教经典、文学作品、天文观测记录、医学原典、数学、化学、植物学及其他科学著作，也有历史文献、条约、法律、命令、书信、王室的经济报表、房屋和沟渠建筑的报告，还有语法著作、词典以及类似百科全书的著作，为后人了解亚述帝国乃至整个亚述—巴比伦文明提供了钥匙。尤其珍贵的是，在文学类泥版中，这里藏有世界史上第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创造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亚述巴尼拔为他的图书馆的丰富收藏而感到自豪，在许多泥版书上刻上他的名字，有的还注明是他亲自修订的。泥版文书上往往还刻有“宇宙之王、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的字样。在一块泥版上，还刻着这样一些句子：

我是亚述巴尼拔，伟大的国王、非凡的国王

宇宙之王、亚述之王、周边世界之王

王中之王，亚述的统帅、无敌的君主

支配着大海从高到低。

不过这个多事之秋是不允许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安静地“做学问”的。努力发展了多年的米底人一直在酝酿对亚述发动复仇之战。公元前653年，米底国王弗拉欧尔特斯远征亚述，兵锋直指尼尼微。亚述巴尼拔不能容忍这种公然的挑衅行为，一面再次亲征，一面去联系斯基泰人。于是本节的主角斯基泰人再次行动起来，他们一面厉兵秣马，一面把亚述人拿来贿赂的黄金打成饰品。他们知道这次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利益。

斯基泰部落首领马迪耶斯率先行动了。他的强大骑兵行动速度极快，首先断绝了米底军队和后方的联系。听说后方有变的弗拉欧尔特斯

大军急忙回救都城埃克巴坦那，马迪耶斯的强大骑兵在半道上和米底军队相遇了。这些斯基泰军士披散着头发，显得狰狞可怕。列阵后米底人首先发起了冲锋，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突然地进攻杀出一条血路。对面的斯基泰弓箭手迅速后撤，等到米底人接近后，箭镞如蜂。这种恐怖的弓箭手很快让米底士兵吃到了苦头，米底骑兵前进不得。斯基泰弓箭手突然向两边包抄，中路迅速杀出了斯基泰重骑兵。他们手持长矛，滚入了敌阵。米底人大败，只能向西南方向突围。亚述巴尼拔的亚述战车部队却拦住了米底人的去路。斯基泰重骑兵迅速撤出战场去占领米底的国土，弓箭手继续快马疾驰不停发箭，弗拉欧尔特斯身中一箭。亚述巴尼拔手刃数名米底人，指挥士兵要追杀米底国王。弗拉欧尔特斯仅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逃出战场。

斯基泰士兵像疯子一般纷纷下马砍杀米底人的首级，亚述士兵竟然都伫立不敢上前，眼睁睁看着这些野蛮人手持头颅满意而归。不久，弗拉欧尔特斯毒发身亡，斯基泰人成为了米底人的主人，他们的版图从波斯边境经库班一直伸延到整个南俄草原。

马迪耶斯宣布放弃埃克巴坦那，继续在库班设立王帐，并命令米底人贡献黄金，要求他们要选送最好的工匠。此外，每年米底定居人都要缴纳大量赋税。亚述巴尼拔派人祝贺马迪耶斯，并且请斯基泰军队帮助亚述攻打乌拉尔图，正在兴奋头上的马迪耶斯面对黄金和粮草的诱惑欣然答应。很快，乌拉尔图也被游牧人所征服。斯基泰人达到了自己的辉煌时期。

处理完了米底人的威胁，亚述巴尼拔还是省不了心。巴比伦地区是颗随时都会爆炸的手榴弹，沙马舒姆金这个被认为亚述帝国的败家子儿正在筹划政变。就在亚述巴尼拔返回尼尼微的路上，沙马舒姆金在巴比伦称王的消息传了过来。亚述巴尼拔知道自己的这个兄弟是个脓包，虽然强行更换了驻守巴比伦的一部分军队，但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公然谋反。

公元前652年，亚述巴尼拔指令大军进发巴比伦，艰苦的平叛开始

了。沙马舒姆金后面站着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他们显然把支持沙马舒姆金当作恢复巴比伦的最好机会。亚述巴尼拔没能想到自己国王生涯的末期全都“奉献”给了这次叛乱。

沙马舒姆金的确没什么能耐，倒是迦勒底人给了亚述军队几次重创。很显然，这场叛乱给了迦勒底人极大的信心。不过亚述巴尼拔以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立即让这个强大帝国倒下，亚述巴尼拔穷尽国内兵力，置重新复国的埃及于不顾，可谓拼了血本。经过十余年反复苦战，最终这场叛乱被镇压了。这次叛乱严重消耗了亚述的力量，纵然亚述巴尼拔多么的英明，也无法阻止亚述帝国从此失去扩张的能力。

公元前639年，平叛归来的亚述巴尼拔为了惩罚支持沙马舒姆金的埃兰人，对其进行了报复性的战争，毁掉了他们的都城苏萨。公元前627年，筋疲力尽的亚述巴尼拔去世了，他的死也宣告着亚述时代的终结。一年后，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第二年，米底人终于推翻了斯基泰人的统治完成复国大业。两个新生的强国通过互相联姻结成反亚述同盟，遭遇南北夹击的亚述于公元前609年被米底消灭。但是米底人的辉煌只持续了30年，一个流着米底血液的波斯人开始了创造新时代的征程。而塞克这个庞大的族群将继续扮演破坏者的角色。

三、波斯帝国的宿敌：永不屈服的塞克人

居住在黑海地区的斯基泰人是最先和西方定居文明接触的塞克部落集团。他们在亚述和米底两个帝国之间充当了第三种势力，摇摆不定是他们的特点。斯基泰人威胁西亚文明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耐心地寻找着猎物。

1. 败倒在石榴裙下的波斯大帝

公元前625年，在米底人支持下，斯基泰人侵入叙利亚和位于今巴

勒斯坦南部的朱迪亚，后来兵锋达埃及边境。法老萨姆提克一世（公元前664—前610年在位）考虑到复国不久实力不济，被迫与之签订城下之约。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亚述人也只能任其鱼肉。在攻灭亚述的战争中斯基泰人的倒戈也成为了“胜负手”。米底王国取代了亚述之后同样拿这群人没有办法。

米底王国后期，一个同样居住在伊朗高原的定居部族波斯开始强大起来。

波斯部族首领由阿契美尼德家族世袭，公元前600年这个家族的冈比西斯一世成为了波斯部族首领。虽然名义上波斯仍然臣属于米底，但冈比西斯越发显露出不臣之心。此时的米底王国正在和吕底亚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国王基亚克萨雷斯既是米底国王中缔造盛世的人，也是一个十足的毁灭者。

公元前585年，米底和吕底亚再次集结军队准备给这场打了20余年的战争画上句号。偏好天公不作美，这一年西亚地区发生了日食，双方都顿觉惶恐。希腊人派出了数学家泰勒斯进行调停，恰逢斯基泰再次入侵米底腹地，于是双方达成和议各自退兵。刚回到国内，基雅克萨雷斯就病倒了，一时间人心惶惶。不久基雅克萨雷斯去世，米底最后的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继位。米底统治下的各个民族蠢蠢欲动，无计可施的阿斯提阿格斯决定采取联姻政策，他将公主米梯斯嫁给盟友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紧接着又把亲生女儿嫁给了冈比西斯一世。米底王国借此勉强又维持了30余年的统治。

冈比西斯一世并没有立马向自己的米底主子发难，而是默默发展实力，很显然他想当波斯的“司马昭”。公元前558年，米底公主为冈比西斯所生的儿子居鲁士继位了，不知是碍于母亲的面子还是实力不足，居鲁士选择了向自己的外公表示臣服。但是居鲁士很显然不是一个“乖孙子”，在赚足了赏赐后，他就露出了没有人情味的一面。

公元前553年，居鲁士号召伊朗高原上的各部落反抗米底统治，并

且暗通斯基泰人，约定灭掉米底后分一半土地给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自从米底人强大后一度被赶回了黑海草原，他们当然希望扩大牧场，于是欣然同意。居鲁士起事的消息传到埃克巴坦那，阿斯提阿格斯竟然还认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亚实基拿（即斯基泰人）”。于是米底集结主力驻守北部边境，只待斯基泰骑兵到来。等到波斯军队开进米底境内时，米底人才开始重新安排部署，于是一场血战开始了。

斯基泰人很默契，不停地在骚扰米底边境，米底人手忙脚乱。一年后，波斯人进至埃克巴坦那附近，意外却发生了。新巴比伦军队前来驰援，狡猾的斯基泰人闻讯后马上后撤，米底集中主力军队迎战波斯人。一场混战后，波斯人暂时被击退。但稍稍休整后的波斯军队卷土重来，米底统帅哈尔帕格斯投降，叛军引导波斯人在埃克巴坦那城下把巴比伦—米底联军一举击溃，之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围困战。阿斯提阿格斯不断哀求自己的外孙退兵，居鲁士就是不答应。

公元前550年，断粮的埃克巴坦那城被攻破，米底王国灭亡，阿斯提阿格斯被部下绑缚献给了居鲁士。居鲁士沿用米底国王的称号“大地之王”，同时宣告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立。

看到米底王国被迅速征服，吕底亚和埃及坐不住了，他们决定结盟共同对付波斯人。公元前548年，西进的波斯军队和吕底亚军队在哈里斯河地区相遇了，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希腊人说连哈里斯河都被染红了，双方均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主动退回了首都萨迪斯。一年后，居鲁士发动进攻，并最终在萨迪斯城下打败了吕底亚人。退回城中的吕底亚人仅仅防守了14天，公元前547年5月萨迪斯被攻破，波斯宣布吞并吕底亚。之后，居鲁士又命令哈尔帕格斯率军征服了小亚细亚。

由于波斯帝国东境总是遭到塞克人的侵扰，这对于想征服巴比伦和埃及的居鲁士来说是个后顾之忧。于是从公元前545年开始，居鲁士

决定先征服巴特克利亚和中亚其他部落。居鲁士一共集中了40万军队，北边的斯基泰人闻讯首先逃窜。居鲁士挥师东进，进攻巴特克利亚。当地的塞克人是塞克集团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属于定居者。经过一番血战，居鲁士征服巴特克利亚，从而导致了索格底亚纳和玛尔吉亚纳畏惧战争而投降。但是由于游牧的塞克部落如达赫、德尔比斯、马萨戈特伊等均躲避了波斯大军的锋芒，居鲁士只好在锡尔河流域建了几座城池，并以居洛波利斯（Cyropolis）为核心控制要道，作为以后进攻游牧人的基地。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返回波斯本土并开始征服巴比伦。哈尔帕格斯的军队已经在小亚细亚待命，于是波斯军队双管齐下攻入巴比伦地区。当年秋季，巴比伦即被征服。

拥有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居鲁士兴奋异常，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让他信心爆棚。他任命大流士一世的父亲维斯塔什帕掌管帕提亚地区。维斯塔什帕很快展现了才能，他偷袭了当地尚未迁居塞喀斯坦的塞克人部落，将他们征服，并从中训练出了一支塞克亲军。闻讯后的居鲁士赏赐了维斯塔什帕，而退居锡尔河北部的塞克人很有韧性，依然不断袭击当地的波斯据点，每次都杀戮大量波斯士卒。居鲁士认为既然维斯塔什帕都能战胜塞克人，何况我居鲁士大帝！但是在塞克人眼中，居鲁士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因为他们曾经是缔结过合约的，而且还帮助过波斯人进攻吕底亚。

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大帝开始向塞克人发动全面进攻，要彻底解决这些野蛮人的侵扰。当时在中亚的霸主是马萨戈特伊人，他们是中亚最大的塞克集团，对波斯人也最为不屑。居鲁士率领大军到达阿姆河流域，当时马萨戈特伊人的统治者是托米里斯女王，他是在丈夫去世后继位的。她拒绝服从波斯的统治，而且多次坚决抵抗波斯的进攻。

居鲁士听说托米里斯是一位美人，便遣使向托米里斯求婚，很快遭到了拒绝。被回绝的居鲁士恼羞成怒，迅速把大军开到了阿姆河，着手在河上架桥，并且在渡河用的浮桥上修筑舫楼，准备发起进攻。托米里斯女士

居然很有“骑士”精神，不仅像中国的宋襄公一样不发动突然袭击，还同意从阿拉克赛斯河后退三天的路程，等波斯军队渡过河后再决战。

居鲁士渡过河后，心生一条妙计。他命令部队向前只行进一天的路程，就停下扎营。到了夜里，居鲁士将老弱残兵留下，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又重新返回阿拉克赛斯河畔。托米里斯的儿子斯帕尔珈匹赛斯很快上当，自己率领军队前来劫营。马萨戈特伊人杀死波斯的老弱残兵，并开始大肆饮宴，寻欢作乐。很快，斯帕尔珈匹赛斯的部队便睡着了，居鲁士率领波斯精锐迅速返回。斯帕尔珈匹赛斯在醉酒中糊里糊涂当了俘虏，等到酒醒后，他含恨自杀了。

蒙受丧子之痛的托米里斯决心报仇，她集合部落里所有的部队和居鲁士作战。居鲁士也毫不示弱，率兵迎战。两军对垒，马萨戈特伊人的骑兵率先放箭，波斯人也用箭还击。不过双方的箭很快用完了。之后双方开始了近身肉搏，一直厮杀了很长时间，谁也不愿意后退一步。

就在战局呈现胶着状态时，女王托米里斯亲率一支轻骑兵冲进了敌阵，波斯人的阵型开始乱了。马萨戈特伊人士气大振，猛烈进攻，波斯军队全面崩溃，大量士兵都死在了这里，仅有少量残兵逃走。居鲁士在乱军当中也丢了性命。取胜的马萨戈特伊人将波斯俘虏全部斩首，托米里斯女王用革囊盛满了鲜血，命令军士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找到了居鲁士的尸首，取下了他的脑袋放在革囊里面，并命令军士践踏居鲁士的尸体。这位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2. 冈比西斯的复仇之战

但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听闻居鲁士深陷危局后，波斯在巴克特里亚的部队赶来救援。看到马萨戈特伊人获胜的其他斯基泰部落迅速站到了自己的塞克兄弟一边。斯基泰首领阿莫尔格斯派出两万名骑兵拦截波斯援军，塞克联盟的德尔比斯部落也渡过阿拉克赛斯河从背后阻拦波

斯残兵撤退。一场厮杀后，波斯人无功而返。

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大帝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王位。父亲被野蛮人杀害，身首异处，这对于冈比西斯二世来说乃是奇耻大辱。冈比西斯二世决定对塞克人发动全面的复仇之战。但是军队还没有出发，“塞克联盟”里的斯基泰人就首先递上了“降表”。原来波斯帝国的悲情之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发生了剧变，游牧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伊赛多涅斯人再次趁火打劫自己的“塞克兄弟”。刚刚和波斯人血战一场的马萨戈特伊人不得不再次面对与自己同源的伊赛多涅斯人。结果这些来自东方的“亲戚”占据了锡尔河北部地区，马萨戈特伊人被迫退居锡尔河的南岸。

为了巩固对马萨戈特伊人的胜利，伊赛多涅斯人派人向冈比西斯二世表示了臣服。被完全孤立的马萨戈特伊人知道波斯人不会放过自己，一面把游牧地向东迁移，一面归还了居鲁士的遗体。冈比西斯二世知道把塞克人逼急了，战争势必会旷日持久，于是“见好就收”，接受了塞克人的臣服。消除了后顾之忧的冈比西斯二世，开始整顿军队，他的目标是已经衰弱不堪的埃及。

埃及国内听闻波斯军队前来进攻，全国上下陷入了恐慌之中。他们匆匆征发了十余万军队打算拼死一战。冈比西斯二世的军队水陆并进，陆上部队首先和埃及军队交战，埃及军队一触即溃。波斯军队一路追杀进入埃及国内。埃及人引以为豪的舰队更是把法老的脸都丢尽了，在波斯舰队刚刚下水后，就远远地打出了白旗。兵不血刃接收了埃及舰队的波斯“海军”封锁了埃及诸海港，开始登陆与陆上军队汇合。

到了公元前525年5月，波斯军队攻破了埃及国都孟斐斯，埃及法老被送到苏萨囚禁。埃及执政普萨美提克也战败被俘（后因参与反对波斯人的起义而被杀）。冈比西斯二世宣布成立埃及行省。此时，波斯人已建立起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波斯帝国，其版图比埃及新王国和亚述帝国都要大得多。

紧接着，冈比西斯二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出兵远征利比亚和努比亚，但是收效甚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冈比西斯远征利比亚的军队在路上遭遇了可怕的沙漠风暴，折戟沉沙；远征努比亚的军队则因为准备不足被努比亚人民击退。很快，埃及爆发了反对波斯帝国的起义。面对这样的局面，公元前524年冬天，冈比西斯二世率领军队重返埃及首都孟斐斯。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埃及人民的起义被残酷镇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公元前522年3月，阿契美尼德王国内部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了孟斐斯，冈比西斯二世赶忙班师回朝，但是在途中他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冈比西斯二世在波斯平民和贵族大臣眼中是一个十足的暴君。他向来藐视贵族大臣，任意打骂臣下。对于被奉为波斯国教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不太尊崇。由于冈比西斯二世即位后将自己的兄弟巴尔蒂亚杀死，所以不可避免地被臣民妖魔化。这个时候，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僧侣走到了前台，他叫高墨达。在居鲁士时期，这个高墨达因为过失被下令割去了双耳。高墨达的特点就是长得酷似巴尔蒂亚，于是在冈比西斯二世去世后，饱含着仇恨的高墨达到处宣称自己就是巴尔蒂亚。这在民众当中很快引起了轰动效应，巴尔蒂尼王子将即位的消息不胫而走。

高墨达自称国王后，宣布人民免服兵役并且免税三年。之后这个“伪巴尔蒂亚”正式登上了波斯帝国王位。看到这种情况的波斯大臣们都迫不及待地向高墨达表示效忠，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高墨达即位后，从来不召见大臣，大臣们都很纳闷：“为什么新国王总是深居简出，拒绝召见大臣，也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呢？”

于是，巴尔迪亚其实是琐罗亚斯德教僧侣高墨达假扮的传说又开始广泛流传了。对此，大臣们都将信将疑。

终于有一天，冈比西斯二世过去的一个王妃发现“巴尔蒂亚”国王没有耳朵。在疑惑之余，王妃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父亲大臣欧塔涅斯。

欧塔涅斯听到之后马上断定新国王不是巴尔蒂亚，而是僧侣高墨达。因为在居鲁士当国王时，这个高墨达被处以割去了双耳的刑罚，欧塔涅斯作为居鲁士的亲信是很清楚的。

于是欧塔涅斯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另外的六名波斯贵族，这其中包括后来的国王大流士一世。大流士拥有皇室血统，他是波斯部落早期首领安善王铁斯佩什的玄孙，在贵族中很有声望。经过商量，贵族们决定发动一次政变，杀死这个“假国王”，为阿契美尼德家族夺回政权。

这七个大臣继续支持民众传播“假国王”的消息。没几天，又对外宣称已经证实这位巴尔蒂亚国王是假冒牌。国家正在平息这场政变，希望民众支持。于是国内人民群情激愤，积极配合。高墨达知道真相败露之后，觉得不可能力挽狂澜了，便惊慌失措逃到米底的一个地方。宫廷内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全国通缉高墨达。最终，高墨达被欧塔涅斯和大流士等人杀死。这场假国王闹剧迅速落幕了。

高墨达死后，王位虚悬，贵族大臣们必须重新选出一位国王。主导政变的七位贵族大臣都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是再造国家的功臣，都认为自己应该坐这个位置。

当有一天，七位贵族又为此事争执起来时，首功之臣欧塔涅斯宣布退出王位的竞争，他只要求今后不管谁当了君主，都不得对他有不敬的地方。其余六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由谁当国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后六个人商定，第二天早晨，六人乘马在郊外集合，看谁的马先嘶叫就由谁来当国王。

大流士的马夫是个有名的驯马师，名叫欧伊巴雷司。散会之后，大流士就问：“欧伊巴雷司，我们商量了关于王位的事情，我们决定，在日出时我们所乘骑的马谁的最先嘶鸣谁便做国王。现在你想想看有什么巧妙的办法使我们，而不是别人取得这个赏赐。”欧伊巴雷司听了，心想这正是本人所长啊，于是回答说：“主人，如果用这个办法来决定你会不会成为国王的话，那你就放心好了。请你确信，只有你是可以担任

国王的。”大流士说：“如果像你所说的有什么办法的话，那么便立刻动手吧，因为明天就是决定的日子了。”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欧伊巴雷司带了他特别喜欢的一匹母马来到城郊，把它系在那里；然后他把大流士的坐骑带去，领着它在母马的四周绕圈子，不时地去碰它，结果使大流士的坐骑和这匹母马交配起来。

到第二天天亮之时，六位贵族都按照约定骑马而至。而当他们乘马穿过城郊并来到在前一夜里系着母马的那个地方时，大流士的马便奔向前去并且嘶鸣了起来。马嘶的同时，晴空中起了闪电和雷声。大流士遇到的这些现象被认为是神定的，等于宣布他是国王。他的同伴们立刻跳下马来，向他跪拜。

希罗多德还提到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说，欧伊巴雷司用手摩擦母马的阴部，然后把手插在自己的裤子里，直到日出之时将要把马牵出去的时候，他把手掏出来放到大流士的马的鼻孔，那匹马立刻喷鼻息和嘶鸣起来。

最终大流士在这场王位之争中笑到了最后。

3. 大流士的大肆扩张

大流士如愿坐上了王位。但是当上国王之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他需要收拾叛乱留下来的烂摊子。各个被征服地区都趁着这短暂的混乱，重新揭竿而起。好在这些叛乱的军队各自为战，有利于大流士各个击破。大流士先是集中兵力进攻埃兰，擒获了起义军首领。然后又亲自率军攻打巴比伦地区。之后波斯军队在底格里斯河附近和巴比伦军队发生血战，巴比伦王尼金图·贝尔率领的部队最终被击溃。在波斯人的追击下，巴比伦军队被赶进水中，死伤无数，一时间鲜血染红了底格里斯河。尼金图·贝尔仅带少数骑兵逃回巴比伦城。但大流士稍作休整便“军临城下”，很快攻下了这座千年古城，斩杀了贝尔。就这样，大流

士耗时一年，前后进行了18次战役，终于平定了叛乱。

公元前519年，波斯帝国经历了一系列剧变后终于恢复了居鲁士二世时期的辉煌。在稳定了内部后，大流士展开了对塞克人一系列战争。在大流士一世时期，波斯人对塞克人的了解增加了很多，他们已经可以区分不同地区的塞克部落了。在居鲁士二世时期的铭文中，波斯人只知道游牧在黑海草原和邻近希腊的斯基泰人，对于中亚其他地区的塞克人知之甚少。随着波斯帝国的东扩，“塞克人”这个集合名词的含义在不断扩大。波斯人开始将塞克人分为了三大部分，大流士一世时期的纳克锡·鲁斯坦姆铭文详细记载了这一分类。

首先是居住在费尔干纳和帕米尔地区的塞克人，被称为“饮豪麻汁的塞克人”。他们已经开始向定居生活方式转变，战斗力较弱。其次就是距离波斯帝国统治核心最近的斯基泰人，他们游牧在黑海草原和希腊附近地区，由于居住在黑海和里海北部，因此被称为“海那边的塞克人”。这部分塞克人和定居文明接触最早，也是最早威胁到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游牧部族。但是到了波斯帝国时期，他们在频频打击下势力已急剧衰弱。最靠东方的那部分塞克人由于头戴标志性的尖顶盔，而被波斯人称为“戴尖顶盔的塞克人”。他们居住在东起阿尔泰山，西达里海东岸的广阔草原。这其中包含着曾经打败居鲁士二世、游牧在锡尔河南岸和阿姆河流域的马萨戈特伊部落，里海东岸的达赫人，德尔比斯人以及和马萨戈特伊人隔河相对的伊赛多涅斯塞克联盟，他们在三支塞克人中最野蛮也最为顽强，军队数量也最多。

在居鲁士二世和大流士一世时期，波斯大肆向中亚扩张领土，各个塞克部落表现不尽相同。其中居住在费尔干纳地区的“饮豪麻汁的塞克人”在居鲁士二世时期即被降服。“海那边的塞克人”也就是斯基泰人则处在观望状态，他们退居草原深处躲避波斯大军的锋芒，在大流士登上王位后即表示服从。而“戴尖顶盔的塞克人”则始终不肯屈服，频频骚扰波斯帝国在中亚的定居据点，始终是波斯定居文明的巨大威胁。

大流士一世对塞克人恨之入骨，他决定要一举征服所有塞克人，将这些野蛮人纳入文明的统治。公元前519年，大流士一世率领大军征讨居住在里海和咸海之间的“戴尖顶盔的塞克人”。这部分塞克人主要包括德尔比斯部落和达赫部落。大流士甚至命令斯基泰人派出一部分骑兵作为向导参加战斗，斯基泰人被迫向自己的塞克同胞下手了。

在斯基泰人的引导下，波斯大军来到了里海东岸地区。德尔比斯人和达赫人此时结成同盟，在首领斯昆哈率领下向东撤退。当这部分塞克人渡过阿姆河后，他们毁坏了河上的浮桥。斯昆哈派人和马萨戈特伊人联系共拒强敌。但是马萨戈特伊人的态度暧昧。

波斯大军紧跟着来到了阿姆河边。为了迷惑塞克人，波斯军队白天装作西撤，晚上却拼命修复浮桥。波斯人在靠近咸海的阿姆河口趁夜渡河成功。斯昆哈仓促组织军队，马萨戈特伊人没有派出任何援军。经过一场激战后，寡不敌众的塞克人被击溃了。斯昆哈和自己的亲兵全被俘虏，其余人都投奔了马萨戈特伊人。斯昆哈被绑缚带到了大流士面前，大流士任命了另外一个塞克人作为这部分塞克人的新首领。

回军后的大流士一世开始巡游各地。为了标榜自己的旷世奇功，在巡行到埃克巴坦那附近的一个叫贝希斯敦的小村庄时，他让人在村旁的悬崖峭壁下留下了有名的《贝希斯顿铭文》。

这个铭文的上半部分是高3米、宽5 048米的浮雕，描绘的是大流士一世平定阿契美尼德王朝国内各民族及其首领叛乱的场景。浮雕上的大流士身罩披肩，气势轩昂，圆睁双眼，目视前方。波斯人的至上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伸出左手递给大流士一个环，象征王权的授予，并举起右手表示祝福。而大流士一世则左脚踏着倒在地上的高墨达，左手握着弓，右手扬起向着波斯人崇拜的光明与幸福之神阿胡拉·马兹达做祈祷状。在大流士的身后，可以看到他的两个卫士——持矛手格布里亚什和弓箭手阿斯帕丁尼斯。八个篡权者和斯昆哈被链子串成一串，手被绑在背后，与大流士相对而立。这些人被雕刻的很矮小，与高大伟岸的大流

士形成了鲜明对照。

浮雕的下半部是用古波斯、埃兰、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上面写着：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邦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维斯塔什帕之子，阿尔沙马之孙，阿契美尼德。……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我是国王。

此外，铭文还记载了冈比西斯二世在位时的暴风雨般的终结时代以及大流士一世在位早期（大约公元前522—前519年）的史事。

本已辉煌到极致的大流士似乎并不满足，于是他也步了居鲁士二世的后尘。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忌恨马萨戈特伊人收留斯昆哈的部众，在得知达赫人在马萨戈特伊塞克联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后，他更加恼火。于是大流士发兵征讨马萨戈特伊塞克联盟（即“大塞克联盟”）。起初波斯军队进展迅速，逼迫塞克人沿着阿姆河向东南撤退。大流士甚至派人威胁游牧在锡尔河北部的伊赛多涅斯人，“胆敢收留马萨戈特伊人，你们将受到同样的下场”。

眼看波斯人胜利在望，大塞克联盟的首领希拉决定使出苦肉计。希拉说：“我们的部落已经到了要完蛋的时候了，必须有人牺牲自己，你们迅速转变方向向北边草原撤退，剩下的交给我吧。”希拉的悲壮感动了各个塞克部落的人民。于是希拉被手下打的浑身是伤，还割去了鼻子和耳朵，前去波斯营中诈降。

希拉到了大流士那里，说联盟里面有许多部落首领觊觎自己的位置，要谋杀自己，他侥幸逃出，甘愿做大流士的奴仆，并愿意引导波斯军队追击塞克人，恳求大流士为自己复仇。大流士听了，说：“他们已经逃得没有了踪影，到哪里去找？我打算退兵了。”希拉听了赶忙说：“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人困马乏走不远的，只要我作向导，一定能彻底打败他们。”

大流士很快上当，他带领大军跟着希拉追寻塞克人。没想到，希拉带领波斯人向阿姆河上游的沙漠地带进发。连续走了7天后，水越来越少，却连塞克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波斯军队一批一批地倒在沙漠里。这个时候大流士才发觉上当了，他命令杀了希拉。希拉临死前慷慨陈词："我赢得了胜利，为了我的部众免遭灾祸，我用饥和渴置波斯人于死地。"

波斯大军只得原路返回。没想到马萨戈特伊人在锡尔河南岸的草原养精蓄锐后已经南下堵住了沙漠的出口，大流士再次被马萨戈特伊联盟杀的狼狈逃窜。

侥幸逃出的大流士再也不敢对咸海以东的塞克人用兵。塞克人继续掠夺波斯帝国的中亚据点补贴家用，波斯帝国也满足于征收中亚中南部定居人民的税。为此，中亚的主要定居地区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纳、花剌子模等地人民要受到双重掠夺。

公元前513年，"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大流士一世再次打起了塞克人的主意。这一次他总结以往对塞克人的作战经验，认为前几次失败是因为劳师袭远，不熟悉地形的缘故。因此这一次大流士决定选择距离本土最近的，居住在黑海北部的斯基泰人下手。

波斯军队并没有直接北向进攻，而是选择从西面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接着穿过色雷斯，到达了多瑙河流域。但是这次偷袭行动还是被斯基泰人发觉了，他们选择向东撤退，逃到了里海地区。波斯军队紧追不舍，但是斯基泰采取"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波斯军队机动性远远不如对方，像一头傻牛一般被拖得疲于奔命。很快，波斯人由于接济不够而被迫撤兵。大流士对塞克人的战争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虽然对中亚游牧人屡屡失败，但这并不能妨碍大流士一世成为波斯帝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君主。大流士在位时期波斯帝国达到了鼎盛，其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包括70个民族，5 000万人口，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终其一生，大流士一世都没有停止向外扩张，在向东发展屡屡受挫后，大流士从公元前500年开始了对希腊人的战争，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希波战争”。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派其女婿马多尼奥斯进攻色雷斯和马其顿。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在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中失利，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486年凄凉地死去。

继位的薛西斯一世，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决定继续在西面的征服，并且以公元前480年的“希腊征服之旅”而闻名。薛西斯一世时期对希腊发出多次进攻，最初节节取胜，并占领希腊北部地区。但在之后的几场战役中，波斯人均告失利，名将马多尼奥斯更是在普拉提亚一役中战死。希腊的城邦最后保持了一致行动并最终击败了薛西斯一世这个战争狂。

在希波战争期间，埃及、巴比伦曾多次爆发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进一步削弱了波斯的军事力量。希波战争失败后，波斯军队进一步削弱，内部的矛盾更加突出。帝国境内被压迫被征服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与此同时，波斯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断发生争夺王位的宫廷政变，中央集权制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大流士留下的“行省制度”成了中央集权的最大羁绊。各省总督独揽军政大权，内斗频繁。

薛西斯一世之后的四位君主只有阿达薛西斯二世有一定作为，曾经一度使波斯得以插手希腊事务，但终其一生都忙于四处平叛。公元前359年，阿达薛西斯三世登基。毫无远见的他与雅典闹翻，拒绝帮助雅典对抗北面的马其顿。马其顿很快统一了全希腊。当公元前336年，马其顿王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之后，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亚历山大继承了马其顿的王位，正是他敲响了波斯帝国的丧钟。

亚历山大登上皇位两年后便开始东征。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经过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高加米拉三次大战役，

腐朽不堪的波斯帝国的军事实力被完全摧垮。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几乎每战必逃，他一度想借助塞克人收复失地，但是没有成功。最终，大流士三世在中亚被部下所杀，一颗狂奔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军攻入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国宣告灭亡。

塞克人也因此迈入了新的历史。

四、崇拜自然：塞克人的精神世界

从人类历史的演进来观察，人类的精神世界最初都深受自然的影响。对自然的畏惧和对自然的祈求促使人类崇拜自然、依赖自然。同样，塞克这一古老民族在其迈入远古文明之初就已经受到了自然崇拜的熏陶和洗礼。所以，他们虽然分支众多，分布地域广阔，但信仰却都趋向于自然化。

塞克人的精神世界里最主要的是万物有灵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对天、地、日、月、水、火、动物、植物等的崇拜。虽说如此，但塞克人的不同部落信仰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被波斯人称为“海那边的塞克人”的斯基泰部落属于典型的多神崇拜，他们相信万物皆有灵。除了自然神外，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斯基泰人已经开始将“人”神话了。而且在众神中，斯基泰人最为看重的竟然是女神，也就是“母神”，斯基泰人称之为“塔别梯”（Tabiti），是主保护火种和人畜兴旺的女神。很显然，这是斯基泰人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

斯基泰崇拜的还有一个“父神”，被称为“巴博斯”（Papoeus）。

在斯基泰群神中另一个重要的神，就是“战神”。斯基泰人为之建立祭坛，坛顶还置有部落里最锋利的铁剑。塞克人是一个极其尚武的群体，每次遇有战争都会祭祀战神。在祭祀诸神时候，斯基泰人会用动物作为牺牲，这些动物以绳索勒死，不得流血。而在祭祀战神时，斯基泰人常用俘虏作为牺牲。希罗多德记述说，“他们先把酒洒在那些牺牲者

的头顶，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盆子里杀死，以免他们的血流失。继而将盆子携至坛顶，把血浇在神剑上面。于是更将那些牺牲者的右手和右臂斩断，抛入空中。”在杀完俘虏后，一般斯基泰人还会举行一个酒会，任何部落成员，只要在上次战斗中杀死过敌人的，都可饮一杯酒。而没有杀敌的，则会被当众耻笑。

塞克人部落里有专门的宗教人士——萨满巫师。从史料记载来看，塞克人大多数部落是信仰萨满教的，因此萨满教文化在塞克人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萨满教是古代游牧人文化艺术的土壤。萨满巫师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宗教情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人们对艺术和美的追求。萨满不仅是神的祭司、医生和占卜者，而且也是民间艺术的发明者和传播者，是古代民族智慧和知识的典范。由于居住在黑海草原的斯基泰人是塞克人联盟中和希腊人联系最多的，因此希罗多德更多的是对斯基泰人萨满文化的描摹。

斯基泰人的宗教事务权都掌握在巫师和占卜者手里，但是斯基泰部落的“民主性”是很高的。巫师更像是部落的宗教公仆，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由于萨满教的影响，斯基泰人尤其相信人的生病是由于巫蛊或触犯了神灵。例如部落首领生了病，部落就会召开“全民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会召集三名巫师占卜是谁曾经向首领施放了妖术。那么被巫师指定的人将会在大家面前进行申诉，如果申诉失败，便会被当众杀掉，其财产由巫师瓜分。至于首领的病能否医好，反倒不去管了。但是一旦申诉得到大多数民众认可，那么占卜的巫师可就倒了霉了，他们也会被处以死刑。

斯基泰人处死巫师的方式倒是十分特别。他们先用牛车装满了干草，巫师被紧紧捆绑，嘴也被塞住，然后丢上牛车，最后点上火。他们相信火是最能消除妖孽的。牛被火所惊四处奔逃，直到巫师被烧死为止。被杀巫师的所有男性后代也都要被处死，女性后代则永远不能参加部落大会。看来在斯基泰部落里巫师真是个高危职业。

斯基泰人经常会举行宣誓，这显然也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举行誓礼之初，巫师会用泥盆盛上酒，接着将对酒“施咒”；而宣誓者则轻轻刺破身体，将血滴入酒中。随后将一柄剑、几支箭、一柄战斧、一支矛插入血酒，口中则发誓言。最后宣誓者将盆里的血酒喝掉，便结束了誓礼。

塞克人在萨满教的影响下，坚信灵魂不死。他们认为人活着灵魂寄居于人体之中；人死后，灵魂就离开了人体而独立活动。和在人间一样，灵魂也需要吃、穿、住、行，所以塞克人特别注重殉葬，如塞克的王死后还要其嫔妃、侍从陪葬，并殉葬大量的武器、黄金饰品、器具，以备其在阴间使用，同时寓含着祈求死者的灵魂保佑活着的人平安。而且首领死了一年之后，更要杀死五十个奴隶和五十匹马，列葬于陵旁。马是塞克各部落最常用的陪葬品，塞克人相信速度快的动物能带给死者灵魂速度，而马被认为是最迅捷的动物。

对于殡葬，塞克人当中的撒乌罗玛泰伊人和马萨戈特伊人有着不同的做法。希罗多德说撒乌罗玛泰伊人并不将死者埋葬，而是将死者吃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撒乌罗玛泰伊人就是世界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食人部落”。马萨戈特伊人的习惯更加奇怪。他们并不等待年老的人自然死去，而是以大家认可的方法将人结果了。一个人年老时，他的亲族便齐集一处，用他作牺牲，同时也有将牛作为牺牲的。礼毕之后，就将人肉和牛肉一起煮熟，然后大家一起分吃掉。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灵魂尽早脱离肉体，达到自由，是最好不过了。遇到因病而死的人，族人是不吃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洁的。他们会把他深埋地下，并为之痛惜，惜其死非其道的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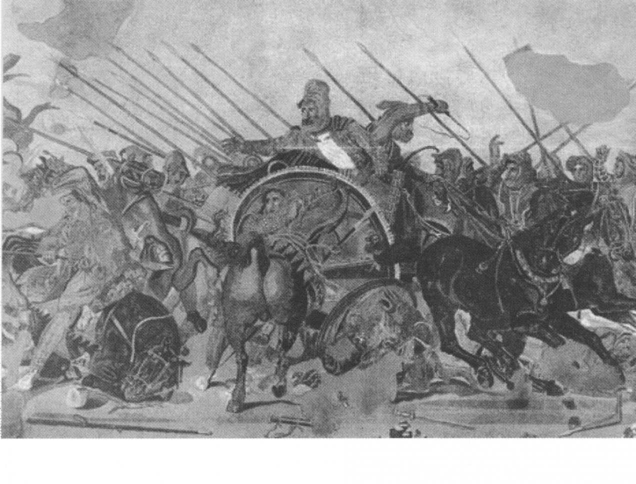
与塞克联盟中的斯基泰人的多神崇拜不太一样的是，被称为“戴尖顶盔的塞克人”的马萨戈特伊部落只崇拜太阳。在草原上，太阳给人们带来温暖，使大地回春，让万物生机勃勃。因此马萨戈特伊人认为太阳是至高无上的。

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马萨戈特伊人把马作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

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马萨戈特伊人把太阳作为带给人类温暖和希望的救星，是驱逐黑暗恶魔的天神，因此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已成为马萨戈特伊人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这种崇拜与考古发现也彼此互相印证。如中亚对塞克人的墓葬发掘发现，墓葬均为圆形石堆——成为永生不灭的太阳的象征；把尸体头西脚东方向安葬，寓意着对太阳的无限想往和崇敬，以求太阳神的保佑。

从对太阳的崇拜引发了对火的崇拜。希罗多德对马萨戈特伊人对火的崇拜仪式有着很详细的叙述："他们把成熟的果子堆放在一起点上火，围着火堆就坐，然后不停地向火堆扔果子，当燃烧着的果子，散发出香味后，围坐在火堆边的人，如同饮了果子酒一般，情绪高涨。往火堆扔果子越多，他们的情绪就越高涨，尔后便开始围着火堆跳舞唱歌……"

塞克人除了崇拜自然和祖先外，对本氏族的图腾十分崇拜。图腾是氏族的标识，也是维系氏族成员关系的纽带，如果谁要是伤害了其作为图腾标识的动物或植物，就会引起氏族部落间无情的血腥复仇。依据考古资料分析，塞克人的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崇拜图腾，如：天山阿拉沟墓出土的随葬品中，以虎为主题的艺术饰品最多，说明那里是以虎为图腾的部族首领的居住地；在俄罗斯阿勒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装饰着鹿角的马以及我国阿尔泰地区发现的鹿岩画和众多的鹿石，说明此地是崇拜鹿的部族的地盘；还有活动于费尔纳盆地及帕米尔等地的崇拜植物叶子的塞克人，等等。



第二章

大宛人的前世：和西方“入侵者”共存

广阔的中亚细亚吸引来了一个又一个来自西方的大帝国，波斯、马其顿、塞琉古帝国的君主们，无一不带着文明的风暴占领并统治着中亚连绵的绿洲和广阔的草原。他们建起了一座座或波斯化或希腊化的城堡。这些定居帝国的扩张成为了塞克人文明开化的助推器，大宛的祖先，一群没有祖国的游民，提前进入了城郭时代。

一、第一群强者：捷足先登的波斯帝国

中亚地区历来是游牧人的天堂。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塞克人在中亚草原上尽情驰骋，是唯一的霸主。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野蛮人，他们厌恶文明，不屑于文明世界。但是文明的风暴却在遥远的伊朗高原和巴尔干半岛酝酿着。看似平静的中亚地区暗藏着无限玄机。

波斯帝国是伊朗高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波斯人对中亚的塞克人同样深恶痛绝，他们不能容忍一群在他们看来几乎是文盲的野蛮人控制着广阔的中亚。而颇具喜剧意义的是，希腊人称波斯人为“亚细亚的野蛮人”。一边是蔑视文明和定居的塞克人，一边是以文明自居厌恶蛮荒的波斯人，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塞克人不仅仅对中亚南部的定居居民进行掠夺，还对伊朗高原、

两河流域的定居文明进行侵扰，这似乎是生活的需要。因为游牧业天生需要农业补充自己的不足，一旦大自然不给力的时候，游牧人就要骑上快马，奔向定居人的村子，取得粮食，取得奴隶，取得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对于定居文明来说，游牧的塞克人是魔鬼，是自己永远的敌人。为了保卫家乡，保卫财产，以波斯帝国为代表的定居文明必须对塞克人反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统治中亚，把塞克人打倒、征服。

于是自从居鲁士时期起，波斯帝国就开始经略中亚。在侵占巴比伦和埃及之前，为了消除后顾之忧，居鲁士便发动了征服中亚的战争。由于居鲁士来势汹汹，塞克人各部落索性广泛北移。在中亚中南部是一些定居民建立的小国，可能是一些已经定居的塞克人。这些国家主要有巴克特里亚、德兰吉安纳、马尔吉亚纳、花剌子模、索格底亚纳等。公元前545年，大流士一世的父亲维斯塔什帕受命进攻巴克特里亚，拉开了波斯征服中亚的大幕。巴克特里亚处于军事民主制衰落期，已经有了“国王”的概念。这些国家的诞生得益于中亚绿洲灌溉农业。转向定居使这些国家对于波斯的入侵，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覆灭了花剌子模，将波斯帝国的东部领土推进到了锡尔河流域。他将花剌子模、帕提亚、阿里亚和索格底亚纳组成一个单独的总督辖区；而巴克特里亚则更被看重，单列为一个省，由维斯塔什帕镇守。

由于此后居鲁士在对塞克人的战争中失败被杀，波斯帝国对中亚的控制也停留在了锡尔河南岸，居鲁士在锡尔河西南岸建造的居洛波利斯城成为了波斯帝国时期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在中亚的分界线。但是居鲁士在中亚地区的堡垒战术使得中亚地区城郭林立，一定程度上保卫了中亚的农业文明。

总体来说，居鲁士对包括中亚的被征服地区使用的是“斩首”策略，但是这个斩首不是砍掉领导者的脑袋，而是他们的官职。每当他征服一个新王国之后，居鲁士就会废除原来的领导人，通常是让他继续享

受奢华的生活，但是不能参与政治，然后任命一个新总督或新太守管理这一地区。总督或太守一般由一个波斯贵族来担任。巴比伦的历史文献也表明，在居鲁士征服前后，统治某一地区的常常是同一家族。

对被征服地区的“宽容”充分体现了波斯人的“文明”，这与曾经的亚述米底帝国相比是极其不同的。亚述帝国（Assyrian Empire）灭亡前不久，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征服了埃兰国（Elam）。他摧毁了整个王国，夷平了主要城市，亵渎了神庙，拆除了供奉的偶像。他还命令自己的军队破坏了埃兰王室的皇家墓地，因为这些人不信奉他的神，即阿叔尔神（Ashur）和伊师塔神（Ishtar）。亚述士兵们同样摧毁了耶路撒冷（Jerusalem）和底比斯（Thebes），很多地方因此荒芜一片，没有了人烟和动物。

对被征服地区和民族，居鲁士除了管理总督事务外，几乎很少干预臣民的日常生活，允许他们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甚至允许阿拉米、埃兰、巴比伦、埃及、希腊和中亚各省在行政管理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居鲁士仅仅适当修改了当地的法律，但基本上保留了地方行政机构。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被征服的高级官员继续保有自己职位的现象并不少见。由此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称居鲁士二世为明君也就不足为奇了。

等到大流士一世即位，他在初期便迅速平定了中亚各省的叛乱，稳固了波斯帝国对中亚中部、南部地区的统治。虽然他对塞克诸部落的战争也归于失败，但是他在继承居鲁士二世“斩首”策略的同时还采取了更为实际的统治手段。

如果说居鲁士二世把中亚中部、南部地区正式纳入波斯帝国的行政管辖系统之内，那么这种管辖系统的完善和发展则是在大流士一世时期。这也是希罗多德只是在谈到大流士时才详细叙述它的原因。他说：“大流士把他的领土分成二十个波斯人称为萨特拉佩阿的太守领地，随后，他又任命了治理这些太守领地的太守，并规定每个个别民族应当向

他交纳的贡税。”“缴纳白银的指定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来交纳；缴纳黄金的要按埃乌波亚塔兰特来交纳；巴比伦塔兰特等于七十八埃乌波亚的米那。在居鲁士和在他以后的冈比西的统治年代里，并没有固定的贡税，而是以送礼的形式交纳的。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才把大流士称为商人。”

大流士时期的二十个太守领地中，位于中亚和东伊朗地区的有如下几个：第七地区，指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撒塔巨达伊人、达迪卡伊人、阿帕里塔伊人和犍陀罗人，他们要缴纳一百七十塔兰特。第十二地区，指从巴克特里亚人的地方直到埃格洛伊人的地方，他们要缴纳三百六十塔兰特。 第十五地区，指塞克人和卡斯披亚人地区， 他们要缴纳二百五十塔兰特。第十六地区，指帕尔提亚人、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纳人（粟特人）和阿列欧伊人的地区，他们要缴纳三百塔兰特。第十七地区，指帕利卡尼欧伊人和亚细亚的埃西欧匹亚人的地区（相当于今俾路支），他们要缴纳四百塔兰特。印度人是第二十地区，他们比其他任何地区所缴纳的贡税都要多，即三百六十塔兰特的砂金。

关于波斯帝国的郡，波斯波利斯铭文上列举了二十四个，纳黑希鲁斯塔姆铭文则为二十八个，到大流士晚年实际上达到三十一个。大流士一世向各省和各辖区派遣官员，这些官员都出身于波斯王族或显赫贵族，其主要职责为征收所治地区的赋税。他们的权力很大，其治下的地区如同独立王国，所以在中央权力削弱时即趋向独立，最终使帝国瓦解。

为了密切波斯宫廷同各郡的联系，大流士命令在帝国内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希罗多德曾经描述过这种所谓御道的情况。这些道路不仅使邮驿畅通，便于传宣王命，而且也有利于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而保证这些道路沿线的安全，也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波斯的总督和太守们除了向帝国上缴定额的税金，还要额外地为自己掠夺财物，于是便尽量加重对各族人民的剥削。

垄断水利就是波斯地方官员对人民进行榨取的手段之一。中亚中部和

南部生产方式是绿洲灌溉农业，水源对于居民们来说比金子还重要。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曾经谈到波斯人垄断花剌子模水利的情况，他说花剌子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平原，在这些山中有五个峡谷”，“自从波斯人掌握了政权以来，它就成了国王私人的土地。从这周边的诸山中，有一条称为阿开司的大河流出来。这条大河分成五个支流，在先前它们分别穿过五道峡谷而灌溉了上面所说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的统治开始以来，花剌子模人就倒霉了。国王封锁了山中的峡谷并用闸门把每一个山路封闭起来，这样水就不能流出来，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结果以前使用这条河的人们就不能再用了，因此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当地居民便只能带领妇女和孩子到当地的官府上甚至到波斯去向国王求饶。

吝啬的太守们在冷落了这些“难民”一段时间后，会大发慈悲下令把通向他们中间最需要水的人们的闸门打开，等到这些人把水吸足之后，闸门会再次关闭。而另一些人必须继续请愿，直到通向他们的水闸打开为止。这些被称为“吸血鬼”的总督、太守们除了租税外，还要加收居民们大量金钱。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平静之下孕育着无限危机。当然艰苦的生活也促使中亚中部和南部发展起了特色农业。随着波斯帝国四通八达的驿道和商道，发源于巴比伦地区的开挖地下水渠的方法传入了中亚，甚至远及中国的新疆地区。波斯语把这种地下水渠称为“Kares”（即坎儿井）。当然这些拥有地下水渠的都是私人土地者，是早期的“小地主”。他们和波斯官员联系密切，是积极拥护波斯统治的“二狗子”。他们往往会被授予一些没有实权的小职衔，他们的土地可以世袭五代。他们甚至可以自己修建像城堡一样的据点，并统治周围的居民。

阿契美尼德王朝对中亚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本地各民族内部的社会制度。原来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早期的比较落后的经济，在中亚各地方与各部落中继续维持着。波斯帝国通过地方官员征收赋税、征取兵员、垄断水利、控制商业，以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同时中亚也开始出现一些设防的城镇或堡垒等，如玛拉坎达（今撒马尔罕）、巴克

特拉（Bactra，即巴克特里亚城）以及索格底亚纳与费尔干纳的其他城镇，都有相当的规模，其中的玛拉坎达城周匝达10千米左右。它们是奴隶主贵族的据点，也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中亚各族农牧民，在阿赫门王朝的军队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许多中亚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纳人和巴克特里亚人，后来都参加了波斯对希腊的战争。那时中亚曾成为波斯帝国的重要后方基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在中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波斯文化在这个时期对中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波斯帝国未能进一步向东、向北有所扩张。

二、文明的风暴：亚历山大帝国的中亚之战

1. 一场夺位的阴谋

公元前336年的夏天，巴尔干半岛上的马其顿王宫里一片欢腾气氛。一个身穿节日白袍的高大汉子正在眉飞色舞地演讲。美中不足的是，这位男子是个独眼龙。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独眼腓力”。这里正在举行腓力二世之女克丽奥佩脱拉的结婚典礼。这位马其顿公主将嫁给伊庇鲁斯国王，这位伊庇鲁斯国王的另一个身份是克丽奥佩脱拉的舅舅，马其顿王后奥林匹娅斯的弟弟。

婚礼理所当然办得十分奢华、热闹。兴奋地致辞一番后，腓力二世在一群喜庆的宾客簇拥下，走向礼堂。腓力二世边走边发出爽朗的笑声，对希腊诸城邦的胜利和国力的蒸蒸日上使他扬名异域。兴奋异常的腓力二世完全没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这次演讲将成为他的最后一次“演讲”。

正当腓力二世通过礼堂入口时，一名卫兵打扮的人突然冲了出来，拔出短剑刺向腓力二世。独眼腓力并未带武器，对这次突然袭击也毫无准备。短剑插进了腓力二世的胸口，热血顿时迸溅出来。转瞬间，腓力已倒在血泊之中。这个凶手早已备好马匹，见事已成功，

便立即跃上马背逃遁。哪知马脚被一根野藤绊住，凶手从马上摔了下来。听闻有刺客，宫廷卫士们一拥而上将凶手乱刀砍死，但腓力二世却早已命归黄泉。

经过调查，这个凶手名叫鲍舍尼亚斯，竟然是一个年轻的马其顿贵族。由于死无对证，到底为何鲍舍尼亚斯要刺杀腓力成为了历史之谜。传统的观点认为，刺杀腓力二世的是马其顿贵族阶级。很显然，即位之后的腓力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严重损害了贵族们的利益，鲍舍尼亚斯只是一把“刺刀”罢了。另外一种观点是，鲍舍尼亚斯的背后站着波斯人。腓力二世迅速征服希腊诸城邦，改革军制，并且把远征波斯作为马其顿既定战略，波斯人为此十分震惊，便阴谋买通马其顿贵族杀害腓力。愚蠢的大流士三世以为杀害腓力二世便可以阻止马其顿远征波斯战争的进行。

第三种令人信服的观点也是最为吸引人的，甚至被引入了电影《亚历山大大帝》中，那就是将腓力二世的死归结为“婚变”。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真正的凶手是腓力的前王后奥林匹娅斯。腓力二世的侍从军官阿塔洛斯的侄女克罗巴特拉有着惊人的美色，腓力二世很快对其宠爱有加。最终，腓力二世下决心舍弃奥林匹娅斯而立克罗巴特拉为王后。这个举动甚至影响到了奥林匹娅斯的儿子亚历山大的继承权，于是在一番密谋之后，腓力二世被暗杀在宴会上。可以说这是由一场严重的“家庭纠纷”导致的悲剧。

而古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说法最令人吃惊，他怀疑刺杀阴谋与亚历山大直接有关。普鲁塔克说，表面上看刺杀腓力的罪行最应该归咎于奥林匹娅斯，她被说成是鼓动并激励那愤怒的青年去复仇的指使者，然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应是亚历山大本人。他不敢想象克罗巴特拉为父亲腓力生下子嗣，如果那样他将无处立身，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杀掉老爹，提前登位。

亚历山大即位后，马上宣布这起谋杀案完全是出自波斯的国际阴谋，是为了阻止马其顿的东征而使出的手段。这一招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嫁祸给波斯而又激起马其顿人民的愤怒，有利于东征，同时这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亚历山大继位初期，被腓力二世所征服的希腊各城邦国和色雷斯、伊利里亚等地的一些部落纷纷乘机叛乱或宣布独立。年轻统帅亚历山大首先率军进至巴尔干半岛北部，征服了背叛自己的伊利里亚诸部落，接着把色雷斯人击退至多瑙河滨。希腊诸城邦望风归顺，承认亚历山大为最高统帅。年轻有为的亚历山大在这一系列平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镇定和成熟，打消了大臣们的疑虑，得到了属下和贵族们的拥护。

从此，亚历山大开始走出马其顿并走向世界。

2. 东征波斯

公元前334年初，亚历山大在东征的准备业已完毕后，发布了讨伐波斯人的“檄文”。在给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回信中，亚历山大彻底公开了自己的政治宣言：

你的前辈入侵马其顿和希腊的其他地方，无故加害于我们。我被任命为希腊人的统帅，要进军亚洲报仇雪恨，因为你们是头号大敌。

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亚历山大站在父亲腓力二世曾经讲话的地方再次抛出自己的“复仇”理论。他说，波斯人是无耻的侵略者，波斯人侮辱和蹂躏了希腊的圣地；而且是刺杀腓力二世阴谋的幕后主使者，必须要波斯人“血债血偿”。之后亚历山大命令把自己所有的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都分赠他人。当时有位将领迷惑不解地问道：“国王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希望！”亚历山大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随后，亚历山大怀着征服世界的渴望，离开故土，踏上了千里迢

迢的征程。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大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东征之战。他用以远征的军队，由3万步兵、5 000骑兵和160艘战舰组成。波斯帝国则拥有数10万大军，战舰400艘。而且，波斯帝国面积比马其顿王国约大50倍。更何况近东古老而富足的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诸多国家均已被征服，并人波斯版图。

尽管力量悬殊，但亚历山大的优异之处在于善于从本质上看问题。他深知，波斯帝国虽国土辽阔，军队庞大，但是战斗力低下，只是威名犹在；波斯国势已衰，内部四分五裂，国王大流士三世是个意志薄弱、缺智乏谋的平庸昏君；而马其顿王国气势正盛，锐不可当，士兵虽少，却是精锐的重步兵，更掌握了“马其顿方阵”这一先进军事技术。

亚历山大坚信双方一旦交战，马其顿必胜。

波斯人仓促应战。大流士三世率领的军队行进缓慢，在到达小亚细亚的格拉尼卡斯时双方狭路相逢。马其顿军队利用高昂的士气，大败波斯军队。首战惨败，不仅输掉了帝国的威名，也彻底摧毁了波斯人的士气和抵抗的决心。亚历山大率领军队乘胜追击，沿途不少城邦不战而降，他们甚至把亚历山大视为将他们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救星。

首战失利的大流士三世把失败归结为准备不足。于是波斯人重新整备士卒，打算一举把马其顿人赶进大海。马其顿军队则继续沿着小亚细亚走廊向东南挺进。公元前333年秋，亚历山大率军在伊苏斯城附近和大流士三世再次展开会战。久疏战阵的波斯人面对著名的“马其顿方阵”毫无办法，大流士三世再次被打得一败涂地。

令人可笑的是，此次战斗还未结束，大流士三世就驾着战车脱离了战场。没了主帅的波斯人更无斗志，拼命逃跑。路上这位很有喜剧天赋的国王竟然说，阿胡拉·玛兹达告诉我还没有到击败马其顿人的时候。

伊苏斯战役之后，大流士三世的希腊雇佣军将领蒙农提出，一方面正面牵制马其顿军队，另一方面由他率领波斯海军沿地中海北上偷

袭爱琴海诸岛屿。这就是“蒙农战略”，一旦此战略成功，马其顿军队将完全失去后方补给而陷入无根据地作战。大流士三世采纳了他的意见。波斯海军一度占领了爱琴海西部的企沃斯岛（Chios）和莱斯博斯岛（Lebos）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举行了起义，并适时阻挡住了蒙农的进攻。

听闻后方起火的亚历山大心里暗笑：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啊！亚历山大改变战略，率军南下腓尼基和埃及。他们很快探明波斯海军的重要港口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推罗城。公元前332年8月，马其顿军队迅速包围了推罗。推罗是个重要的军港，波斯几乎所有的战舰都是在这里建造的。亚历山大命令军队强攻推罗，很快取得了成功。大批波斯战舰被焚毁，波斯海军也成批成批地投降。作为波斯海军主力舰队的腓尼基舰队刚刚返回后方补给，看到起火的推罗港，饿了几天的战士们纷纷拒绝战斗。于是腓尼基舰队整个加入了马其顿海军。在知道了大势已去后的蒙农，因病死于爱琴海西部的米提里尼。蒙农战略遂宣告破产。

收服了波斯海军主力后的亚历山大命令军队水陆并进去占领埃及。当年冬天，马其顿军队就征服了埃及，亚历山大还命名了亚历山大港。在短暂休整后，公元前331年9月初，亚历山大终于率领大军从叙利亚北部进入两河流域，向波斯腹地进军。

经过两年征战，亚历山大控制了孟斐斯（Memphis）、萨迪斯（Sardis）、大马士革等名城，财力已是今非昔比。他将大量金银运回马其顿，用来招募更多的部队。大约1.5万增援部队在亚历山大东征途中赶来会师。

在伊苏斯战役后，大流士三世获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重整旗鼓。他下令在波斯帝国各省强制征兵，组建了一支数量极其庞大但质量却很低劣的步兵部队。此外他还主持了波斯军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器换装，波斯骑兵大部分都配备了鳞片甲，过去惯用的标枪也更换为希腊式的长矛，步兵则换装更大、更加厚重的盾牌。

大流士三世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寻求击破马其顿密集阵的良策，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制造的卷镰战车（Scythed Chariot）上。古典史料记载，这种战车由四匹披甲的骏马拖拽，每辆战车有驭手和士兵各一人，装备长约三米的矛、弓箭以及数支标枪。战车的车辕向前突出数米，顶部装有锋利的冲角，显然是用于突破敌人的盾牌防线；轮轴两头还各装有一米长的三棱镰刀，冲进马其顿密集阵时高速转动的利刃无坚不摧，能够扫杀近旁的敌兵。由于车身笨重，波斯战车速度并不快，但冲击力惊人，理论上讲的确是对付希腊密集阵的利器，但是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大流士天真的想法。

3. 高加米拉之战

公元前331年9月，马其顿和波斯帝国最重要的一场决战高加米拉战役即将打响。大流士三世检讨伊苏斯战役，将失败归咎于战场地形的狭窄，无法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于是他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精心选择了战场。

高加米拉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在巴比伦以北约300千米，毗邻著名的波斯帝国大道，因而后勤运输可以得到保障；高加米拉地区具有平坦开阔、略有起伏的砂土地，非常适合骑兵活动。大流士甚至特地让人将战场中央铲平，以便于波斯战车冲锋。他还花了很多时间操练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以使他们能够协同作战。

如此数量巨大的军队，如此精心的准备，大流士三世对高加米拉战役的获胜充满了信心。

相对于波斯人的志在必得，亚历山大对于此次大会战则表现出十分小心和谨慎。他渡过幼发拉底河以后并没有立刻南进，而是继续向东渡过底格里斯河，然后沿着库尔德山脉南行，这样就避开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沙漠地区。为了保障自己的后勤补给线，亚历山大在行军路线上筑城3座，并部署了卫戍部队。马其顿大军一路上都有波斯轻骑远远跟

随，不用说那是大流士的侦察部队。波斯王显然想诱敌深入，马其顿大军安然无恙渡过两河，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大流士这个策略相当务实，波斯军队有数十万众，粮草消耗惊人，离巴比伦越近后勤供给的压力就越小；相反马其顿军队劳师袭远，越深入两河流域腹地，后勤供给的压力就越大。

战端未开，亚历山大先采取了一系列“心理战术”。他深知伊苏斯战役的失败严重破坏了大流士的声誉，包括太后、王后和王子在内的所有王室成员都落入敌手，这对大流士的自尊心是致命的打击。亚历山大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将波斯王室一直带在身边当作人质，并以礼相待，借以打击大流士脆弱的心理防线。

在高加米拉战役序幕阶段的一系列心理较量当中，亚历山大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傲慢地两次拒绝波斯王割地赔款赎回人质的建议，非常成功地重挫大流士的自信心。高加米拉战役前夕的大流士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寄希望于一场决战来挽救自己的帝国、家人和尊严。这必须是一场光明正大、完美无缺的胜利，因为任何瑕疵都将使大流士无法洗尽耻辱，无法完成自我救赎。

就在双方积极备战的时候，公元前331年9月20日，高加米拉地区发生了月食现象。古巴比伦“天文日记” 这样记载：“大流士5年乌吕卢月第13天有月全食，月亮完全变黑，挡住了木星，四指以外的土星可见。月食完全时，西风劲吹；月亮重现时转为东风。”

月食发生当晚，马其顿大营乱成一团，马其顿士兵奔走呼号，埋怨亚历山大把他们带到天涯海角，攻打别人的国度，导致天神盛怒，遮掩了月亮的光辉。亚历山大指使军中的祭司亚里斯坦德（Aristander）出面，声称希腊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波斯人崇拜月亮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因此月食是不利于敌方的征兆，这样才勉强平息了众人的恐慌。几天以后的夜空出现流星雨，不用说这又使马其顿人惶恐不安，亚历山大不得不下令就地扎营，整整4天按兵不动。

波斯人对于月食也是惊恐不已，但最不幸的是大流士三世没有亚历山大的手段。面对恐慌局面，大流士竟然无能为力。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数百年来一直用天象来预测国家大事，根据他们的经书，这次月食是波斯亡国的征兆；月食当中劲吹的西风，表示征服者将从西方来；月食完毕以后转东风，表示战败者必须逃向东方才得保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类似中国古代的易经，是波斯贵族的必读科目，波斯人对此深信不疑。月食出现的那天，所有对天文略知一二的波斯贵族，包括大流士本人，都认为波斯帝国大势已去。

面对困难局面，大流士在9月24日派特使求见亚历山大，第三次提出停战请求，愿意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所有的波斯领土，赔款3万塔伦黄金，并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亚历山大内心里鄙视大流士的胆怯，他立即召集将领开会，当场宣读了大流士的来信。以帕马尼奥为首的在场大多数马其顿将领表示大流士的提议可以接受，帕马尼奥对亚历山大说：“我要是亚历山大，就会接受这些条件。” 而亚历山大则丝毫不留情面地反唇相讥：“我要是帕马尼奥，自然会接受这些条件。”

对于野心勃勃的亚历山大来说，他心目中的战利品是整个波斯帝国，而不是区区西面一隅。

罗马史学家科丘斯记载，当大流士得知亚历山大再次拒绝了他的求和时，他悲愤地呼喊：“亚历山大，我到底对你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难道你的哪一位亲人为我所杀，因此我的暴行应得这样的惩罚？”此时的大流士，真可谓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几天以后，大流士举行战前阅兵，面对数十万大军说道：“你们坚定不移的忠诚，让我相信我依然是你们的国王。” 他随即号召大家为自己的亲人和祖先的墓地而战：“我们将为生存而战，你们的父母妻子将如同我的家人一样落入敌手，除非你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横亘在敌人面前，保卫亲人的自由。” 这一席话充分体现了大流士战前绝望沮丧

的心境，也间接折射出整个波斯大军低落的士气。

在商讨如何对敌的会议上，许多马其顿将领缺少底气。有将领提出面对波斯人的大军，不能正面相抗，应该趁机夜袭。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他表示“自己不屑于偷窃一场胜利”。

公元前331年10月1日早晨，亚历山大竟然熟睡不起，将领们闯入帐中才把他叫醒。这时候波斯人的左翼骑兵已经开始了冲锋，大流士看到左翼骑兵进展顺利，认为决战时刻已经来临，于是命令两翼骑兵全线出击。马扎依统帅的右翼骑兵部队立刻扑向马其顿左翼，从正面和侧面发动集群冲击，并派出3 000精骑向纵深穿插，目标直指马其顿大营。与此同时，波斯的战车突击集团也开始向马其顿密集阵发起冲击。但是显然亚历山大对波斯战车有所研究，他在对方战车冲击的方向部署了大量的轻装散兵线。这些轻步兵行动迅速，他们闪开战车的正面冲击，尾随追击驾车者。于是多数冲入战阵的波斯战车都成了马其顿人的战利品。

两翼的波斯骑兵成功将马其顿军阵的两翼撕开了两个口子，马其顿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关键时刻天空飞过一只苍鹰，在亚历山大的头顶盘旋。祭司亚里斯坦德立刻跳上一匹战马，沿着马其顿阵线奔驰，大声呼唤：“看那支盘旋的鹰，这是马其顿胜利的征兆！”当然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总之马其顿军士为之士气一振。而且在关键时刻，波斯军队犯了一个不该有的错误。

迂回到马其顿阵营后方的波斯两翼骑兵并没有从后方发动攻击，却开始冲击亚历山大的大营。显然波斯军队得到大流士的明确指令，不惜代价解救他的母亲和儿女。战前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心理刺激终于奏效，对亲人的牵挂果然使波斯王在关键时刻失去理智，将胜利拱手相让。很快波斯禁卫军也和马扎伊派遣的3 000精骑汇合，轻易驱散了看守马其顿大营的色雷斯步兵，然后开始劫掠辎重马车，寻找王室成员。

此时一直在静观其变的亚历山大大喜过望。这位年轻的军事家作出了一个十分冒险却最为实用的决定，他亲自率领2 000近卫骑兵直插大

流士三世的中军。没有了禁卫军护卫的波斯中军很快溃散。亚历山大在斩杀了数名敌军后竟然冲到了大流士的战车跟前，此时亚历山大和大流士相距大概只有30米。史料甚至记载，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投掷出一支标枪，都没有命中目标，但大流士的车夫被亚历山大投出的标枪击毙。看到车夫丧命在自己的面前，大流士顿时魂飞魄散，赶忙跳上快马再次脱离了战场。左翼统帅拜苏看到中军大乱，又听到了一些禁卫军的哭声，认定大流士死了，战斗已经失去了意义，赶忙下令撤退。亚历山大此时才回军救援大营，孤军深入的波斯骑兵都被包了饺子。随着马扎伊率领少量骑兵逃出战场，高加米拉战役结束了。亚历山大的马其顿铁军仅仅阵亡了500余人，但是伤者无数。而波斯军队仅在逃亡途中就战死4万人，主力几乎被消灭。

高加米拉战役后几天，巴比伦总督马扎伊出城投降，亚历山大兵不血刃进入这个千年古都，被加冕为“亚洲之王”。紧接着亚历山大并没有收手而是追寻大流士三世的脚步向中亚进军。连续的胜利鼓舞着亚历山大去摧毁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亚的残余势力并结束其统治。

4. 中亚远征

此时的大流士三世跟随巴克特里亚总督柏萨斯及少数太守奔走米底，亚历山大的大军很快追来。无奈之下，大流士一行又逃往里海东岸的山区中躲避。不久，隶属柏萨斯的索格底亚纳人和巴克特里亚人前来支援大流士，柏萨斯又收买了一部分塞克人作为雇佣军赶到里海地区。

重新集结了大军的大流士三世一度对自己保有中亚领土坚信不疑，但是阿契美尼德统治集团的矛盾很快暴露出来了。亚历山大广泛宣传大希腊理论，瓦解了大量大流士的雇佣军。逃到了里海地区之后，柏萨斯等中亚总督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排挤希腊雇佣军将领，于是许多希腊将领率军投奔了亚历山大。

大流士三世在中亚继续指挥当地部队，引起了柏萨斯等人的不满。这些“地头蛇”密谋自立为王，共同保卫自己的“地盘”。于是以柏萨斯为首的多名中亚总督力劝大流士三世退位。大流士三世还以为中亚是巴比伦，竟然大骂柏萨斯等人是叛徒、一群大逆不道的阴谋家。柏萨斯于是以中亚将领的最高领袖面目出现，宣布立即废黜大流士。

听说阿契美尼德王朝内部再次分裂，兵贵神速的亚历山大迅速东进。公元前330年7月，狗急跳墙的柏萨斯杀死大流士逃向巴克特里亚，并自称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四世。阿拉霍西亚（今坎大哈地区）与德兰吉亚那（今锡斯坦）总督巴沙恩特斯和阿里亚太守萨提巴尔赞，索格底亚纳贵族霍里恩、奥克夏特及斯皮塔玛等人表示服从柏萨斯的指挥。但是，柏萨斯等人走的是一步臭棋。他们打起“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旗帜，但是当地居民早已经不关心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存废了，甚至希望它早点结束。因此当柏萨斯等人宣布他们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时候，人民开始背离了他们。

亚历山大的军队行进迅速，他每每向士兵们宣传：“这次远征之后你们大家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兵们怀着发财梦向东方一再挺进。面对马其顿军队的穷追不舍，柏萨斯退回巴克特里亚老家，迎接亚历山大的挑战。萨提巴尔扎尼斯和巴萨梯斯各自返回阿里亚和阿拉霍西亚省做防御准备。以喀山德为首的将领们劝亚历山大迅速巩固里海地区的既得利益，这样可以获得给养支持。亚历山大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马其顿人在贺卡尼亚建立了许多希腊式的城堡，并将扎德拉卡塔（Zadracarta，今天阿斯特拉巴德）作为贺卡尼亚的首府。从巴比伦和波斯波利斯运来的辎重都送到贺卡尼亚，亚历山大把这里作为了自己征服中亚的前沿重镇。这一时期，亚历山大还将曝尸荒野的大流士三世收殓，运回波斯厚葬。

在稳定了贺卡尼亚后，亚历山大一面宣布柏萨斯是非法的篡位者，一面整兵向阿里亚挺进。阿里亚总督萨提巴尔扎尼斯假意投降亚历山

大，并答应了亚历山大要派遣将军阿纳克西普斯到阿里亚的要求。但是当阿纳克西普斯率领一部分军队来到阿里亚后，萨提巴尔扎尼斯却发动了突然袭击，杀死了这位希腊名将，这支部队也全军覆没。这一情况使得本来准备向东北取捷径攻击巴克特里亚的亚历山大不得不放弃原有计划。但当亚历山大回军阿里亚时候，萨提巴尔扎尼斯已经投靠了柏萨斯，于是他率军南下进攻克德兰吉亚那，胜利进军阿尔塔克纳。马其顿军队还在路上建立了亚历山大城（今赫拉特）。但是军队的情绪发生了变化，长时间的远征使得有些希腊将领产生了厌战情绪。

当时的马其顿军队，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永无休止的征服，他们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安稳地享受财富。而亚历山大的理想是征服全世界，对他而言，现在还只是开始，并非结束。思想上的巨大差异，使将士和他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在德兰吉亚那，亚历山大不断接到密报，说骑兵指挥斐罗塔斯心怀二意。他起初并不相信，后来有几个小人物阴谋反对他，而斐罗塔斯又庇护这些人，不肯交人。这种公然挑衅君主权威的行为引起了亚历山大的怀疑，终于下令逮捕了斐罗塔斯。按照马其顿的法律，阴谋反对国王者要由军队审判，在由马其顿将军组成的法庭上，斐罗塔斯否认自己企图反对国王，他只承认听说有人要反叛，但不承认自己参加了阴谋。然而他的政敌克拉特拉斯指出：“斐罗塔斯既然知道有人要谋害亚历山大，他为什么不告诉国王？他每天都有机会进国王的帐篷，却从未禀报过这件事，摆明了就是同谋。”于是法庭当即宣判斐罗塔斯有罪，并被乱石砸死。

当时斐罗塔斯的父亲马其顿元老帕马尼奥正留守埃克巴坦那担任后勤保障工作。亚历山大并没有放过这员老将，他派遣特使送密信给帕马尼奥身边的副将，命令处决帕马尼奥。一个名叫克里安德的马其顿将领面见帕马尼奥转交斐罗塔斯的一封信，趁读信的工夫用匕首将他刺死。

这个事件很值得深思，以亚历山大的英明神武怎能不知斐罗塔斯

是冤枉的，但是考虑到厌战情绪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必须予以弹压，于是作为反对继续东征的领袖斐罗塔斯必须死。亚历山大想用斐罗塔斯的人头平息反战情绪，但是没想到适得其反，帕马尼奥父子的悲惨结局激怒了一大批将士，以至于亚历山大不得不采取了隔离措施。

好容易血腥处理了内部矛盾后，东征继续进行。此时巴萨梯斯逃到了阿拉霍西亚东部，并得到了那里“山地印度人”的支持。亚历山大命令波斯人阿萨米斯担任阿里亚总督，但很快发现这位新任总督和萨提巴尔扎尼斯有所勾结。亚历山大只得又一次回军平叛。消灭了阿里亚叛军后，亚历山大派斯塔萨诺管理阿里亚。

马其顿军队在阿里亚稍作休整后终于向阿拉霍西亚进发，目标是擒杀巴萨梯斯。在经过了一番厮杀后，马其顿军队征服了阿拉霍西亚并俘获了巴萨梯斯。这场战役之后，骑在缴获的一头大象上的亚历山大发出了自己的豪言：“我要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乡！”

为了控制这些新征服的地方，亚历山大建立并重建了许多城市，马其顿及希腊的居民和驻军生活在那里，所有的城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诸如：阿里亚的亚历山大里亚（今赫拉特）、德尔吉安纳的亚历山大里亚·普洛夫塔西亚（今法剌）、亚历山德罗波利斯（今坎大哈）、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今加兹尼）和亚历山大里亚德高卡松（今贝格拉姆）。由亚历山大军队驻守的这一连串堡垒控制着部队行军的后路，是道路畅通的安全保障。

公元前329年初，亚历山大率军开始进攻巴克特里亚[1]。马其顿大军溯赫尔曼德河而上，接着取道恰里卡尔山隘翻越过兴都库什山。柏萨斯在巴克特里亚严阵以待，索格底亚纳首领欧克西亚提斯和斯皮塔玛也率军前来支援柏萨斯。亚历山大决定对柏萨斯发动突然进攻，但是柏萨斯

[1]古代把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称为巴克特里亚。

却率军退缩到了阿姆河的另一侧。于是亚历山大任命阿塔巴扎斯为巴克特里亚总督，自己率军渡河追击。但是柏萨斯采取了焦土政策，毁坏了所有船只，并且与斯皮塔玛联合起来。

柏萨斯的坚壁清野并不能阻止亚历山大大军渡过阿姆河。跟随柏萨斯的斯皮塔玛，见形势不妙，便出卖柏萨斯，将其囚禁，遣人到亚历山大处送信，要后者派军队去取柏萨斯。亚历山大派手下将军托勒密前去，发现柏萨斯被囚禁在一个村子中，而斯皮塔玛已逃跑。托勒密将柏萨斯解回后，亚历山大下令将其鞭打，割鼻去耳，然后送到埃克巴坦那处死。阿契美尼德王族至此被彻底消灭。

然而索格底亚纳的地方贵族依然没有停止抵抗，他们决定以逸待劳，迎头抗击，并再次运用了沙漠战术。锡尔河上游的塞克诸部落也派遣骑兵加入了抵抗阵营。不过，很快亚历山大的大军就占领了马拉坎达（即撒马尔罕）。塞克骑兵从后方偷袭马其顿军营，亚历山大不得已向北越过了居洛波利斯堡，一举攻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当年在锡尔河修筑的七座要塞。

亚历山大冲锋在前，导致从马上摔下跌伤了胫骨。但是亚历山大前脚南下，后脚塞克骑兵再次出动，居洛波利斯和七座要塞的驻军全部被杀。亚历山大面临着中亚之战的最残酷斗争，马其顿集合主力回师去收复居洛波利斯，已经退居沙漠的斯皮塔玛乘机杀向马拉坎达城堡。塞克人的骑兵也不失时机地蜂拥而至，包围了锡尔河。斯皮塔玛把这种战术称之为“新式围攻战术”。无奈之下，亚历山大修筑了“绝域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ria Eschate），位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霍占特地区。

亚历山大希望依托此城在锡尔河上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驻军。历经艰辛之后，马其顿军队凭借其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和骑兵的默契配合冲破了塞克人的包围，渡过了锡尔河。亚历山大派遣指挥官法尔纳科思去解马拉坎达之围。

斯皮塔玛真可谓“狡如狐猛如虎”。面对马其顿的援军，他避其锋

芒，假意不敌向锡尔河下游撤退。法尔纳科思的军队很快上当，尾随追击，被斯皮塔玛诱到了沙漠边缘。熟悉沙漠地形和战术的斯皮塔玛乘机迎头痛击，马其顿军队赶忙后撤却被锡尔河挡住去路，全军覆没。于是斯皮塔玛再次包围马拉坎达，亚历山大带伤亲自来解围。他破坏了当地的农业收成作为报复，但斯皮塔玛却不正面作战又溜进了沙漠。

在亚历山大和斯皮塔玛激战正酣时，传来了马萨戈特伊塞克联盟在马其顿军队后方行动的消息。亚历山大当机立断下达了退兵的命令。获胜的斯皮塔玛得意非凡，在索格底亚纳的冬宫布哈拉大肆庆祝。退回巴克特里亚的亚历山大一面命令本土送来辎重，一面在当地招降纳叛。

公元前328年冬天，重新整合军队的亚历山大再次向斯皮塔玛发动进攻。马其顿部队兵分五路迅速越过草原在马拉坎达集合，但是却没有找到斯皮塔玛的主力军队。此时的斯皮塔玛却和马萨戈特伊骑兵偷袭了亚历山大的后方巴克特里亚，在掠走了一部分武器和马匹后，斯皮塔玛回师索格底亚纳西部。

当地由马其顿将领科纳斯驻守，他深知斯皮塔玛的沙漠战术，于是命令部队坚守城池不出。几次诱敌不成功的斯皮塔玛只得强攻。在马其顿人坚固的城防面前，斯皮塔玛损失惨重，他扎下营寨却遭了科纳斯的夜袭而无法立足。无奈之下，斯皮塔玛率军绕过科纳斯想回到布哈拉，但是却和亚历山大的军队狭路相逢。原来留守布哈拉等地的索格底亚纳贵族已经投降了亚历山大，并且都被封官加爵。塞克人也失去信心，他们夜里砍下了斯皮塔玛的人头送给亚历山大。于是，索格底亚纳平原地带被平定了。

消灭斯皮塔玛后的亚历山大在索格底亚纳大肆建筑堡垒，一改之前的杀戮政策。他命令驻守的军队保护从事农业的人民，以防止北面塞克人的掠夺。这种做法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于是亚历山大被奉为“东方之王”。

索格底亚纳的一些未归抚的贵族仍据守在索格底亚纳的山地，他们

广建岩寨，联合塞克人拒不投降。公元前327 年春天，亚历山大前往攻打这些岩寨。他派人去叫岩寨中的人下来谈判，并作出承诺，如果他们把阵地交出来，就允许他们安全地返回家乡。岩寨中的人听了之后，狂笑着叫亚历山大去找长翅膀的兵来替他夺取这个高地，因为他们对不长翅膀的人是不怕的。

亚历山大闻之大怒，悬赏组织了一支三百人的突击队，用铁钎钉在崖缝中，攀缘而上，连续攻下四个岩寨，令敌人胆寒。隐藏在岩寨中的索格底亚纳领袖奥克夏特及其女儿罗克珊娜等均向亚历山大投降。亚历山大根据其优待和拉拢本地贵族的政策，对他们一概加以宽恕，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对未参加起义和反抗的贵族还奖以金钱。

为了巩固其与本地贵族的联盟，亚历山大任命一个名叫奥罗皮亚的人为索格底亚那王，还娶了奥克夏特的女儿罗克珊娜为妻。因此，这些贵族都忠心支持亚历山大。

至此，亚历山大已全部征服了索格底亚纳，他留下一万步兵和三万骑兵驻守巴克特里亚。公元前327年，夏亚历山大渡阿姆河南返，开始出发征服印度。

此时的印度处于分裂状态中。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呾叉始罗王与波鲁斯王的国家。公元前326年2月，亚历山大军渡印度河，呾叉始罗王因与波鲁斯王为敌，故给亚历山大军献牛三千头、羊万只，表示归降，以求得到支持。而波鲁斯王则与克什米尔地方的邦君阿比萨联合进行抵抗。马其顿军取道呾叉始罗向印度河支流赫达斯庇河（即杰卢姆河）前进，并在该河河畔大败波鲁斯。后继续南进到希发息斯河（即萨特累季河），准备渡河去进攻摩揭陀国。但因部队疲惫，拒绝渡河，亚历山大不得已于10月班师，取道格多洛西亚（今莫克兰与俾路支），于公元前324年回到波斯的苏萨城（在今伊朗西南部的伊兰）。

亚历山大东征，使大量的希腊人、马其顿人涌到东方。他的殖民政策使这些人在中亚各地定居下来，在希腊官员的统治下生活，且同本

地民族通婚。他们在中亚修筑城镇，实行军事屯垦，实施马其顿的制度等，也带来了希腊的文化和习惯。特别是希腊的艺术对中亚各族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希腊人、马其顿人也吸收本地的文化与风俗习惯，甚至信仰了巴克特里亚的阿纳希特神。

希腊人兴建的城镇，多半在商道附近，它使中亚各地区各民族比以前更多地从事商业活动与国际贸易，从而打破了边远地区与世隔绝的状态，这对于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之后丝绸之路的开辟，也与亚历山大开创的局面和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亚历山大的中亚之战为中亚地区的希腊城郭化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三、最后的奴役：巴克特里亚王国对中亚的统治

1. 亚历山大死后

亚历山大在苏萨城休养了一阵子后便返回了巴比伦城。由于战伤损体、鞍马劳顿，在经过幼发拉底河下游沼泽地带时，这位远征家不幸患病发烧，又因纵酒享乐而加重了病情。这位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终于公元前323年6月13日在尼布甲尼撒皇帝的故宫中死去，年仅32岁。传说亚历山大去世前深明人生的虚空，自己奋战十余年，战无不胜，但却战胜不了死亡，于是命部下在死后将自己的棺材两侧留上可以伸出两只手的孔，以示后人：他虽一生奋战，终会两手空空离去。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庞大帝国立即陷于混乱之中。这主要是由这样一些事实造成的：被征服地区人民群众的起义，各地希腊军队的哗变，诸将的争权和混战，亚历山大的继承人问题。

亚历山大死后，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在欧洲，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阿里戴奥斯（即腓力三世），但是此人患有癫痫病。亚洲地区，在罗克珊娜的儿子生下以前暂由帕乌迪卡斯摄政，历史证明此人是个没有多少本事的阴谋家。至于各郡，则落入诸将领的手里。

很快，中亚地区连续发生兵变，许多希腊士兵私自返回马其顿。面对这种局面，帕乌迪卡斯只知道疯狂地镇压，于是人心思变。帕乌迪卡斯打算恢复亚历山大帝国的统一局面，但是在和留守埃及的托勒密的战争中，他显示了自己的无能，连连失利。更糟糕的是，帕乌迪卡斯把失败归罪于手下将领，终于引发了军队的哗变。公元前320年6月，帕乌迪卡斯被自己的手下——米底总督培松及巴比伦太守塞琉古等人杀死。

摄政王死了，怎么办？诸将领开始从帕乌迪卡斯的死中吸取教训。大家明白，“摄政王”是个烫手的山芋，当了“摄政王”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321年，众将领在叙利亚的特里帕拉狄索斯召开会议，讨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实力派塞琉古和安梯贡纳斯都不愿接任这个职位。最终经过激烈讨论后，老将安提帕特被推举为摄政王。安提帕特虽然没有掌握多少军队，但是资历却很老，而且其子喀山德是马其顿著名的勇将。

当选后的安提帕特父子头脑还算清醒，他们认为留在亚洲是很危险的。于是安提帕特带着罗克珊娜和她为亚历山大生的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回归马其顿，并不再自视为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者，而是让各省总督统治埃及和亚洲各省。但公元前319年，安提帕特临死前，他让波利伯孔而不是儿子喀山德继任了摄政王。于是马其顿也被卷入战争，连续发生三次“继业者”战争。喀山德在托勒密等人支持下最终取胜，但是此后马其顿本土人士都要求他还政于亚历山大四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喀山德在公元前309年竟然密令格劳西亚斯毒杀了年仅十三岁的亚历山大四世及其母亲罗克珊娜。从此，亚历山大正式绝嗣。

在亚洲地区，塞琉古凭借自己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过人的政治敏锐及管理天赋，在和安梯贡纳斯的终极对决中反败为胜。塞琉古全盘接收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遗产”。塞琉古能够笑到最后，还要感谢巴克特里亚总督斯塔萨诺尔和镇守印度北部的奥克夏特的支持。在接收中亚

诸省的过程中，塞琉古还和印度孔雀王朝达成了和议。

塞琉古所建立的王朝，安定无事长达数十年之久，直至塞琉古之孙安条克二世继位。安条克二世在位时期，塞琉古王朝开始迅速衰落。这位自我感觉良好的君主自称“底奥斯”（Theos，神圣之意），却从不干圣人之事，每天泡在酒池肉林和美人堆里好不快活。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统治者宣布独立。虽然塞琉古王朝并没有兴盛多少年，但是他们在中亚地区的统治政策影响深远。

塞琉古王朝试图通过在各地广泛建立希腊—马其顿人的殖民城市，来达到辖下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希腊化，从而保证对各地的控制。简单地说，塞琉古王朝的统治政策就是“建城政策”。前三任国王（塞琉古一世、安条克一世和二世）都堪称为伟大的“房地产家”，他们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殖民政策，设立希腊人定居的村庄和城镇，以保卫帝国的东北边境。王朝诸位君主都以自己的名字来为诸城镇命名，如塞琉古城、安条克城等。相传塞琉古王朝建立了七十五城，并移希腊人以实之。这些城镇多在边远境界上，以防塞克人入侵。如“药杀水（即锡尔河）以外的安条克城”，这座城池大概在费尔干纳谷地。在安条克城周围还加筑了围墙。它是塞琉古王朝在中亚的边城重镇，但是这座坚城后来被南下的塞克人所毁。

在中亚，这些新建据点拥有较高的自治权，成为塞琉古王朝最主要的移民地。这些是军事殖民地而非城市，一般设于当地村庄的附近，由服役期满的军人屯驻，他们从国王那里领取必要的土地和安顿费。这种移民地从属于国王，但有自己的官员，对内部事务有一定的权力。

总体上看，新旧希腊人城市、移民地都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只是从属的程度有所不同。各种类型的城市与移民地的存在，确实从表面上加强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的控制与影响，但也从内部削弱了国王的权力。

这些城市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文化上

的。它们是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汇之地，希腊化主要就是从这些城市中产生的。

塞琉古王朝，作为当时最大的一个希腊化国家，本身代表着欧洲文明，却建国在亚细亚文明圈里，这样的国家想发展必须保证和东方文明持续接触。因此在从塞琉古开始，这个国家就建立了经由中亚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商路。在失去对中亚的控制前，塞琉古王朝极力维护东西方贸易。中国的丝绸最早进入西方人视野正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当时这条商路，从爱琴海沿岸起，经过两河流域、米底、波斯到达巴克特里亚。又从巴克特里亚往南通印度，往东通中国，往北则可达中亚游牧地区。

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者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各民族的商人来往于这些道路，贩运东西方的货物，络绎不绝，给塞琉古王国带来了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正如欧洲哲人德拉薄曾经说过的：

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经过同样的渠道传到欧洲的。这种情况，可以说主要是从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后继者的希腊化时期开始的。

2. 巴克特里亚与帕提亚独立

塞琉古王朝虽然在中亚建城、屯垦、殖民和戍兵，但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可不是这个王朝所能控制的。塞克诸部落的入侵，仍然是塞琉古国家经常受到的威胁。当时的花剌子模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花剌子模的居民恐怕是已经定居的塞克人，因此他们也支持游牧的塞克人反抗希腊“殖民者”。在这些塞克部落中，当时最为强大的是达赫部落，他们是马萨戈特伊塞克联盟中的主导。

除达赫人以外，其他的塞克部落以及索格底亚纳人、巴克特里亚人等也不断进行着反抗塞琉古王朝的斗争。据说，达赫人甚至南侵到了今阿富汗北部。他们破坏城镇，摧毁堡垒，蹂躏农村，使希腊人受到很大威胁。中亚各族人民的斗争一直继续到公元前2世纪40年代希腊统治者

的最后垮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塞琉古王朝在中亚扶植起来的殖民地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塞琉古王朝的权威也随之逐渐衰落。中亚的希腊殖民者对当地经济和贵族的依赖越来越强烈，对他们的希腊主子却越发不满。他们希望能够自己掌握东西方经济交流，来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这些希腊地方贵族和中亚的塞克人都有着秘密的联系，他们不希望塞琉古中央王朝总派兵来征讨塞克人。因为他们清楚，这样只会消耗自己的实力。

最明目张胆的分裂是由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纳总督迪奥多塔斯鼓动起来的，但是却没有得到塞琉古王朝中央的足够重视。迪奥多塔斯仍然以主子安条克二世之名打造钱币，但是却代之以自己的纹章和肖像。公元前250年，迪奥多塔斯正式宣布脱离塞琉古王朝独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夏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从公元前250 年（即中国秦始皇称帝前4年）到公元前135年（中国汉武帝建元六年），这个独立的巴克特里亚国享国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这是中亚城郭化最重要的时期。

大约在巴克特里亚独立的同时，帕提亚太守安德拉格拉斯也宣布脱离塞琉古王朝而独立。但是马萨戈特伊塞克联盟中的达赫人[1]在其首领阿尔萨西斯的率领下，入侵帕提亚。此时刚刚独立的帕提亚正在和塞琉古王朝的平叛部队进行激烈战斗。达赫人的入侵使得安德拉格拉斯腹背受敌，遭受重创，并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被杀。达赫人以土著民自居，以暴力手段结束了希腊人在帕提亚的统治。

阿尔萨西斯大约在公元前245年建立起塞克人主宰的帕提亚王国，都城设在尼萨（在今阿什哈巴德地区），史称“阿尔萨西斯王朝”。中国早期的史料中提到的“安息”便是阿尔萨西斯的音译。达赫人是塞克人中又一个开始定居的部落，他们建立的王朝一直持续到了公元224年，长达500年之久。在全盛时期，阿尔萨西斯王朝从帕提亚扩展到整

[1] 中国史料中译为“大益”，罗马人有的称其为“帕尔尼”人。

个伊朗，直达两河流域。

起初帕提亚弱而巴克特里亚强，两个国家既有矛盾又是合作伙伴。在阿尔萨西斯死后，他的兄弟提里塔特继位，即阿尔萨西斯二世。阿尔萨西斯二世为了扩大领土和增强实力，出兵征服了贺卡尼亚。

塞琉古王朝对中亚事态的发展甚为关注，很快出兵镇压帕提亚。公元前247年，醉生梦死多年的安条克二世终于决定收复失地，他派遣托勒密欧尔盖特率大军进攻巴克特里亚。面对强敌，阿尔萨西斯二世与巴克特里亚的第二代君主迪奥多塔斯二世达成谅解，缔结盟约，合力抵抗塞琉古王朝。面对两个独立王国的联盟，安条克二世无可奈何，再次消沉下来，收复失地的事也不了了之。早已经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安条克二世在次年驾崩。随着“神”驾鹤西去，塞琉古王朝也从此一日不如一日。

帕提亚王国继续向西进行扩张。随之，首都也逐步向西迁移。先从尼萨迁到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意为“百门之城”，故城废址在今伊朗东北侯腊散省达姆甘西南附近，地当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南坡，扼古道之中心，即中国史料中的和椟城）。接着又把米底古都埃克巴坦那（今哈马丹）变成了阿尔萨西斯王朝的首都。到公元前90年时，又迁到幼发拉底河上的泰西封。由于连续战胜塞琉古王朝，帕提亚国力大振，并开始成为盟友巴克特里亚的劲敌。伊朗历史上著名的“安息时代”拉开了序幕。

3. 巴克特里亚王朝在中亚

作为塞克人一支的达赫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定居人可能向往游牧人“以天为穹帐”的自由生活，但是游牧民同样渴望定居人的生活，不用忍受风雨打击，更不用忍受转场的辛苦。这样的生活傻子才不愿意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了达赫人走出中亚草原。希腊人的文明生活

深深吸引了达赫人，于是他们革了希腊人的命来到了帕提亚。更令人吃惊的是，稳定了帕提亚政权后，达赫人就采取了攻打来自草原的亲族部落的政策。

阿尔萨西斯王朝的早期统治者竟然宣称自己是“希腊迷”，仰慕希腊文化，采用希腊的语言和艺术。但不要忘了，游牧民族是具有狼性的，在羊群里呆久了，也不可能让自己变成一只绵羊。巩固了本民族的统治地位后，达赫征服者的民族意识便开始抬头了。进入公元1世纪后，帕提亚统治者抛弃了希腊化的政策，提倡帕提亚民族主义，宣布希腊文化是懦夫文化，大肆排斥希腊的语言和艺术，而代之以伊朗语族民族的语言和艺术，并采用阿拉米亚文字。统治者们还想抛弃以前的宗教而改宗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

阿尔萨西斯王朝政策的转变是一个过程。首先是舍弃希腊化。其次是阿尔萨西斯兄弟俩把自己说成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孙子，以便使阿尔萨西斯王朝成为这个古老的波斯王朝合法的继承者。看来古来君主都一样，为争正统甘当孙子。不过话说回来了，给谁当孙子不是当孙子，拉个光鲜的祖宗岂不更好！

再次就是树立达赫民族的权威。阿尔萨西斯二世赐给随同他们来到帕提亚的塞克人以大量的地产，并规定只能由塞克人来组成国王的议会，这个议会可以决定王位的继承人。塞克人也是帕提亚骑兵的主要成分，步兵则大多由奴隶组成。但帕提亚的塞克游牧人以后逐渐地同伊朗当地的定居民混合了，他们信奉琐罗亚斯德教，采用伊朗的语言文字（实即塞克语与米底语的混合），成为了地道的伊朗人。

巴克特里亚的国王迪奥多塔斯二世，面对日益强大的帕提亚王国，显得软弱无能，无所作为，很快引起本国希腊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公元前230年，巴克特里亚王国发生了政变，迪奥多塔斯二世被镇守索格底亚纳的总督欧提德莫斯所杀（欧提德莫斯为塞琉古二世寡后的女婿）。

这时，一个名叫安提马库斯的王室亲族，被宣布为王位继承人。有些史料说他是迪奥多塔斯二世的儿子，也有些史料说是迪奥多塔斯的侄子。总之，他成为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王。但是，安提马库斯只是一个傀儡，很快也被欧提德莫斯干掉，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从此，巴克特里亚国王开始在欧提德莫斯家族传承。

公元前214年，阿尔塔班努斯一世继提里塔特成为帕提亚王。他利用米底太守阿海欧斯叛变塞琉古王朝的机会，一度夺得埃克巴坦那。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率领十万步兵和二万骑兵前来镇压。帕提亚军队遭遇惨败，阿尔塔班努斯仓皇后撤，一度放弃首都，躲入山寨。

安条克三世是塞琉古王朝最后一位能够振作精神的君主，他以恢复故土为己任。塞琉古大军攻入帕提亚国土，但是塞克人坚决抵抗，实行坚壁清野。随着战线逐渐拉长，安条克三世也渐渐失去信心。阿尔塔班努斯适时地提出议和，骑虎难下的安条克三世只得见好就收，同意议和。首先塞琉古王朝承认帕提亚的独立，支持塞克人对帕提亚的统治；其次双方结成同盟。

阿尔塔班努斯一世在同盟达成后，力劝安条克三世：“您是一个伟大的君主，您现在的困境都是巴克特里亚造成的，如果您出兵收复那里，我会出兵支持。”安条克三世看到巴克特里亚在欧提德莫斯的统治下，和平安定，日益强盛，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于是决定要拔掉这颗钉子。公元前209年，安条克三世开始出兵进攻巴克特里亚。

安条克三世亲自率领军队借道帕提亚王国，沿阿里亚河前进。在到达一个渡口时，安条克三世乘巴克特里亚主力军在夜间离开的时机，亲自率领骑兵在前，强渡了该河。安条克三世的勇猛震惊了巴克特里亚王室。

欧提德莫斯迅速命令主力骑兵拦截塞琉古军队，双方随即展开了骑兵大战。安条克三世的军队一度被逼到了河边，他本人嘴上还挨了一

刀，几颗牙齿被砍掉。但是他依然死战不退，背水作战的塞琉古军队大受鼓舞，一举击溃了敌军。“安条克大帝”的威名迫使巴克特里亚军队缩进城中，不敢再战。

很快，主力大军赶来和安条克三世会合。安条克三世带伤直取巴克特里亚的都城巴克特拉。由于该城防卫坚固，围攻二年也未能攻克，安条克大帝也开始信心不足，最后双方只好进行谈判。欧提德莫斯派自己的儿子德米特里和大臣特利亚斯到塞琉古军营谈判。

安条克三世首先指责巴克特里亚和达赫人结盟对付自己。德米特里据理力争：结盟的事是先王迪奥多塔斯干的，迪奥多塔斯是昏君才会这么做；自己的父王是明君，已决定和达赫人翻脸，因此结盟之事不能由巴克特里亚负责。安条克三世一时语塞，德米特里又指出：锡尔河以北的塞克人正在活动，威胁着巴克特里亚的边境安全；巴克特里亚可是希腊文明的前哨，塞琉古帝国的安全有赖于巴克特里亚国的统一。如果削弱巴克特里亚国，这对希腊人将是致命的打击，“希腊将会沦于野蛮”（意即将会要招致塞克人的广泛入侵）。

安条克三世思忖再三后，觉得巴克特里亚王国保卫着通往印度和东方的商路，保持这个边境大国的统一也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再加上他率领大军久离国都，国内空虚，一旦发生变乱自己将无家可归。于是安条克三世和欧提德莫斯在公元前206年议和结盟。塞琉古王朝承认欧提德莫斯的国王称号，条件是后者应当负责保卫中亚北部边境，免遭塞克游牧人的进攻。德米特里在谈判中表现出众，深为安条克三世所赏识。于是安条克三世将公主许配给他，以示结盟的诚意。

就在安条克三世整军回国时，欧提德莫斯力劝其攻打喀布尔地区。欧提德莫斯说孔雀王朝已经衰亡，喀布尔统治者苏布哈伽色纳是个篡位者。其实欧提德莫斯心里打着小算盘，他想借安条克三世之手得到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没想到安条克大帝欣然同意。于是塞琉古王朝大军出征喀布尔，苏布哈伽色纳不战而降。安条克三世随后取道今坎大哈地区

回国。

欧提德莫斯在位时间很长，足足当政40年。他不仅时时想攫取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而且还向北扩张地盘。东边还占领了费尔干纳地区，当地的塞克人早已定居，甘心臣服于巴克特里亚王国。欧提德莫斯成为当之无愧的中亚之王。当时，巴克特里亚国的影响已经远达中国塔什库尔干地区。

巴克特里亚的政策对中亚重商的思想影响极为深远。控制商业贸易是巴克特里亚王国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欧提德莫斯派出军队去保护塔什库尔干中国境外地区免受塞克人和其他游牧人的侵犯，就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同时，他要寻求出海口，也是为了通商贸易。于是，巴克特里亚王国将领土扩张到了沿海地区。欧提德莫斯在位时国力强盛，领土广大，经济文化繁荣。其领土不仅扩展到了费尔干纳、阿里亚和阿拉霍西亚（今坎大哈一带），而且到了印度西北以至于阿拉伯海。

欧提德莫斯的长期统治于公元前190年结束，其子德米特里终于继位。此时在西方也发生了剧变。新生的罗马帝国在德米特里继位的这一年开始东征塞琉古王朝。年迈的安条克大帝再次亲征，却被打得大败，从此永远丧失了小亚细亚。德米特里也趁火打劫南侵印度，大大扩张了领土。他征服了父亲梦寐以求的喀布尔、犍陀罗、旁遮普、信德等地，还在旁遮普地区建筑了欧提德莫城（后改名为奢羯罗，即今巴基斯坦的锡亚耳科特城），该城是当时巴克特里亚所属兴都库什山以南印度河以东地区的首府，繁荣富庶，远近闻名。

德米特里在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以后，就长期驻在那里，不再返回巴克特里亚，奢羯罗成了他的政治中心。他把新征服的地区分成许多小领地，派遣自己家族的成员去管治。但是由于印度西北部和巴克特里亚本土相距较远，当他长期滞留在印度时，巴克特里亚本土发生了动乱。

大约在公元前174年，有一个名叫欧克拉提德斯的人，宣布自己为巴克特里亚的国王。此人似与塞琉古朝皇室有亲族关系，故完全亲附于塞琉古王朝。当时德米特里由于忙于印度事务，无力返回进行镇压。于是欧克拉提德斯轻而易举地夺权成功。但是，他却受到外敌的威胁。

这一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帕提亚王国。帕提亚国王米斯拉提德斯一世在公元前170年即位后，把抵制巴克特里亚作为主要任务，并曾出兵夺去了原属于巴克特里亚的两个省。另一方面，巴克特里亚的北部边境存在游牧人的威胁。来自锡尔河以北的塞克人使欧克拉提德斯不得不两面作战，以致没有能力去收复被帕提亚夺走的土地。

欧克拉提德斯似乎对游牧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面对米斯拉提德斯一世的公然挑衅，这位纯种希腊人“忍之再忍”；面对北方的塞克人，此君也是能退则退。等到反对自己的希腊主子时，欧克拉提德斯倒是劲头十足。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欧克拉提德斯最终战胜了主子德米特里，夺得了一部分德米特里在印度的领土。但此后却再也不能南进一步，于是巴克特里亚王国分为了“南北朝”。

欧克拉提德斯这个地道的希腊人，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纯正的希腊血统。他轻视巴克特里亚本地民族的传统，比其前人更加积极地推行希腊化政策。但是如前所述，在帕提亚王国的威胁面前，欧克拉提德斯表现得软弱无能，因此引起巴克特里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公元前156年，他从印度返回之后，便被自己的儿子刺杀了。

这位敢于弑父的逆子究竟是谁，史书没能给出关键注解。有的史学家推断是阿波洛多托斯。可能是遭了天谴，这个孽子在国王宝座上还没坐稳，他的兄弟赫里奥克里斯便打着为父报仇的“伟大旗帜”，成功发动了政变。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祚，最终在赫里奥克里斯的手里走向终结。

巴克特里亚王国存在的100余年，是中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巴

克特里亚的地理条件历来是很好的，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对发展农、牧业都极为有利。又因其处在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的汇合处，故商业也很兴盛。无论来自中国的丝绸，来自中亚、西伯利亚的黄金，来自印度的香料、象牙及从海上转运来的中国南方各地的特产，都要从这里转运到西方去。商队络绎，不绝于途。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巴克特里亚包括索格底亚纳地区迅速完成了城郭化。希腊征服者为殖民屯垦而兴建起来的城市一座接一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中亚的面貌。

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时期，由于兴建灌溉工程，农业相当发达。当时人称巴克特里亚为“真正的天堂。”巴克特里亚的农业在中亚确是比较先进的，这里居民的生活也较好。从考古发现的城村遗址看，人们住着土砖砌的房屋，通常一家会有几间住房和许多储藏室。手工业也很发达，制陶都用陶轮，陶器的纹饰多为几何形，或有表示豹与山羊的动物纹。巴克特里亚的农产品除粮食作物外，也以盛产葡萄而著名。

公元前2世纪中叶，一场民族风暴从中亚东部和北部地区席卷而来。塞克人和大月氏人接踵而至，结束了希腊人在中亚最后的奴役。

在中亚大地上，东方文明的强烈反击战即将打响。



第三章

今生：民族迁徙浪潮中意外立国

匈奴，一个令大宛心惊胆寒的宗主，也是大宛最应该感谢的大恩人。是他们推倒了民族大迁徙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他们把落魄的月氏人送到自己面前，逼着塞克人走向联合，在逃亡中意外建国。

一、推倒“多米诺骨牌”：首先感谢匈奴人

1. 秦击匈奴

在蒙古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北方草原上最早令人生畏的词汇，毫无疑问是“匈奴”。南宋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千古传唱，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说明匈奴曾经是中原人最为咬牙切齿的北方蛮族。虽然有学者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一篇伪作，但是从秦汉至今，匈奴民族一直被看作草原民族的最典型代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战国时期，匈奴人便以“胡人”之名广泛出现在汉文史料中。战国七雄的秦、燕、赵三国因处于中原北部，常常受到北方“胡人”的侵扰。由于匈奴被中原人称之为“胡”，因此在其居住地东西两边的两个

强大游牧集团便分别被称为“东胡”和“西胡”。此时，匈奴并没有兼并居住在燕赵之地的林胡、楼烦等部落，因此还未处在鼎盛时期。匈奴人所控制的土地也不算广大，主要在他们的勃兴之地内蒙古河套和大青山地区。

战国后期，匈奴对于中原的骚扰开始频繁起来，首当其冲的是赵国。自古燕赵多猛士，匈奴人对赵国的侵扰受到了赵人的坚决反击。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国家开始强盛，一方面参与中原角逐，另一方面还要抵御匈奴入侵，于是腹背受敌的赵人率先修筑了长城。

匈奴民族是秦汉时期游牧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环扣，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动了它便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战国时期的匈奴只是一个较为强大的游牧部落，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行国，还没有掌握草原霸权，但已经给中原各国造成足够的恐慌。

趁着秦国开始对关东六国发动最后的统一战争的机会，匈奴人占领了秦国所属的河套地区。

成功兼并了六国后的秦始皇渴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拼命派方士到处寻找不死药。有个燕地的方士叫卢生，被派去寻找不死药。但是不死药压根就不存在啊，卢生不是傻子，但是找不到又不能明说，于是编了个“仙书”献给秦始皇，说：“仙药找不到，但是遇到了神仙，给了我这本仙书。”

这仙书还真叫“仙书”，上面的字是古蝌蚪文。最后经过“翻译”，“仙书”中有句关键话，说是“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一看紧张万分，生怕自己打下的江山被“胡人”毁掉。他决定消除“胡患”，于是在公元前215年命令蒙恬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

蒙恬首先在陇西地区集合大军，紧接着便一路北上。大兵团行动在陌生的地区极易迷路，蒙恬命令随军民夫每隔十里就修筑亭障建立烽燧，以狼烟为号，相互衔接，不给匈奴人分割包围的机会。很快秦国大军到达了“河南地”（今宁夏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人连忙集中军队于黄河以北，与秦军隔河相对。

匈奴先头部队开始试探性地渡河。虽然蒙大将军骑兵数量有限，但是这难不倒他。蒙恬此次出击带来了相当数量的“重装战车”，战车体型高大，控制范围极广，上面安装了各式硬弓强弩。这种战车在野战中可以冲锋陷阵，为后面的步军打头阵；而在阵地战中可以排成方阵作为箭塔使用。

蒙恬发现匈奴人的先头部队有渡河倾向，便把重装战车集中在岸边构筑“阻击阵地”。很快，试图渡河的匈奴人便吃了大亏，对面的“箭塔”不停地放箭，他们被逼得不能出帐作战。

一直在密切关注战况的蒙恬灵机一动，他命令少量军队控制战车继续放箭吸引对岸的敌人，自己则将主力军队分作两路伺机渡河。匈奴人被对岸的战车队压得傻了眼，但是他们觉得秦军只是被动防御，箭总有射完的一天吧！

于是等到蒙恬的主力军队完全渡过黄河后，匈奴人竟然完全没有察觉，仍然固守大营。蒙恬一声令下，秦国大军便包围了这部分匈奴人。蒙恬亲自率军挥剑冲进匈奴军营，根本不给他们上马迎敌的时间，很快便全歼匈奴先头部队。之后，蒙恬留下一部分军队打扫战场，自己则马不停蹄地前往偷袭匈奴后续军营。匈奴的援军做了一定准备，但是没料到秦军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经过一场混战，匈奴人再次溃败，向北撤退。

初战告捷的蒙恬更加信心百倍，他一面命令民夫迅速在河套一带修筑工事，一面向秦始皇告捷。匈奴人吃了蒙恬的苦头后开始整顿军马，他们打算将秦军阻截在单于庭五百里之外。这边蒙恬认为大军劳师袭远，仅仅粮食一天就要消耗不少，虽然首战收获了不少牲畜，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大军原地停留在塞外，一旦被匈奴军队秘密南下切断粮道，就有覆灭的危险。于是蒙恬请求秦始皇下令再次出击，彻底打败匈奴主力。但是请战文书却像石沉大海一般没了下文，从咸阳的运粮队历经长途跋涉才到达河套，既危险又劳累。蒙恬从这些“京官”的口中得知，

秦始皇最近正忙着四处巡游呢，封禅泰山、驾临东海，好不快活。

蒙恬握有虎符可以出兵，但是忠心而谨慎的他决定继续等圣旨。转眼间到了公元前214年的春天，秦军的辎重消耗殆尽，蒙恬越发着急。长途进军利在速战速决，一旦拖延日久，士兵麻痹懈怠，士气也会受到影响啊！

就在蒙恬迫不得已，打算撤军南返时，秦始皇的命令到了！秦始皇命令蒙恬集中主力寻找匈奴主力一举击溃之。接到命令的蒙恬兴奋异常，事不宜迟，他立即要求军队进入战斗状态。

匈奴这边也集中了三部骑兵，打算在黄河西北岸的草原上和蒙恬决一死战。蒙恬一马当先，号召士兵为了人民和国家安危，只许进不许退。看到秦军士气高涨，将军勇猛，匈奴单于先心虚了，赶忙请萨满占卜吉凶，结果是“喜忧参半”。

这次战斗中，秦军再次发挥多兵种作战的优势，重装战车如同现代战争中的坦克集群一般在前面冲锋，一时间箭矢如雨。匈奴骑兵早已被吓破了胆，更何况事先蒙恬亲自翻山越岭察看过了地形，他命令秦军先抢占了战场上的唯一高地。俗话说：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在战车群开始冲锋后，蒙恬指挥步兵和骑兵从高地上冲下，从两翼包抄匈奴军队。匈奴主力被杀得人仰马翻，溃散草原。

蒙恬命令军队向北追击匈奴断后的军队，连续几场激战都以秦军获胜告终。遭受重创的匈奴军拼命向西北逃散，史书记“匈奴北溃达七百余里”。

公元前214年，彻底击败匈奴主力的蒙恬统率重兵移师上郡（今陕西榆林市境内），继续加强河套地区的防线。蒙恬率军在河套黄河以北（今内蒙古乌拉山一带），构筑了大量烽火台和城堡，作为黄河防线的前哨阵地。蒙恬击退匈奴给秦国北方带来了十几年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河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紧接着，蒙恬又受命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

东的万里长城。他将原燕、赵、秦三国长城加以修复并连为一体，史称“秦长城”。秦长城充分利用地形，依托天险，设置要塞，成为遏制匈奴骑兵南下的有效武器。

2. 冒顿单于

蒙恬击退匈奴之后，匈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头曼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北进夺取了漠北。但是匈奴依然是处在强邻包围之中，西边有强大的“西胡”月氏，东边有东胡部落联盟。月氏的势力在当时极其强大，周边的乌孙甚至匈奴北边的丁零、坚昆等部都受到其控制。

头曼单于是史料中有记载的第一位单于，他似乎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幸运的是，头曼单于有一个优秀的儿子，那就是冒顿。冒顿是头曼单于立的太子。后来，头曼单于有了新的阏氏（皇后），并越来越离不开她。不久，新阏氏为头曼生下了幼子。匈奴历来有子以母贵的传统，宠爱新阏氏的头曼单于看冒顿越来越不顺眼，于是动了“废冒顿而立爱阏氏之子”的念头。

冒顿单于自幼便能征善战，在部落里也很有威信，贸然废掉冒顿，头曼单于担心贵族们会有意见。正巧月氏自恃强大竟然要求匈奴贡献质子，头曼单于便心生一计，只是这个计策确实太过歹毒。头曼单于叫来了冒顿说：“冒顿你是大匈奴的储君，现在大月氏强大要求我们派王子去当人质，思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冒顿倒是响当当立即回答说：“请父亲放心，我愿意前去，这样可以探听月氏人的虚实，我们大匈奴也可以便宜行事。”头曼单于一听心里既高兴，又有些心痛。管不了那么多了，谁让这位大单于是如此喜欢新阏氏呢！

没想到冒顿单于当人质没多久，头曼单于竟然率领军队突然进攻月氏人。月氏人大怒，便要杀了冒顿作为报复。幸亏冒顿机灵，趁夜偷了一匹快马，向东狂奔而去，逃回了匈奴。经历了一场恐慌后，冒顿才明

白这是自己老爹借刀杀人的阴谋。

头曼单于发现冒顿竟然能够活着回来，心想这小子看来有昆仑神（匈奴信奉的神灵）保护啊，便逐渐打消了加害冒顿的想法。

历经磨难的冒顿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冷酷成熟的男人，头曼看在眼里，便让他指挥一万名骑兵。此时的冒顿对自己的父亲恨到了极点，他决定韬光养晦秘密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让掌控的士兵能够忠于自己并令行禁止，冒顿制作了一种射出去后会发出响声的箭，叫作“鸣镝”，开始训练自己的部下统一行动。此时聪明的冒顿已经知道了训练这些野蛮的部落人民的重要性，他要打破部民们各自为战的根深蒂固的旧习，使他们能够绝对服从统帅的命令。

冒顿向士兵们下令说：“凡是我的鸣镝射击的目标，你们必须跟着射击。不射者斩！”在围猎鸟兽时，冒顿射出了鸣镝，有的士兵吊儿郎当竟然不跟着射击，冒顿便毫不留情地立即将他们斩首，士兵们立即胆寒。接着冒顿又用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部下一看是冒顿的坐骑便又出现了不敢射的，冒顿照例又把不射箭的部下杀了。过了些日子，冒顿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当靶子，用鸣镝把她射死了。部下们一时不知所措，冒顿便又把这些人杀了。

最后的终极考验发生在外出围猎的时候。冒顿又把鸣镝射向了头曼单于的坐骑，这次部下没人再敢抗拒他的命令了，纷纷把箭射向了单于的坐骑。就这样，冒顿训练出了一支纪律严明又能为他所用的军队。冒顿需要的是一个机会。

耐心等待之后，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秋，又是一个狩猎的好日子，冒顿率领部下跟随头曼单于一起出猎，他一直不离单于左右。突然前面蹦出一只白狼，兴奋的头曼跨前几步，弯弓搭箭，要射白狼。冒顿见此机会，也把鸣镝按在弦上，用力拉满弓，箭却对准了父亲头曼。

一声刺耳的呼啸声划过，头曼单于中箭，身体僵在了马上。已经形

成惯性的部下见冒顿如此，纷纷发箭射向头曼。可怜的头曼单于被乱箭射成了筛子，一命呜呼。

成功杀死父亲的冒顿立刻引兵回帐，把后母“阏氏”、小兄弟和不听从自己命令的大臣全部杀掉，自立为单于。这便是历史上的“冒顿单于”。冒顿即位之时正当壮年，加之本身英明神武，匈奴诸部很快便团结在一起开始走向强盛。

冒顿单于即位初期便开始了集权改革，建立起了完整的政治组织。在冒顿单于之前匈奴人只有最简单的部落组织，冒顿却施行了一套精密的官制：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人谓贤者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统率万余骑，小者统领数千，总共分24长；这些大臣皆为世袭，已经开始带有地方分权的封建性；左贤王居东方，右贤王居西方，单于则直接统治中部，由左右骨都侯辅佐。

设立了完善的官制已经使匈奴有了强大行国的雏形，剩下的事情就是向外扩张了。冒顿将帝国的大本营迁到了杭爱山南端的“龙城”，那里即是后来的哈喇和林，也是后世蒙古帝国政治中心所在地。冒顿单于是个极精明的君主，他清醒地认识到匈奴此时所处的环境依然凶险，必须冷静对待。

匈奴的竞争对手们很快开始发难了，最先站出来的是东胡。东胡听说了冒顿是杀死自己父亲篡位的，便想当然地认为匈奴必当会发生骚乱。于是东胡决定趁火打劫，派出了使者对冒顿说：“听说头曼单于有匹千里马，希望能够送给我们首领”。冒顿就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都说：“千里马是国宝，怎么可以送给别国呢。”没想到冒顿竟然说：“和人家是友好邻邦，怎么能吝惜一匹马呢？”于是便把千里马送给了东胡。没想到东胡竟然认为冒顿是惧怕他们，竟然得寸进尺提出想要得到他的阏氏。冒顿单于照例和群臣们商量，大臣们都愤怒地说：“东胡

无理，竟然索要阏氏，请您派兵攻打他们。”冒顿听了，笑笑说：“咱们和东胡是友好邻邦，怎么可以小气到舍不得一个女子？”于是冒顿又把自己的一位阏氏送给了东胡王。

东胡这边得到单于阏氏后愈发骄横起来，耻笑冒顿单于胆小如鼠，并想向西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无人居住，双方各自在边界地区建立了哨卡。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的缓冲空地，无人居住，我们想占有它。”冒顿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认为这是荒弃之地，给或不给都可以。可是这回冒顿却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给别人呢？”接着便把主张给东胡土地的大臣都杀了。

很快，冒顿便发兵袭击东胡，并下令：士兵中凡后退的，皆斩。东胡早先轻视匈奴，并无防备。等到冒顿引兵来犯，东胡军队傻了眼。这场战争中匈奴轻松取胜，消灭了东胡王，并且掳掠了他的人民和牲畜，大大增强了匈奴帝国的实力。

返国途中，冒顿又挟灭东胡之威发兵袭击占据了蒙古高原西部的月氏人。月氏人擅长使用刀剑，战斗力极为强悍。可是在冒顿的时代中，还处于原始氏族状态的月氏民族难以抵挡已形成国家合力的匈奴进犯。经过残酷之极的血战后，月氏大败，被迫放弃水草丰美的蒙古高原向西迁徙。

获胜后的冒顿马不停蹄地向东南进军，攻破楼烦和白羊部落，将两族首领河南王俘获。白羊是匈奴分支，此战可以算是匈奴内部的兼并战争。

很快，冒顿又降服了高原北部的浑邪、屈射、丁零、坚昆、薪犁等族。紧接着，匈奴兵锋南指，侵犯中原的燕、代两郡，把秦始皇从匈奴手中夺走的故土全部收复，进而又占领了长城以北的全部地区。

面对一连串耀眼的军事胜利，匈奴各部贵族全被慑服，纷纷“以冒顿单于为贤”，不敢再有丝毫反抗。

月氏人被打得大败，仓皇撤回了根据地河西走廊。这是匈奴对月氏人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迫使他们放弃了对蒙古高原西部的控制。匈奴军的兵锋直指燕、代地区。这时的刘邦与项羽正相持不下，中原地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无暇北顾，因此匈奴势力得到了空前壮大，据说冒顿手下有能弯弓射箭的士卒达三十多万，称雄于大漠南北。

西汉平定中原不久，汉高祖刘邦为加强边防，调韩王信去代郡，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匈奴大举进攻马邑，迫使韩王信投降了。于是匈奴引兵向南，越过句注山，直攻晋阳城（今山西太原西南），严重威胁西汉的统治。

公元前200年，鉴于边境危机，刘邦决定亲征匈奴。时逢冬季，风雪交加，奇寒无比，有1/5的士兵冻掉了手指。狡猾的冒顿单于佯装败北，以老弱病残之兵断后，引诱汉兵追赶，而自己却跟随主力军队待机而动。刘邦果然上当，亲自率领32万汉军向北追击匈奴。刘邦率领先头军队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但是其余的军队却被甩在了后面。冒顿单于抓住机会派遣精骑将轻率冒进的刘邦围困在了平城东面的白登山。

被包围的汉军连续7天7夜得不到军粮接济，饥寒交迫，情势十分危急。幸好刘邦这个人知人善用，身边还带着善出妙计的陈平。陈平出了自己宦海生涯最重要的一个主意：暗中派使者贿赂冒顿的阏氏。使者按照陈平的授意对阏氏说："我主正准备送厚礼与单于，其中有两名年轻貌美的汉族女子，您认为是您漂亮，还是汉族女子漂亮？单于有了更漂亮的女人，还会宠爱您吗？"

听了这话的阏氏担心自己的地位动摇，便到冒顿那里吹枕头风说："两主不应相困。现在即使得到了汉朝土地，单于您也终究不能住在那里。况且汉王自有神灵保佑，请单于您仔细考虑。"冒顿原本和韩王信的大将王黄、赵利相约共灭汉王，可二人的军队迟迟未到，冒顿便怀疑

他们可能和汉军有密谋，于是就听取了阏氏的话，放开包围圈的一角。

高祖刘邦下令所有士兵都拉满弓向外，从匈奴解开的一角直冲而出，终于和大军会合。冒顿这时已引兵离去，虚惊一场的刘邦也领兵撤回长安。

其后冒顿常联合汉朝叛将，引兵侵扰边地，使得汉王深感忧虑。当时西汉刚刚经历长期战争，国力虚弱，于是高祖便派宗室刘敬前去缔结姻约，奉送皇族女儿冒称公主去做单于的阏氏，每年还给一定数量的丝棉、绸绢、酒米食物，汉匈结为兄弟之国。这样，冒顿才稍稍停止侵扰。

无论如何，冒顿与刘邦的全面较量落下了帷幕，而远嫁草原的汉朝公主的命运也极少有人关心。这些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公主们在草原上日夜悲叹："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汉公主在匈奴长寿的不多，往往由于饮食不惯，水土不服而早早去世。和亲政策规定，公主死后要立即派出替补人员，于是又有一位宗室少女踏上不归路。在冒顿时期，先后嫁往匈奴的汉朝公主多达五位，可见塞外世界的苍茫草原对汉家女子是何等的残酷！

短暂停止对汉朝的侵扰这段时间里，冒顿单于也没闲着，公元前176年，冒顿第二次西征月氏人。此时的月氏虽然退到了河西走廊，但是仍然控制着乌孙以及楼兰等西域小国。一场对西域控制权的争夺战展开了，这次月氏人依然没能扭转颓势，匈奴人再次取胜。至此，匈奴控制了包括月氏、乌孙、楼兰等西域小邦。

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西部及北部各游牧民族是一个有趣的链条，其中匈奴和月氏无疑是最重要的两环。而两者的战争则引起了中国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民族大迁徙。公元前174年，把匈奴帝国带向顶峰的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继位，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继续奉行向西发展的大战略，继位没多久便再次征讨月氏。

事实证明，正是这次讨伐造成了亚洲民族的大迁徙，匈奴人和月氏人共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老上单于这一次彻底打垮了月氏人，他杀了月氏王，并且像塞克人一样把月氏王的头做成饮酒的器皿。大部分月氏人被迫离开了河西走廊西迁，称“大月氏”，少部分留居原地和羌人杂居而被称为“小月氏”。

伊犁河流域是大月氏人西迁的第一站，这里是塞克人中的伊赛多涅斯部落联盟的游牧地。大月氏人虽然被匈奴打得溃不成军，但其拼命争取生存的情势，却使得他们在伊犁河流域的这些塞克人面前表现得势不可挡。

你追我赶互相争夺地盘的残酷运动在亚洲高原上展开了，伊犁河流域的塞克人将何去何从呢？在随后的日子里，悲惨的月氏人能否走上复兴之路？

二、衰神降临：涅槃重生的大月氏

1. 乌孙复兴

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人的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毫无疑问是致命的。月氏人在这一次战争中失去了河西走廊的霸主地位，游牧领地也大大缩减了。为了扩大在河西走廊的领地，月氏人只能对周边的民族下手，首选是乌孙。

乌孙和月氏都生活在河西走廊，乌孙在西而月氏在东，月氏强大而乌孙弱小。乌孙曾经是月氏的属部，但是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第二次征讨月氏时，匈奴人从月氏人手里取得了对乌孙部落的控制权，月氏人从此孤立无援。

月氏不敢对抗匈奴却对投靠匈奴的乌孙气愤异常，于是向乌孙人提出了领地要求。此时的乌孙已经成为了匈奴的属部，被月氏人压迫的景象还历历在目，于是很自然地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

此时，月氏人东有匈奴步步逼近，西有乌孙阻其发展，真是处在不

是生存就是死亡的境地。月氏人自认为惹不起强大的匈奴，对付小小乌孙还是有把握的。于是遭受匈奴第二次打击后的月氏对乌孙发动了突袭。

乌孙当时的昆莫（“昆莫”是当时乌孙王的称号，或者说是王号）叫难兜靡，可怜国弱被人欺，难兜靡倒是率军做了抵抗，但抵抗的结果是“身死国灭”，难兜靡被杀，大月氏占领了乌孙的领地。乌孙人民为了避祸都逃到匈奴去了。俗话说的好：“斩草要除根”，可惜月氏人放过了一个怀孕的女人。这个女人非同小可，她可是难兜靡的夫人。

不久，一个遗腹子降生了。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女人怎么能抚养孩子呢？常言道 “危难方显忠臣本色”，忠诚的大臣傅父布就翕侯（“傅父”是保护人的意思，“布就”是名字，“翕侯”是官职）关键时刻负起了这个责任。布就一个大男人照顾一个婴儿也挺不容易的，为了寻找食物，他把孩子藏在草丛中，等返回时却发觉有母狼喂奶，乌鸦也叼着肉在一旁飞翔。惊讶无比的布就越发认定婴儿是天神降生，历经磨难把他安全带到了匈奴。

来到匈奴后，布就绘声绘色地向冒顿讲述了这个婴儿的神奇，单于很欣喜，答应抚养这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后来乌孙的中兴之主猎骄靡。后来猎骄靡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深受匈奴尚武文化熏陶，英勇善战。继任的老上单于更像猎骄靡的兄长，他看到“弟弟”这么有本事而且对自己还挺忠心，便收罗乌孙的民众重新交由其指挥。

此时的月氏人历经冒顿、老上父子的三次打击已经西迁到了伊犁河流域。原本游牧在伊犁河草原的是塞克人的四个部落，阿息（Asioi）、伽色尼（Gasiani）、吐火罗（Tocharoi）和塞伽罗（Sakarauloi），对他们来说月氏人就像天外来客。四部塞克人照例是做了一些抵抗的，但是大月氏人成了赢家，他们终于可以有个稳定的家了。

大月氏人是有了居所，而四个部落的塞克人却成了流浪儿，于是他们也向西边找食吃。这些塞克人先是西奔到了锡尔河北部，那里的主要

居民也是塞克人，于是两方面的塞克人合流了。这样一来，东部塞克人的实力大大增强，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占据锡尔河北部，他们要发展。从伊犁河流域西迁的四部塞克人中的吐火罗部落最先渡过了锡尔河南下，于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一群野蛮的游牧人，他们到处抢掠，像一群饿狼。

看到吐火罗部落吃香喝辣的之后，停留在锡尔河以北的塞克同胞们也开始追随他们的脚步南下。此时已经虚弱不堪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无力抵抗这群游牧人的进攻，塞克人很快便完全占领了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纳、花剌子模等地。巴克特里亚王国被迫退居阿姆河以南苟延残喘。

不要认为游牧民族不需要安定，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人们都渴望和平，渴望安定幸福的生活。被赶到了“河间之地”的塞克居民终于凭借实力争取来了安定的日子，但是民族间的压榨似乎并没有结束。

迁居到了伊犁河流域的月氏人虽然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但已经掌握了乌孙部民的猎骄靡已将乌孙发展成了比较强大的民族。公元前161年左右，猎骄靡主动向匈奴老上单于请战，希望能够为父亲报仇。但是老上单于此时处在统治末期而且志得意满，每年都能从汉朝得到很多实惠，对于月氏已不再重视，于是他并没有批准猎骄靡的行动。作为安抚，老上单于再次重申了猎骄靡对乌孙部众的指挥权，当然不排除老奸巨猾的他对猎骄靡的发展有所顾忌，避免养虎为患。

公元前161年，老上单于在一场宴会之后追随自己的父亲魂归天国。冒顿、老上父子两代将匈奴帝国带上了顶峰，他们实际控制的地区甚至已经超过了中原的西汉王朝。老上单于死后，其子继位，就是“军臣单于”。军臣单于是个典型的匈奴人，特点就是不讲道理，不守信用。不过相对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军臣显得有点头脑简单。

公元前148年左右，乌孙昆莫猎骄靡已经30岁，可谓正值壮年。这一次，他再次向军臣单于请战，希望能够为父亲报仇，向月氏人讨还血债。军臣单于没有老爹想得那样周到，不假思索就同意了猎骄靡的请求，还支援了上万匈奴精骑。

又一场引发民族连环迁徙的战争箭在弦上，中亚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此次对大月氏的战争不仅仅是猎骄靡的血亲复仇，更是乌孙复兴之路上最重要的一步。在这一战中，乌孙人一雪前耻，大败大月氏。在挥刀成林射箭如雨之后，战场终于沉寂下来，可怜的大月氏人再次离开了居住不久的伊犁河草原，一路西奔。

此战也是猎骄靡真正的加冕仪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这片草原后，他有了发展的根据地。不久，乌孙的骑兵就开始东征西讨，整个谢米列契（哈萨克语“七河”之意。包括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南到准噶尔山脉的广大地区）逐渐尽入其手。

强大起来的猎骄靡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已经不愿意一直当匈奴的奴仆。军臣单于天真地认为赶走了月氏，匈奴就能在西域获得完全的统治，他希望猎骄靡能够为匈奴统治西域提供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把猎骄靡当作了匈奴在西域的代理人。军臣单于在位时期，可以说一方面守住了祖、父两代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也从西汉取得了更大的实惠。

公元前126年（西汉元朔三年），敲诈了西汉王朝一辈子的军臣单于驾崩了。按照规矩，作为属国的乌孙昆莫应该前往单于庭，但是猎骄靡并没有去。刚刚打败军臣单于太子于单登上王位的伊稚斜单于是军臣单于的弟弟。伊稚斜装样子为自己的哥哥举行葬礼，他赫然发现受匈奴控制的各个部落和国家都前来祝贺，却唯独少了乌孙！

这件事情彻底激怒了刚刚上位的伊稚斜，小小乌孙是靠大匈奴才有了今天，现在却敢于冒犯大匈奴的权威！伊稚斜单于迅速召集群臣开

会，贵族们也觉得乌孙的行为确实不厚道，是忘恩负义，必须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教训。

大家的意见引得伊稚斜单于更加愤怒异常，发誓要踏平乌孙。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匈奴大臣都没脑子、没远见啊！服侍了老上、军臣两代单于的智囊——中行说就持保留意见。伊稚斜单于想到老爹和兄长在位时经常说过的，有事没事都要多听听中行说这个汉人的意见，他是最狡猾的，鬼点子也最多。于是好容易冷静下来的伊稚斜单于要大家都退下，唯独留下了中行说。

伊稚斜就发问了："先生刚才为何不说话呢？"中行说回答道："奴才不敢出那种馊主意啊！乌孙现在是翅膀硬了，取得了大片草原，能征战的士兵已达十余万；我们现在派兵少解决不了乌孙问题，派兵多呢，说不定汉家那边就会威胁我们的边境；再者说如果我们真的把乌孙打急了，万一猎骄靡那小子和汉家联合起来，那可是大大不妙，所以请主子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伊稚斜单于的脑子哪考虑得了这么多问题啊，换句话说，伊稚斜就是个打铁的，让这家伙去绣花明显行不通啊。于是伊稚斜单于不耐烦地说："你们汉人就是想的太多。不就是对付个乌孙吗，哪有这么多事情啊！"自己好歹一个匈奴单于，还能比不上一个汉朝来的阉人！好了，就这么定了，伊稚斜单于决定亲征乌孙。

那边厢猎骄靡早就铁了心要独立，已经把部民集合起来要为独立而战。伊稚斜派遣了一支轻骑前去偷袭乌孙的营地，没想到猎骄靡早有防备，在营寨周围伏下了精兵，匈奴骑兵全部覆灭。

败报传来，伊稚斜一边庆幸自己没有亲率先头军队前去，一边发誓要全军出动报仇雪恨。中行说赶忙来劝阻，这次他放聪明了，知道分析形势的话伊稚斜是听不进去的，便从其他方面入手。中行说说："大单于啊，打乌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猎骄靡是天神下凡啊，您看他那身世，这可不是假的啊！"伊稚斜单于再怒发冲冠也顶不住这么一句，因

为匈奴人是极其迷信的，战争失败了多半要追到神不保佑上面。

伊稚斜赶忙命令萨满来算上一卦，结果也说征讨乌孙神灵和祖先都不支持。这样一来，伊稚斜单于不敢再对受上天眷顾的猎骄靡兴起刀兵了。不久之后，强大起来的西汉王朝对匈奴展开了反击，被汉人视为“汉奸”而被匈奴人看作“智囊”的中行说在伊稚斜登位没几年就病死了。匈奴帝国开始有些控制不了局面了。

猎骄靡厉兵秣马，努力训练士卒，并定都“赤谷城”，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康庄大道。逃奔到了锡尔河北部的大月氏人越发觉得东边的乌孙是个巨大的威胁，在锡尔河北部休养了约七年之后，公元前141年左右，自觉无力抵抗的大月氏人再次选择了南下，其实就是逃跑。

2. 大月氏与大夏的较量

渡过了锡尔河的月氏人和被月氏人一路追赶的塞克人在河间之地再次展开了争夺。就像食物链一样，匈奴人和乌孙人是月氏人的克星，而月氏人恰好是塞克人的克星。河间一战塞克人又败了，月氏人心满意足地占据了这里。

被追得无地可藏的塞克人只有南渡阿姆河一条路可走，恰好公元前141年已经龟缩在阿姆河南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再次发生了激烈的内争。但是塞克人内部也产生了分歧，这群塞克人的主导部落是吐火罗，他们极力主张迅速南下消灭希腊人。而一部分伽色尼人则想念位于东方的家乡，他们要求顺着锡尔河东进，希望能返回东方。很自然的，这些塞克人兵分两路，大部分在吐火罗部落的带领下渡过了阿姆河向南进发，剩下的塞克人则重新踏上了东归之路。

公元前141年左右，以吐火罗部落为主导的塞克人在渡过阿姆河后和巴克特里亚军队展开了最后的厮杀。危急时刻，巴克特里亚希望帕提亚人能拉自己一把，但是同样属于塞克人的帕提亚王国站在了自己人一边。孤立无援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最终被灭了，塞克人在这个希腊王国的

故地上建立了“吐火罗王国”，也就是汉文史料里提到的“大夏”。因为吐火罗人在当地的统治，所以阿姆河以南地区也被后人称为“吐火罗斯坦”。

吐火罗王国由于是由多个塞克人部落建立的，所以中央集权性并不强，各个部落在国家里都有着相当的自治权。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的原因。

迁居到了阿姆河以南地区的塞克人受到当地生活环境和民俗影响逐渐地失去了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由于巴克特里亚地区早已经过多年希腊化、城郭化的演进，人民安于定居生活，不愿作战。加之塞克人部落各自为战，很快月氏人隔河向吐火罗国发出了挑战。月氏人频频发出渡河的威胁使得被打怕了的塞克人不知所措，这种不置可否的做法令月氏人失去了耐心。

公元前130年左右，月氏人终于再次选择南下进攻吐火罗国。吐火罗国虽然民众甚多达百余万，却并不善战，很快便选择了臣服。《史记》上记载：“大夏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徙，攻败之。”记载的就是月氏人征服吐火罗国这件事。

大月氏在中亚的重新崛起是改变中亚局面的大事件。月氏人有效地控制了塞克人，但是有趣的是月氏人的王庭始终驻留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对于阿姆河以南的城郭地区只采取了羁縻统治。控制了塞克人建立的“大夏”之后，大月氏国的控弦之士已达二十万人，俨然是中亚第一强国。大月氏人的生活越发稳定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经千辛万苦的张骞虽然到达了这里，并提出和月氏联合共同对抗匈奴的建议，却遭到了国王的婉言拒绝。大月氏人几经辗转终于可以安定地过日子了，匈奴人、乌孙人相距十分遥远，干吗拿生命做赌注去帮助毫不相干的大汉王朝?

由塞克人建立的大夏处在很不利的局面中，月氏人是他们的天敌，他们只能面北称臣。曾经帮助吐火罗等部落驱赶希腊人的帕提亚阿尔萨

西斯王朝也时常来敲诈大夏。由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王族欧提德莫斯二世仍然据守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喀布尔谷地，时时准备复国，帕提亚王国于是以帮助吐火罗人打击巴克特里亚余孽为借口不断地要钱要粮。

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帕提亚王国和大夏国军队终于占领了喀布尔地区，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最后的统治宣告结束。但是帕提亚王国蛮横地将这片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统治，大夏国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叶，随着大月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封建观念开始出现了。月氏人渴望真正地统治巴克特里亚地区，恰好大夏国多次向宗主国求助，因为帕提亚王国一直在欺负塞克人。但是月氏人顾及到阿尔萨西斯王朝实力雄厚，公然对抗对手并无绝对获胜的把握。

在这关键的时候，公元前58—前57年，帕提亚阿尔萨西斯王朝发生了惊天剧变，国王弗拉特三世被自己的一群逆子合力给宰了。接着为了争夺王位，这群逆子们又开始了互相残杀，贵族和大臣们也分成几派。在内讧中，帕提亚王国迅速走上了下坡路，欧洲大陆上新崛起的罗马帝国也开始向东蚕食帕提亚王国的领土。

月氏人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以保护大夏国为名，突然南渡阿姆河，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也宣告了大夏国的终结。月氏人将塞克人编入军队，宣布定都“蓝氏城”。之后，月氏人在巴克特里亚地区采取了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度，把大夏分为了若干封国，由大月氏统治者的子弟分别统治。这些封建主，被称为翕侯。《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在大夏故地分封的翕侯数量为五个，即：以和墨城为统治中心的休密翕侯，统治双靡城的双靡翕侯，统辖护澡城地区的贵霜翕侯，驻守薄茅城的肸顿翕侯以及统治高附城的高附翕侯。

而范晔编纂的《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中则说五个翕侯分别是休密、双靡、贵霜、肸顿和都密，范晔不仅把高附单列出来为一个国

家，而且他认为高附是当时一个独立的大国，位于大月氏国西南，是大月氏尚未征服的国家。考虑到范晔的《后汉书》“出版”较晚，可搜集的资料更为丰富，而且对班固的《汉书》进行了审查，所以范晔的说法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以上的五个“翕侯”虽然是月氏人，但是他们却统领着包含大量的塞克人的大夏土著。在当地文化影响下，大月氏人逐渐被土著化。进军阿姆河以南后，大月氏国的统治重心也逐渐南移。五翕侯时期，月氏人占据的地区大体上包括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汗河流域，瓦赫旭河流域和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索格底亚纳地区的北边部分也被“半免费”送给了康居，条件是康居人要每年向大月氏国缴纳一定的赋税。

五个翕侯更像是五个独立的邦国，互相之间联系不大，关起大门来自己谋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月氏民族和当地希腊后裔以及南迁的塞克人逐渐融合，慢慢形成了新的复杂民族群体。五个翕侯虽然有些竞争，但是基本上和睦相处了50余年，这使月氏统治上层保持了团结，月氏人在新占据的地区维持了安定，经济一片繁荣。

大约到了公元1世纪，关起门来求发展的五大翕侯统治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实力的不平均是很可怕的，有了强大和弱小，就有了对比，就会发生心理的不平衡：凭什么“那小子”明明比我弱还占有着那样大的地盘？于是五翕侯之间爆发了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最终统治着伽色尼塞克人的贵霜（“贵霜”是“伽色尼”的变音）翕侯在混战中连战连捷，逐个消灭了另外四个翕侯的势力，统一了大月氏，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贵霜帝国”。

3. 贵霜帝国

欧美国家对于贵霜帝国起初是很陌生的，对于这个强大帝国的了解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史料记载。在汉文史料记载中，贵霜帝国出现的第一

位王叫作“丘就却”，正是他攻灭了其余四个翕侯，并自称为王，国号“贵霜”。

1980年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30多公里处的塔克西拉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正是这座遗址的发掘引发了全世界对贵霜王朝的又一个研究热潮。在这座古城遗址中保留了很多佛教遗存，经过考证大多数均属于贵霜帝国时期，尤其以丘就却去世同年建成的转轮王葬塔最为引人瞩目。在塔克西拉遗址附近发现的西尔卡普出土了大量钱币，上面均有“Kujūla Kadphises”字样，学术界也已经认定了丘就却就是钱币上的“Kujūla Kadphises”。

丘就却信奉佛教，他发行的钱币上刻有佛像，且有佉卢文的铭文。钱币铭文把丘就却称为“正法之保护者”，其称号是：Yavugasa（大概相当于突厥的“叶护”）。现在考古发现最早的带有大王称号的丘就却钱币，是公元38年的，说明丘就却正式称王的时间应该在公元38年或者更早一些。

此后，丘就却又率军南下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克什米尔地区，并定都在高附城（今喀布尔）。由于高附地区是中亚、西亚通往印度的交通要冲，在贵霜帝国征服这一地区之前，高附地区的控制权已几经易手。起初是巴克特里亚王国。当公元前135年前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遭到吐火罗等塞克部落的入侵时，国王赫里奥克里斯退往兴都库什山以南，以高附地区作为自己新的统治中心。由于吐火罗王国的继续入侵，继承赫里奥克里斯的安提阿勒西达斯只能将统治中心从高附转移到呾叉始罗（Taxila，即今天的塔克西拉）。到了阿舍比乌斯在位时期，希腊人对高附地区彻底失去了控制，从罽宾方面南下的塞克人首领毛伊斯短暂统治了这一地区。

高附地区地处多种势力和多个民族交叉点上，希腊人代表的旧势力不愿意退出舞台，月氏人和塞克人代表的新势力又势在必得。此后，天竺的希腊王赫尔马欧斯一度取代塞克人而统治高附。帕提亚王国旋即将

这一地区征服，最终丘就却从帕提亚王国手里夺得了这里。

史学界的另外一种说法是，丘就却在攻占高附时曾经得到来自天竺的希腊王赫尔马欧斯的支持和协助。后者也想通过与丘就却的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摆脱对安息人的依附地位。当地曾发现一种钱币，一面铸赫尔马欧斯之名，另一面铸丘就却之名，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位希腊王似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同丘就却共同统治着高附。但丘就却在取得高附以后，不久就把赫尔马欧斯踹开，独享利益。

丘就却还征服了濮达（即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帕洛帕米萨代）和罽宾。罽宾的争夺极其血腥，直到公元52年丘就却才最终征服了这一地区的塞克人，此后，志得意满的丘就却采用了“诸王之王”的称号。

贵霜帝国的历史研究领域，钱币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根据对丘就却发行的钱币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位贵霜王的活动，主要是在公元1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丘就却钱币发行的范围遍及于西北印度，特别是犍陀罗地区。仅在呾叉始罗，就发现2.5万余枚。这些钱币受当时罗马钱的影响很大，不仅版式、大小相仿，甚至重量也大致相等，只是背面是丘就却的头像，而钱上的佉卢铭文则说明印度文化对贵霜帝国的影响。

贵霜帝国的开国之君丘就却十分长寿，据说活到了80多岁，大约在公元75年去世。但是丘就却一生征战竟没顾得上多留些子嗣，直到晚年才抱上了儿子。因此丘就却80多岁去世时，他的儿子阎膏珍尚处在幼年，无法亲政。于是贵霜帝国在这一段时间处于无王的状态，由自称为“伟大救世主”（Soter Megas）的贵族领袖代理政务。由于这位贵族领袖执政时期汉文史料并没有记载其姓名，研究者只好称他是“无名王”。

在“无名王”统治时期，贵霜帝国继续发展，向西扩张到了赫拉特，完全收回了河间之地，并且继续对康居和大宛等国进行羁縻统治。正是“无名王”为阎膏珍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名王”时期，贵霜帝国和当时的东汉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而

且还曾经派兵协助班超平定车师和疏勒两国的叛乱。可能正是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这位“无名王”曾经于公元90年派遣使者要求东汉皇室将一位公主嫁给自己。但是东汉王朝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无名王”顿觉自己面子受损，竟然派遣副王谢率领7万军队，越过葱岭进攻驻守西域的班超。

当时班超屯兵驻守在疏勒，所属的军队很少，但是他早已成竹在胸。他对军士说：“贵霜国的军队虽然很多，但从数千里之外翻越葱岭前来，又没有运输工具，有何可惧？我们只需要收谷坚守，贵霜军就会因饥饿穷困而投降。不过数十日就可决定胜负。”

贵霜副王谢向班超进攻，一时不下，就四处抢劫。但是由于西域各国都施行坚壁清野的策略，贵霜军队一无所得。远道而来的贵霜军队由于战线过长，很快军粮接济不上，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局面。班超估计贵霜军队的粮食快要吃完了，一定会去向龟兹求援，便派了数百名士兵拦截东去的道路。贵霜人果然派了使者带上金银珠宝前往龟兹，结果被班超埋伏的士兵围歼，并将使者的首级送给副王谢。贵霜人大惊，向班超请罪，并提出议和。班超表现了东汉王朝的大度，同意和议，主动放贵霜军队安全撤回。

公元102年，阎膏珍正式登位。继位后的阎膏珍向旁遮普地区进发，在战胜当地的希腊统治者后，阎膏珍任命了一位“西郡太守”镇守这一地区，从而将贵霜帝国的统治扩展到旁遮普、印度河流域。至此，贵霜帝国疆域基本上以兴都库什山南北为中心，北自锡尔河，南达阿拉伯海，东抵克什米尔，西到伊朗高原东部。

阎膏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除了军事扩张外，经济上他还实行币制改革。他除继续发行铜币以外，还成为贵霜历史上第一个发行金币的君主。其铸币所用的黄金，主要从罗马帝国输入。阎膏珍发行的金币，比当时的罗马金币还要大一倍。

阎膏珍在位20余年后病逝。之后，月氏贵族迦腻色迦（Kaniska）家族崛起取代了丘就却家族，开始垄断贵霜王位。这个家族的第一位王是迦腻色迦。阎膏珍虽然是迦腻色迦的前任贵霜王，但是近年学者研究认为在两人之间有一个短暂的间隔，迦腻色迦并非从阎膏珍那里直接继承了贵霜的王位，而是经过了宫廷政变。

迦腻色迦即位后就作出了一件惊人之举，他创造了自己的新的纪年法。这一纪年持续使用了98年。迦腻色迦自创纪年，表示自己要开创贵霜帝国的新纪元。事实证明迦腻色迦绝非浪得虚名，他励精图治，把贵霜帝国带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迦腻色迦把恒河上游地区纳入帝国统治，之后又亲征花剌子模国取得辉煌胜利，帝国人口达到100万，拥有精兵20余万。难怪唐玄奘西天取经之时当地依然在流传迦腻色迦王的事迹。当时，葱岭以东地区直到河西走廊，各小国一度都向贵霜帝国派送质子。

《后汉书·西域传》就记载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20年），疏勒王安国的舅父臣磐曾经被送到了贵霜做质子，后来迦腻色迦夺位成功后，臣磐得到了赏识。安国死后，无子继承王位，由其母摄政。她与疏勒贵族共扶立臣磐胞弟的儿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在贵霜听到这个消息，便向迦腻色迦请求说："疏勒王安国没有儿子，而他的族人又很微弱。如果立其母亲家族中的人为王，那我是遗腹的叔父，我比遗腹更有资格继承王位。"于是，迦腻色迦果断派兵把臣磐送回疏勒。疏勒人以前很尊敬臣磐，又忌惮贵霜帝国的军威，便共同夺回东汉王朝授给遗腹的印绶，交给臣磐，立他为疏勒王。这说明在东汉中晚期对西域控制不力时，贵霜帝国的势力一度到达了南疆地区。130年，即位不久的臣磐同时向东汉和贵霜帝国都遣送了侍子。132年，东汉敦煌太守徐由还曾派臣磐去协助镇压于阗的叛乱。

迦腻色迦对贵霜帝国的另一贡献是将首都迁到白沙瓦，使得贵霜帝国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在恒河上游的马土腊曾发现迦腻色迦的

雕像，其上刻有他的名字，身穿游牧人的服装，手执宝剑，可惜上身已毁，但仍然尽显英武帝王的气概。在那个时期，贵霜帝国已经可以和汉王朝、帕提亚阿尔萨西斯王朝以及罗马帝国并称世界四大强国。

迦腻色迦醉心于各种宗教，将希腊、波斯等宗教的神像都雕刻在了钱币上。但是从中年开始，迦腻色迦皈依了佛教，佛像也取代了其他一切宗教神像的位置在迦腻色迦晚期的钱币上单独出现。迦腻色迦的事迹在汉文史料里记载极少，反而是一些佛教典籍对其不吝笔墨。佛教书籍《杂宝藏经》就说迦腻色迦因为一生东征西讨，杀了三亿多人（这恐怕有些夸大），到了晚年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听说像他这种人死了得下十八层地狱，心里充满恐惧，于是想到了忏悔，赶紧广建佛寺，开始受戒修行。他还下令国家供养众生，给予寺庙土地。还有一些说法，认为迦腻色迦之所以提倡佛教是受到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启示，希望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教典籍自然要宣传是佛的爱心感化了嗜杀的迦腻色迦，但是迦腻色迦作为一个帝国领袖，崇信佛教恐怕另有他因。极有可能是迦腻色迦要借用佛教的影响以实现他的侵略野心。为此，他曾经侵入摩羯陀。

近年来，中、东印度都发现了他的货币。当时印度由于不能抵挡贵霜军队，只能向迦腻色迦求和。没想到迦腻色迦狮子大开口索要赔款三亿金币，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最后达成的条件是：迦腻色迦得到佛钵，辨才比丘（辨才比丘指马鸣，当时著名的佛教宣传者）以及一亿金币。迦腻色迦之所以要佛钵与马鸣，就是想把佛教作为工具。

晚年的迦腻色迦定居在了犍陀罗，他把从摩羯陀要来的钱大把大把投资到了佛教上面，建起了一批有名的大庙和高塔。最出名的高塔的名称叫“雀离”，号称百丈浮屠。我国北魏时期的宋云游历到印度时，曾经亲眼见过这座塔。

但是迦腻色迦是不可能完全放下屠刀的，因为到了其统治末年，贵霜帝国内部发生了叛乱。已经在犍陀罗颐养天年很长时间的迦腻色迦面

对动乱再次出马，可惜的是他正准备镇压叛乱时却被部下秘密杀害了。

4. 东西奉国的对外关系

贵霜帝国的对外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是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再是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东方主要是同汉朝西域地区的关系。贵霜帝国的领土，北面包括了索格底亚纳的一部分，与康居相接。贵霜帝国和康居关系极其密切。

公元1世纪的前半期，西汉由于发生王莽篡汉事件，多数西域国家又站在了匈奴一边。加之长期战争对新生的东汉王朝的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东汉政府已无力顾及西北边疆。在这种情况下，西域各地发生互相兼并的战争，如小宛、精绝、戎庐、且末等小国为鄯善所并，皮山等国被于阗所征服，北匈奴也借机骚扰天山南路，企图控制东西商路。东汉政府于公元73年派兵再伐匈奴，收复了西域，并在公元74年重新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当时的西域假司马班超就曾经给东汉朝廷写信说，贵霜帝国、乌孙和康居等国皆派兵帮助朝廷收复西域，恢复汉道。公元78年班超率兵平定姑墨、石城的叛乱，康居也派兵负责阻截叛军。

公元84年，疏勒王忠反叛，班超前去镇压，康居却派兵来援救疏勒王。班超考虑到不久前康居曾与贵霜结亲，便派人给贵霜王送去许多丝绸锦缎，要求贵霜王劝说康居王退兵。康居王果然听从贵霜王的劝告，不但退兵，而且把疏勒王忠逮捕而去。

公元87年，西域长史班超击破莎车，贵霜国遣使者向东汉贡献扶拔（据说这是一种形状像麟但头上无角的动物）和狮子。当时从中国到罗马帝国，中间隔着贵霜与帕提亚两个大国。帕提亚阿尔萨西斯王朝像后来的伊朗萨珊王朝一样，也控制着丝绸贸易的通道。由于帕提亚的垄断，迫使当时产丝的中国与消费丝绸量最大的罗马帝国，不得不努力去开辟海上交通线。

公元97年，当时担任都护职务的班超派遣其属员甘英出使于大秦（罗马帝国），就是为了摆脱帕提亚的控制，探索与罗马直接进行丝绸贸易的可能性。据记载，这一年，甘英逾葱岭，过大夏、帕提亚，到了条枝（今伊拉克）。甘英到达的地方，在此之前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当地的奇珍异物的信息都被甘英详细记录后带回。

当时甘英一直到了帕提亚的西界，也就是今天波斯湾沿岸。但是帕提亚王国事先已然了解甘英出使罗马的目的。甘英想渡过大海，帕提亚当地的船员欺骗甘英，说要想过海得看风向，如果风来的早就能渡过去，风来得晚的话，过去有人等候了两年都没过去。恰好此次信风一直没来，甘英望而却步，只好返回。

虽然没能达成目的，但是甘英出使后，沿路的蒙奇、兜勒等小国都来中国朝拜，并遣使贡献。

贵霜帝国同中国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佛教的东传。当时从西域来华的佛教人士，凡姓支的一般都是大月氏人，也即贵霜国的人；姓安的则来自是帕提亚王国。前者如支娄迦谶、支曜、支亮、支谦，后者如安世高、安玄等，还有康居人康巨、康孟详，天竺人竺法兰、竺朔佛等，都是当时佛教界的著名人物。这些人印证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老话，他们来到中国确实翻译了很多佛经。

上面提到的支娄迦谶，在贵霜帝国只是个很普通的沙门，在东汉灵帝时来华。他精通梵文，曾为天竺沙门竺朔佛将《般舟三昧》从梵文译成汉文。而支曜也是在汉灵帝时来华的贵霜沙门，支亮则是跟随支娄迦谶学习的佛学。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贵霜人是支谦，他在贵霜帝国就是一个著名的居士。他虽精通佛典，从事译经，但并非专治佛学，而是一位博学多才、兼通六国语言的学者。据说迦腻色迦二世在位时期屡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使得支谦在贵霜混不下去了，于是他在东汉献帝初年来到了中国。由于他精通中亚各种语言文字，翻译的佛经也很受好评。支谦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一直译经传

教，直到最后去世。

在吐火罗人的大夏国和贵霜帝国时期，佛教也传到了帕提亚和康居，所以帕提亚和康居也有不少人来华传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安世高。世高本名安清，原是帕提亚的一个王子。他在父王死后就厌倦政治，开始游历诸国，在东汉桓帝初年来华。安世高在中国生活了40年左右，从事佛教经论的翻译工作达20多年。安世高拥有极高的语言天赋，来华不久，便通晓汉文，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安世高到中国时，中国已有不少中亚移民，这些移民见到他都要充满敬意地称呼一声“安侯爷”。

迦腻色迦在位时期是贵霜帝国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贵霜帝国是东西方联系的重要一环，与中国联系极为密切。迦腻色迦当了23年国王，继之为王的是韦西斯迦。他大约在迦腻色迦纪元24年继位，但是在位时间很短。之后的胡韦斯迦在位时间很长，但是却无所作为。此后在发掘的铭文中出现了迦腻色迦二世，对于他的事迹各种资料都没有记载。之后迦腻色迦王系的最后一位国王韦苏特婆继位，这位国王在位时期的唯一作为就是在公元229年（三国魏太和三年）向魏国遣使奉献，魏国封他为“亲魏大月氏王”。韦苏特婆在汉文史料中被称为“波调”，他是迦腻色迦王系的最后一位国王。

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死后，走向衰落。花剌子模脱离贵霜而独立，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纳也分裂了出去，当地贵族以贵霜尼亚（今撒马尔罕西北泽拉夫善河上的卡塔·库尔干）为中心另外成立了一个国家。贵霜帝国在印度的领地也逐渐缩小。最后，贵霜政权仅在喀布尔地区得以保持。这时的大月氏人，特别是他们的统治者已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地居民混血，进而逐渐被同化了。

贵霜帝国末期，波斯的萨珊王朝崛起，成为贵霜国西边的一大威胁。萨珊王朝不断向东蚕食贵霜帝国的土地，并夺取了玛尔吉亚

纳地区。

就在同时期，柔然民族在蒙古草原兴起。柔然人不断向西扩展领地，被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被迫沿着当年月氏人的迁徙路线来到了索格底亚纳。占据了河间之地的嚈哒人很快南下进攻贵霜帝国。在萨珊王朝和嚈哒人的夹击之下，贵霜帝国只能保持在喀布尔地区的统治。4世纪后半期，贵霜在喀布尔短暂复兴，称为“寄多罗”。但是苟延残喘到了5世纪初期还是被嚈哒人补上了最后的一刀而寿终正寝。

三、有亲自远方来：迟到的圣诞，“大宛初建了”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在东起中国蒙古高原西到伊朗高原的广阔土地上面，游牧民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民族冲突直接破坏了中亚和东北亚的民族平衡，导致了一场长达1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大迁徙。

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麓的费尔干纳盆地同样受到了民族迁徙的影响，从而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费尔干纳盆地地处葱岭（今帕米尔）西侧，扼锡尔河上、中游，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是一片很适合灌溉农业发展的土地。费尔干纳的原住民是塞克人。这部分塞克人在波斯帝国雕刻的铭文上被称为饮豪麻汁的塞克人。

“豪麻”（hauma/haoma）是一种不一般的植物，印度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仪式中都有饮用这种植物汁液的习惯。印度最古老的诗歌集《梨俱吠陀》说喝了豪麻汁就能够通神。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记述，豪麻是一种绿色植物，肉厚多汁，芬芳四溢，酿酒功效尤好。

对于豪麻究竟是哪一种植物，众说纷纭。有人说就是一种野生大蘑菇，喝了并没有什么功效，通神一说纯属胡说八道。另有些人认为“豪麻”就是大麻，他们的理由是藏传佛教中至今仍保留着在一些仪式中饮

用混有大麻的饮料的习俗。最近有美国学者声称自己的答案最正确，他们生拉硬套了一大堆医学和植物学的资料，最终认定“豪麻”就是麻黄。只是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费尔干纳地区并不是麻黄的产区，当地很少有种植麻黄的。

在研究塞克人文化宗教方面的学者们提出没必要把焦点放在“豪麻”为何物上面，他们认为饮用“豪麻汁”并不代表费尔干纳的塞克人就信仰了琐罗亚斯德教。相反，“饮豪麻汁”的塞克人仍然处在自然崇拜时期，“豪麻”是这部分塞克人的部落图腾。萨满作法时候会饮用豪麻汁，而且当地居民都普遍头戴豪麻编织的头饰，以之作为部落的联络信号。

总之，费尔干纳地区的塞克人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中亚地区最利于农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地区。

俗话说“穷山恶水多刁民”，在草原上艰苦生活的塞克人热衷于抢掠，热衷于拼杀，而费尔干纳地区富足的塞克人则厌恶战争，渴望安定。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费尔干纳的塞克人最先放下武器向波斯人屈服。同样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过程中，费尔干纳地区被当成亚历山大对抗锡尔河北部的游牧人的前沿阵地。为此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9年征服费尔干纳后，选择在费尔干纳盆地南部、锡尔河的南岸建造绝域亚历山大里亚城。

亚历山大逝世后，整个巴克特里亚、中亚河间地区和费尔干纳地区落到了希腊塞琉古王朝手中。大约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迪奥多塔斯一世宣布建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费尔干纳又落入另一群希腊人的统治之下。

经历了一系列希腊国家推行的希腊化运动，费尔干纳的塞克人更加适应城郭生活，从商风气兴盛，他们希望每天都是和平的好日子。

公元前141年左右，在民族迁徙运动中逃到了河间之地的塞克人对于下

一步的行动出现了分歧。其中的一些伽色尼塞克人选择了东进，伴随他们的还有一部分阿息人、塞伽罗人和吐火罗人。也许他们起初只是想回到阿尔泰地区，但是当东进到费尔干纳地区后，他们的想法改变了。

进入这些城郭后，他们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居民和自己的语言相通，原来是塞克同胞啊。史料里面并没有记载在大宛建国过程中曾经发生惨烈的战争，虽然我们不能否定战争的存在，但是很可能费尔干纳地区原有的“饮豪麻汁的塞克人”见到这些游牧的塞克同胞，很快就放弃了抵抗。

由此，以游牧的塞克人为主导，大家“齐心协力”在费尔干纳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大宛王国。从此，迁来的四部落塞克人和当地的土著塞克人被合称为“帕里甘尼安人”（Parikanians）。

国名“大宛”从何而来，一时还没有定论。比较传统的说法认为“大宛”和希腊人的殖民有关，“宛”很可能是由耶婆那（Yavana）转译而来。“耶婆那”在古印度语中泛指中亚的希腊移民。“耶婆那”一词又是从爱奥尼亚人（Ionians）转译过来的，因此不少学者认定，“大宛”在字义上很可能是“大爱奥尼亚”。

塞克人会用一个外来语命名自己的国家吗？他们会愚蠢到把自己称为希腊人吗？一时半会儿还搞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到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在民族迁徙浪潮中，一部分塞克人在费尔干纳地区“意外”地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大宛王国。

这是一份迟到的“礼物”，虽然比不上同族兄弟建立的帕提亚王国风光，但也足以被视为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结束了塞克人在费尔干纳地区任人统治的历史，更扼住了东西方的交流要道。费尔干纳不再是任人通行的捷径。

从此，大宛王国将和东方文明发生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





第四章

丝路上的伪强国：大宛王国的血泪史

意外建国的大宛久慕华夏文明，无奈匈奴阻断东向之路，直到张骞从天而降。

控扼丝绸要道，捧着金碗，却吃不到美餐的大宛人厌倦了和大国周旋，下决心自己动手摘下架上的甜葡萄。只是这次雄起太过随意，于是，一场因为马的战争爆发了……

一、向往东方：东向的心在跳动

1. 我是中亚定居民

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在民族迁徙浪潮中意外诞生的“大宛王国”，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了控扼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要道的强大国家。建国后的大宛国民无论是原住塞克人还是后来迁入的游牧塞克人，他们似乎都已经熟悉和乐于定居生活了。

当时大宛拥有城镇和堡寨达70余座，人口也达到了30多万。大宛定都在“贵山城”。和“贵霜”一样，“贵山”也是“Gasiani”（伽色尼）的不同音译。一种说法贵山城就是锡尔河河畔的俱战提（或译为“忽盏”，即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霍占特地区），亚历山大东征时候曾经在此地修筑了“绝域亚历山大里亚城”，贵山城就是在这座城池基

础上兴建的。近年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贵山城位于锡尔河上游支流的卡散地区。

除了都城贵山外，大宛王国还有几座重要城市，一个是生产良马的贰师城（Ershi），大概在今天安集延地区的马哈姆特或者是乌拉-邱别；另一个是郁成城，西方考古学界认定为今天的乌兹根（Uzgen）。大宛王国的主力军队基本上都驻扎在这三座城市。

定居下来的塞克人并不意味着将曾经的传统生活完全放弃，当然林立的城镇不允许他们再去游牧过活。于是大宛的居民们将游牧生活改造成了畜牧业，他们纷纷将骏马、牛、羊圈养起来。此时灌溉农业已经是大宛王国的主流，而且那里的农业是高度发达的，盛产稻米和小麦。葡萄则是大宛王国的特产，几乎家家都有大片葡萄园。而且大宛居民都擅长酿造葡萄酒，据说他们酿造的葡萄酒可以窖藏数十年而不变质。

另外，苜蓿种植在大宛王国也很盛行。苜蓿是苜蓿属（Medicago）植物的通称，俗称"三叶草"，是一种多年生开花植物。世界范围内苜蓿的种类很多，在中国江浙一带现在还有一种可以食用的苜蓿，多被炒着吃。大多数种类的苜蓿都不是人吃的，费尔干纳地区现在依然盛行种植一种很常见且高产的优质紫花苜蓿。当年著名的大宛马的主要食物就是这种紫花苜蓿。

除了葡萄和苜蓿外，大宛王国的居民们还种植一些瓜果，比如胡瓜（即番瓜）、胡桃（也就是核桃）、胡麻等。这些西域土特产随着大宛国和东方交流的密切逐渐地出现在了中原地区，如今这些瓜果已经是中国居民经常品尝的东西，不再被当作稀罕物，而在西汉之前，这些西域土特产还从未踏入过中原地界。

大宛王国是研究公元前2世纪时期西域和中亚各个方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参照物。首先，费尔干纳地区是西域乃至中亚灌溉农业的典型代表。其次，政治的稳定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就在帕米尔东麓各个民族、部落依然混乱不堪，压榨不已的时候，费尔干纳地区形成了一个稳

定的国家，这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各个城镇所属农业区的繁荣发展。此时的帕米尔东麓基本上处在匈奴帝国的控制之下，稍有不顺就会受到其坚决打击。更为致命的是，帕米尔东麓地区的大沙漠将绿洲划分成了一个个小方块，这种情况下只能形成小小的绿洲国家，控制土地不过百里，人口也不过万人，甚至有的小国只有居民数千人。这样的国家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根本谈不上静下心来发展经济。

大宛王国处在费尔干纳盆地中，东有帕米尔高原作为天然屏障，匈奴人的控制力尚未能越过帕米尔天堑；西边虽然有西迁而复兴的月氏王国，但是他们专注于对南面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经营。对于大宛王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是锡尔河北面的康居人。

康居人和塞克人一样同属印欧—伊朗语族系的人种，是个标准的游牧民族。游牧人对定居人民来说是个永久的威胁，但是经过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上百年的经营，费尔干纳地区已经完全城郭化和堡垒化。缺乏攻城武器和攻城技巧的康居骑兵面对大宛王国的城郭，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再加上上古时期的锡尔河河道十分宽阔，水量也很大，成为锡尔河南岸大宛王国的天然屏障。较少的外部威胁与战争造就了大宛王国各方面的繁荣发展。

中亚地区自古都是降雨量不充足的地区，控制河流不仅仅是一个中亚农业国家生产发展的基本要素，更是这个国家政治地位的保证。正好处在锡尔河上游的大宛王国就是借此奠定了自己强国的地位。处在锡尔河中下游的花剌子模等国家都要看大宛的脸色行事，一旦发生矛盾，大宛随时可以将河流截断，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迫使这些国家就范。

大宛王国农业的繁荣还得益于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大量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大宛王国的灌溉农业相当发达。早在公元前2世纪，费尔干纳盆地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扇形灌溉系统，甚至这个灌溉系统比发自锡尔河的主水渠建造得还要早了将近100年。大宛王国的灌溉系统是以都城贵山城为核心向外发散的扇状系统。这样建造当然有

着它的道理，这个系统可以向各个孤立的小片农业绿洲供水。数十条水渠从今天的伊斯法剌（Isfara）、索赫（Sokh）、马格兰、伊斯菲兰（Isfayram）、阿拉凡（Aravan）以及其他山地河流峡谷中奔涌而出。每一个灌溉系统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在系统的顶端通常会设有一个城堡，城堡居高临下，里面驻扎有大宛国的军士，严格守备并控制水流的分配。中亚的学者认为费尔干纳地区复杂的多分支灌溉系统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末期一直到公元1世纪才得到最终完善。

在上古时期成为一个强国所需的因素很多，仅仅有高度发达的灌溉农业是不够的。说白了上古时期的各国也是讲综合国力的，要想成为强国也需要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史记·大宛列传》告诉我们大宛王国是个农牧业大国，而考古发现则表明当时大宛的国民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比如开采业、金属冶炼、制造业和冶陶业，等等。

费尔干纳地区分布着丰富的金、铜、银和铁等矿产，现在的瑙卡特（Naukat）盆地、俱战提（即霍占特）山区、库拉玛（也就是今天卡拉马扎尔山）、恰特卡尔（Chatkal）山地、阿汉格兰谷地、阿尔马里克地区以及卡拉套山区依然是中亚著名的矿产出产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2世纪初期费尔干纳地区的采矿业已经十分发达。善于做生意的大宛人大量开采矿产后，普遍将这些矿石销往国外。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大宛王国的生意伙伴主要是大夏（吐火罗王国）和大月氏国。当然一些商人还向西通过层层关卡直接和帕提亚王国交易矿石。

仅仅交易矿石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大宛王国没有金属冶炼和制造业，在费尔干纳地区已经发现了多处上古时代的金属冶炼地。在对发现的炉渣的测定中，认定出现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根据欧洲学者的考证，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居住在费尔干纳盆地西南部的索赫（Sokh）河流域的塞克人便已经掌握了锑加工的技术。当时大宛人常用锑和铅合

金来铸造钱币，使其不易腐蚀，可以长时间流通。

有趣的是，上古时期中亚的一些琐罗亚斯德教僧侣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常常患上“癞病”，但缺少相应的治疗方法。这些僧侣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锑可以治疗癞病，于是竟然服用含锑的辉锑矿。要知道锑是有毒的，会刺激人的眼、鼻、喉咙及皮肤，持续接触可破坏心脏及肝脏功能，音乐家莫扎特就死于锑中毒。这些不明就里的僧侣服用辉锑矿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病情恶化，一个个死去了。

除了锑加工外，大宛王国的铜加工技术也十分了得。20世纪中亚考古人员在东起费尔干纳盆地西到里海的山区普遍发现了古代采铜炼铜的遗迹。这其中包括裸露在地表的一堆堆铜渣，还有从地下挖掘出的绿岩锤子和大石锄，这些简陋的工具可是当年大宛人采矿的重要工具。由于当时大宛王国的冶铁技术十分有限，因此采矿的工具多数用鹅卵石制成。这些形状不一的采矿锤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刷，但是边刃依然相当锋利。

如果说锑矿的开发是为了货币发行的话，铜的采集加工则是大宛强国的重要保证。大宛王国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制作武器的技术十分先进。大宛士兵使用的武器、甲胄以及战马上配备的马鞍、马嚼头甚至马的护甲基本上都是用铜打造的。他们把铜制作成锋利的斧头、矛头以及箭镞，考古还发掘出了当年战马身上披的铜甲，是一片片铜片缝起来的，十分精美。大宛国民当然还保持了塞克人崇拜黄金的传统，尤其是大宛的军事贵族们，纷纷用黄金打造头饰、腰带，甚至用黄金制作箭头和马镫。

值得一提的是，宝石贸易是大宛王国的一个经济支柱。大宛王国统治区域内的俱战提和伊斯法剌山区是世界上绿松石的主要产区。这些地区的人们大量开采绿松石并进行加工，据说当年大流士一世在都城苏萨建造王宫时候，就要求花剌子模和费尔干纳的塞克人贡献绿松石、青金石等稀有宝石。大宛建国后，帕提亚王国以及后来兴起的罗马帝国都从大宛王国购买大量宝石，中亚绿洲间随处可见大宛宝石商人

的驼队和马队。

费尔干纳古代文化的代表遗址是埃拉坦文明遗址，大约诞生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它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东侧，纳林河和卡拉河两条河流从南北两侧流过。那里曾经是大宛王国的制陶中心，这个中心是露天的，周围并没有形成城镇，而是大片的村落，很可能是当年大宛王族御用的奴隶“技术工人”集体劳动的地方。这个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手制陶器，还有许多形状相同的轮制陶器，上面往往铺满了图案。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宗教意义的赤陶偶像。

大宛虽然贵为帕米尔高原西麓的强国，但是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却是防御性的。看来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大宛贵族们的一致想法。大宛王国的重镇贰师城就是一个典型的防御要塞。城外修筑了多层围墙，墙上一般每隔几米就会出现一个箭孔。围墙内部还修筑了数座高耸的瞭望塔，那是要塞的眼睛，几乎可以监视城池周围方圆数里的地域。主城的城墙十分坚实，在主城和外墙之间布满了防御用的箭塔。为了加强火力网和扩大控制范围，这些箭塔被组合成扇形。有这样完备的防御设施，大宛王国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期待东方的来客

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汉王朝对西域了解有限，始终无法开辟丝绸之路，因此中原的丝绸等物品流进西方市场的很少。毕竟在汉武帝反击匈奴之前，河西走廊被匈奴人牢牢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基本被堵死了。哪个商人敢冒着生命危险西去做生意啊，一旦落入匈奴人手里，还不得像后来的苏武一样北海（今贝加尔湖）边放羊去？

当时的西域分布着诸多的小国。西域地区尤其是天山南道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国家，主要是定居居民，人们从事农业、园艺和畜牧业。而在罗布泊以西的吐鲁番和昆仑山与阿尔泰山北麓，则散居着一些过着半农

半牧生活的小部落。这些小国和小部落被合起来称为“西域诸国”，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候大约有36个。这36个王国中比较著名的有车师国（今天吐鲁番地区）、焉耆国（后来的喀喇沙尔城，今天的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国（今天库车县）、楼兰国（罗布泊西岸）、姑墨国（今新疆阿克苏地区）、莎车国（今天的莎车县）、疏勒国（后来的喀什噶尔地区，遗址在今天的疏勒县一带）、于阗国（今天的和田地区）等。这些国家互相之间相距很远，而且不能形成合力，于是分散的小国们的命运就被匈奴掌控了。

匈奴人在西域的统治比月氏人更加严酷。匈奴骑兵会定期在环蒲类海（今天的巴里坤湖）的草原游牧，并向西域城郭收取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匈奴人始终对于城郭没有兴趣，他们不喜欢去征服并占领城池，而只满足于收取赋税，于是西域的城郭国家政权被完整保留下来。匈奴人在控制西域诸国方面还使用了游牧民族常用的方法，那就是要求每个国家都要将王子送到匈奴去作人质。对于西域的香甜瓜果，往往都被作为赋税的一部分上了匈奴单于的餐桌。在乌孙崛起后，匈奴人认为自己在西域权威受损，曾经讨伐乌孙，但是却告失败。之后，西域各国一度希望组成反匈奴联盟，由乌孙站出来主持公道。可乌孙昆莫猎骄靡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尚无法对抗匈奴。再加上匈奴知道对付乌孙不能硬来，就把西域的利益分一小部分给他们，并要求他们替匈奴看住西域各国，于是乌孙不仅没能成为西域各国的救星，反而成为了匈奴统治西域的代理人。

在帕米尔高原西边，自从大月氏复兴控制了河间之地和征服大夏后，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帕米尔西麓。大宛王国由于正处在西域诸国通向中亚的要道上，所以拥有了无限的商机，他们把西域各国的商品买下，然后再高价向西转卖。可以说，大宛王国在帕米尔西麓拥有一定的权威，欧美史学者认为大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大月氏国以及后来贵霜帝国的帮凶。当然大宛人从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因此后来西汉王朝讨伐

大宛王国，一是为了为使节团报仇夺取汗血马，二是要打击大宛王国的气焰，当然其中也有给大月氏人敲敲警钟的意思。

当年由于越过帕米尔高原做生意必须经过费尔干纳地区，因此大宛王国在国内设置了许多国营的驿站和旅店。他们向经过大宛领土的商队提供食物和马匹，但是商队必须相应地付出钱财。而且在这些旅店里面设有向导，不同等级和去到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向导，而且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些向导往往是士兵出身，既可以充当引路人也可以保障商队安全。大月氏人还会给大宛王国等听命于自己的国家一些通行证，大宛人将这些通行证高价卖给商人们，然后和大月氏人一起分钱，真是有钱一起赚。

在西汉王朝打通丝绸之路前，东西方的贸易在中亚地区被生生截为三段。河西走廊到帕米尔高原由匈奴人说了算，帕米尔西麓到帕提亚王国由大月氏人主导，帕提亚王国到欧洲大陆归帕提亚人管理。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几个大国倒是极力保护商业和贸易，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征收大量赋税，维持各自的利益。

当时在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西有几条极其重要的商道，其一是起自印度次大陆，印度当地的货物经由巴克特里亚向西经过阿拉霍西亚、阿里亚到达伊朗高原，再由帕提亚王国护送经过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小亚细亚渡海卖到南欧地区。另一条商路则是从帕提亚王国的本土向东走河间之地，不经过巴克特里亚，直接进入大宛王国境内后再翻越葱岭，到达天山北麓，直至汉朝统治区域。帕提亚为了绕过大月氏人，甚至直接从波斯湾上船，驶往印度。

以上这些商路中间隐含着各国的复杂关系。大月氏人竭力阻止印度人和帕提亚以及欧洲人直接发生贸易关系，因为这是他们的财路。同样的道理，帕提亚人也不愿意看到大汉王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发生直接的商业联系。匈奴人更是在葱岭以东拉下铁幕，拦截来往商队课以重税。

为此，这些商路上的大国都把对方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打通和葱岭以东的商业联系，帕提亚几次想征服巴克特里亚。大月氏人可不傻，他们知道巴克特里亚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不惜刀兵相见。于是双方为了巴克特里亚多次大打出手，最终，大月氏人不惜把索格底亚纳“租借”给康居人，全军出动彻底颠覆了大夏王国，把巴克特里亚牢牢握在手里。帕提亚人只能干瞪眼没办法。

对于大宛王国来说，他们更关心从东方来的“商机”。大宛人渴望财富，渴望东方人的财富。他们最恨的是匈奴人，因为大宛人始终觉得这些野蛮人目光短浅，采取的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匈奴人的重税和军事控制把汉朝来的商人们都吓跑了，根本过不了葱岭，大宛人赚钱的机会少了很多。大宛王国打心眼里希望能够和大汉王朝直接做生意，由他们把东方的货物向西方转卖。无奈匈奴人阻住去路，大宛和汉朝通商无门。大宛王国也知道自己的国力、战斗力和匈奴人没法比，能够守住家就不错了，想搬掉匈奴人这块绊脚石实在太难。

但是不要以为大宛人没有努力过，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能挣更多的钱，重商气息很盛的大宛王国曾经为了打通商路，向东征服了同样是塞克人建立的休循和捐毒两个小国。两个小国成为了大宛的附庸，分别扼住了向东翻越葱岭的重要山口。

大宛王国一直在期待着东方的来客，对大汉王朝有着很高的期许，他们痛恨着野蛮的匈奴人。在醉心于商业的大宛人民看来一切都是生意上的事情，而匈奴人却把暴力强加给了生意。大宛人始终认为大汉王朝是个不一样的大帝国，和汉朝合作他们能得到更多经济利益，还能开拓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的贸易市场。每每想到这里，大宛人的心脏都会剧烈跳动，他们热切期盼的中亚局势发生剧烈变化。这样的贸易僵局会被打破吗?

长久以来的东西方贸易就像死结一般，但历史的发展终究会制造出一个救世主，他的到来令西域各国陷入了疯狂，但是过程却充满了

凶险。

西域——一片神圣的土地，汉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延续百年以上的大一统王朝，两者激烈地碰撞拉开了。

二、张骞凿空：揭开西域的面纱

1. 蓄势待发的文景二帝

大宛王国有着一颗东向的心，但距离大汉王朝十分遥远，更苦于匈奴人拦住去路，于是和大汉王朝的全面交流就成了奢望。

匈奴问题是西汉王朝的最大障碍。匈奴人不停地骚扰打击让大汉的皇帝们根本顾不上发展对外关系。从汉文帝登位后，西汉王朝开始了蓄积实力的过程，渴望有一天能够扭转对匈奴人的不利局面。

汉文帝在位时候，匈奴正值巅峰时期，气焰十分的嚣张，动不动就越过长城烧杀抢掠。汉高祖刘邦自从白登城一战后，再也没敢对匈奴发动军事打击。文帝是在一番大的政治变动中才登上了皇位，回想起刘家江山险些被吕家人拿走了，汉文帝就后怕不已。于是文帝穷极一生都在处理内部矛盾，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为国家的强大而积蓄力量。谨慎的汉文帝认为高祖皇帝都拿匈奴没啥办法，自己更加不敢轻易言战了。

于是屈辱的和亲政策依然在延续，以至于当时的名臣贾谊都有了意见。他上书朝廷要对匈奴开战。权衡再三，文帝依然对匈奴人采取了守势，反倒是贾谊被赶出了长安。

后来太子的跟班（官职是太子家令）晁错也曾经就匈奴问题向文帝提建议，而且更为实际。他建议朝廷首先要锻炼士兵，其次要改革武器装备，另外还要占据有利地形，扬长避短。晁错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就是将投降汉朝的北方蛮族人武装起来，屯驻边疆，并派将军加以指挥，使其配合主力军队作战，一定能打败匈奴。

针对一些人要撤回边民的建议，晁错还提出了“边疆移民”政策。

他认为“撤回边民一则会加大中原负担，造成土地紧张；而且会使边境居民更加人人自危，倒不如鼓励大家移民边疆，开垦荒地，时间一长，居民有了自己的家，便会安土重迁，自觉保卫自己的家园；而且他们熟悉地形，可以有效打击敌人。每次匈奴人入侵了，只要有人民阻拦抵抗，就施以重赏，国家还补偿损失。如此一来居民们自然同仇敌忾，寸土不让，以后征兵抗匈也不必从内地调兵，又省钱，又有效，何乐而不为呢？”

汉文帝认为这个移民策略不错，于是立马着手开始施行。虽然文帝没有主动出击，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逝，皇长子刘启继位，就是“汉景帝”。汉景帝刘启从小就有点少年老成，平时话语很少。刘启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低着头走路，像是有着思考不完的东西。公元前179年，年仅九岁的刘启就被立为太子。继位前的刘启沉默寡言，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唯一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和吴王刘濞的王储刘贤打了一架。

当时刘贤和刘启下棋，还下了赌注，两个年轻人都要争胜。刘贤仗着老爹是吴王对刘启十分不敬，之后两人因为棋路问题发生了争执，刘启一怒之下抄起棋盘给了刘贤一下，没想到刘贤当场死亡。事情发生之后，汉文帝只是给了吴国一些赏赐作为抚恤，刘启也没有道歉。这让吴王刘濞十分恼怒。朝廷把刘贤的灵柩送回吴国安葬，刘濞竟然不许，还说：“都是刘氏子孙，既然死在了长安，那就埋在那里吧，何必运回来安葬！”于是刘贤又被运回了长安。

死了儿子的刘濞始终对文帝父子怀恨在心，竟然称病从此不到中央朝觐了。由于资格老，势力大，文帝也得迁就着。景帝一上位，刘濞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一心想为儿子报仇。吴国此时经过多年的发展，实力强大，越发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此时太子的“智囊”晁错已经升任为

御史大夫，分管全国监察事务。晁错早看出来这些诸侯国们心怀不轨，渐渐坐大，多次向景帝建议削藩。刚刚作了皇帝的刘启是很想有番作为，于是便采纳了晁错的“削藩令”。大臣们看到晁错曾经是皇帝的老师现在又这么受宠，也纷纷表示赞同。

景帝的削藩是徐徐进行的。因为如果诸王没有把柄削藩就不好实施，于是晁错动员力量搜集诸王们的过失。公元前154年，当时的楚王刘戊到长安朝见，在朝堂上遭到了晁错当场弹劾。晁错说：“去年太皇太后（指的是汉文帝的母亲薄氏，景帝的祖母）去世的时候，还在丧期，楚王就在自己家里面临幸女子，应该斩首！”刘启是个考虑周全之人，觉得以此事斩了皇族恐怕会激化矛盾，于是顺水推舟赦免了刘戊死罪，却将楚国的东海郡给削去了。

之后，晁错又接连搜集了胶西王、赵王等藩王的罪状，景帝便利索地削去了赵国的大郡常山和胶西国的6个县。

景帝和晁错削藩大有快刀斩乱麻之势，各藩王着了慌。吴王刘濞最为惊恐，深知吴国势力最大，迟早会削到自己头上的。刘濞觉得自己起事没有胜算，想想封国中也没有什么了得人物可以商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谋士应高提出胶西王刘印自幼就是个极有谋略的人，可以引为外援。刘濞很快同意便派他前往胶西国。在应高的一番劝说下，刘印终于答应起事，并联合了齐国、淄川国、胶东国和济南诸国。不放心的刘濞还曾经假扮使者再次去见刘印。

吴国此前已经准备了多年，正巧中央宣布削除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郡。诏书刚刚宣读完刘濞就宣布起事了。志大才疏的刘濞竟然把中央派到吴国的郡守级别以下的官员统统宰了，残暴的楚王刘戊更狠，把不支持起事的官员统统诛杀，连自己的叔叔刘富都要杀。吓得刘富带着家眷连夜逃往长安。吴楚率先北上进军，胶西、淄川、济南、胶东和赵国在北方纷纷响应。

刘濞动员了吴国可以动员的全部力量，集结了20万人，手下建议派

使者联结匈奴人，刘濞也照办了。匈奴人巴不得汉朝内乱呢，立即陈兵边境。吴楚联军首先北渡淮河攻击梁国。梁国是由景帝刘启的亲弟弟刘武镇守。吴楚联军势大，梁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刘武命令军队缩回首府睢阳（今河南商丘）死守。

消息传到长安，刘启照例来回转圈圈，一言不发。大臣们没人敢说话，他们知道景帝这个样子就是不开心的表现。刘启想削藩没错，但骨子里并不强硬的他还是害怕七国造反的。手足无措的刘启突然想起了文帝说过的话："国家有大变乱，要用周亚夫。"刘启赶紧召见周亚夫，封其为太尉，令他讨伐吴楚叛军。又命令外戚窦婴任大将军处理北方五国。力主削藩的晁错昏了头，居然建议景帝亲征，他自己留在长安负责后勤。景帝默然不语。

这时候吴国前宰相袁盎跑到了长安，他同晁错势同水火。之前，晁错参奏袁盎收受刘濞贿赂，要求景帝处死之，景帝网开一面将其贬为了庶人。此次，晁错又以袁盎与刘濞串通不及早通报谋反之事为由，请景帝除之。景帝没有答应。听说这件事情的袁盎吓得屁滚尿流，赶快去拜见窦婴。

窦婴是当时唯一不同意削藩的朝廷重臣，于是便答应帮助袁盎进宫面圣。景帝见袁盎来了，就问他对吴楚叛乱有何看法。袁盎说：根本不用担心，吴国虽然地大、钱多，但是缺少英豪才俊的帮助。刘濞身边尽是些流氓无赖，根本不堪一击。景帝想听听袁盎的退敌之策，于是屏退了其他人。袁盎分析了七国叛乱的根由，是朝廷的"削藩"令。如果皇上能够归还各国所削之地，并将这项政策的始作俑者晁错论罪，那各国就没有理由制造乱子了。正对晁错有意见的刘启顺水推舟，封袁盎为"奉常"，命他前往叛军营地谈判。晁错也就成了这场叛乱的牺牲品。

朝廷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刘濞的退兵，叛军反而加紧了攻势。刘启只得命令周亚夫火速救援。在聚集起了一支精锐骑兵后，周亚夫果断出击南下切断了叛军的粮道。前一段还勇猛无比的叛军很快出现了粮荒，加

之睢阳城坚固无比，西进无望，七国军只好转向东北攻击“中央军”。周亚夫深沟高垒，根本不出战。刘濞命令军队不停冲锋，结果一次不如一次。到了当年的二月份，饥寒交迫的吴楚联军再也攻不动了，瞅准机会的周亚夫下令出击。叛军大败，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南逃到了东海国，结果被国王骆望所杀。骆望命令快马带上刘濞人头向景帝报捷。

北线这边，胶西等四国正在围攻齐国都城临淄。齐王刘将闾本来是要一同反叛的，但是就在起兵的时候，他突然反悔了，还紧闭城门。于是胶西等四国把齐国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刘将闾派了一名大臣直接向汉景帝告急。汉景帝让使者转告齐王要死守，并命令将军栾布前去救援。然而使者久去不归，四国军队的进攻一天紧似一天，临淄城中的刘将闾只好暗中派人与胶西等国议和。恰在这时，从长安回来的齐国使者到达城外，被叛军擒获。叛军要求使者劝齐王开城投降，没想到他趁机告知齐王援军即到，请他不要开城。使者被杀。几天后，栾布大军到来，与齐军里应外合大败叛军。但他突然听闻齐王曾经和叛军有接触，便要求刘将闾放下武器出城相见。刘将闾感觉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竟然自杀了。

四个叛国失败的消息传到赵国，赵王刘遂赶紧向匈奴人求救。匈奴人听说各路叛军都失败了，只是在边境抢了些东西，外加收了叛军不少贿赂之后，便突然撤军了。赵国都城邯郸已经被围七个月，最后栾布挑开大坝，汹涌的河水灌城而进，刘遂只好自杀。

各路捷报送到了长安，历经十个月的七国之乱被平定，汉景帝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刘印等齐地四国国君被赐自尽。刘启平定七国之乱为儿子汉武帝的盛世铺平了道路。

有大臣处理善后事情，说匈奴人当时公然支持叛军，应该给予惩罚。刘启没有同意，而是继续当年晁错的“实边”政策，并加入了赎罪之法。朝廷规定，凡是犯重罪之人，只交些罚金就可以免去死罪，并允许家人随其到北边定居，但家人仍负有服兵役的义务。此后，内地举家

迁往边境的人家越来越多，边地的军士也大量增加了。他们都适应北方的寒冷，熟悉地形，“飞将军”李广手下最精锐的骑兵队就是发配边境人员组成的“罪军”。

为了反击匈奴，汉景帝很重视马政建设，开启了西汉王朝的第一个养马高峰期。马本身就非中原产物，中原自古缺马。随着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频繁接触，中原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些骑兵的威力。于是为了对抗游牧民族的铁骑，中原地区开始引进马匹，建立骑兵。但由于中原马的数量有限，刘启命令继续扩大设在西、北边境的北地郡和上郡的马苑，以便从边境马市购进新的马种。而且朝廷还鼓励民间养马，遇有好马，政府就高价买进作为种马。由于这一系列的鼓励政策，景帝时的军马生产颇具规模，仅仅属于官府的马匹就扩充到了40万。西汉王朝开始建立起了强大的骑兵，反击匈奴的战斗即将打响。

公元前141年三月，一辈子小心谨慎的汉景帝病入膏肓。他苦心经营一生，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大汉王朝。

2. 张骞“凿空”西域

继位的刘彻与父亲性格迥异，他一改文、景二帝奉行的黄老思想，开始谋划出击匈奴的伟略。此时的汉武帝非常清楚，虽然祖父和父亲给自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反击匈奴依然困难重重，他希望找个外援共同对抗匈奴。于是，被迫游牧于伊犁河流域并与匈奴人有着血海深仇的大月氏进入了他的视野。

可是，这个联络的重任由谁去担当才合适呢？这个人不仅要有才智，还得有气节，具有坚毅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斗志。雄才大略的刘彻一下子给难住了。

刘彻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使节。可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人敢于应征。毕竟这是一个需要智慧与勇力的苦差，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给匈奴取走了脑袋。

就在汉武帝接近绝望时，张骞站出来了。张骞是陕西汉中城固人，当时只是长安城内一个品阶很低的郎官。但他自幼志存高远，希望能够有一番大的作为，名留青史。机会终于来了。

汉武帝在朝堂之上见到了这个血气方刚的陕西汉子，并亲见了张骞的坚决与勇敢。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正是自己要找的人吗？汉武帝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语重心长。可以说，汉武帝是知人善任的伯乐，他选择了这匹千里良驹，成就了历史上的张骞；而张骞则满足了刘彻远播大汉威名的愿望。

命运是给了张骞一次大展身手的机遇，使得在皇帝身边蹉跎多年的张骞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毕竟出使大月氏仍然有着种种困难，不是高谈阔论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事情，真正的挑战即将来临。

汉武帝拨给张骞一百多个随从，组成了一个“外交使团”，从长安抵达了边境的陇西郡。这时候有个名叫甘父的匈奴人被张骞的勇敢行为感动，自愿为张骞作向导。这个甘父是在一次战斗中被汉军俘获的，之后被堂邑县的一个贵族买作家奴，因此得姓“堂邑”，也被后世称为“堂邑父”。这个“堂邑父”武艺高强，尤其射术非常高超，于是后来又被编入了汉朝军队。张骞出使月氏，堂邑父便自告奋勇去充当向导。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和堂邑父带着一百多人组成的“外交使团”从陇西出发踏上了西去的道路。在当时，出了陇西郡汉人就越来越少了。起初还能遇到西汉驻守边疆的士兵，但没过多久就变得“举目无亲”。

河西走廊当时是匈奴下属的浑邪王和休屠王镇守的地区。张骞一行虽然小心谨慎，但还是被匈奴骑兵给逮住了。浑邪和休屠王听说汉使要去往大月氏，于是乎把张骞和堂邑父二人送往单于庭，其他随从则没入军中为奴。当时在位的军臣单于只知他们是出使，并没有想到汉朝是要联合月氏人夹击自己，于是只将张骞二人扣留。

张骞和堂邑父在匈奴一呆就是十年，张骞也有了妻室和孩子，但是

他的内心却始终没有忘记出使月氏的使命。此间，他意外地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得知大月氏已在乌孙的打击下由伊犁河流域迁到了阿姆河北岸地区。

一直在韬光养晦待时而动的张骞终于等到了机会。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瞅准了时机，带着堂邑父骑上快马一路狂奔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他们先到了车师国，并改变了原来的路线，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又一路沿塔里木河西进，越过茫茫葱岭。

两人继续西行，终于到了一个城郭国家。欣喜之间，询问得知他们到的是大宛王国，而不是大月氏国。大宛国王一听说是大汉朝的使节，极为高兴，奉张骞和堂邑父为座上宾，留他们饮宴多天。张骞始终牢记着自己此次的使命，于是向大宛国王提出想去大月氏国。大宛此时和大月氏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张骞执意要去，国王便配备了专门的向导和翻译，送他们离去。大宛的向导一路送他们到达康居国。这是一个游牧行国，当时臣服于大月氏。张骞在康居稍作停留，便被康居人护送到了大月氏。

到了大月氏，张骞仰天长啸，心想苍天不负有心人，总算是到达了目的地，可以联合月氏人共同抗匈了。不料，几十年过去了，此时的大月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选择在阿姆河北岸地区游牧过活，并使阿姆河南面占据巴克特里亚地区塞克人俯首称臣。大月氏国占据的地区，环境优越，草原广阔，人民也安居乐业。他们东北方有大宛王国，北方有康居人作为屏障，几乎没有外部威胁。如此安定的生活使得大月氏人厌恶了战争，况且和匈奴的血海深仇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再者，距离匈奴也十分遥远，更重要的是，月氏人始终对匈奴人有种畏惧心理。张骞纵然是费尽口舌，月氏人始终也没有对共同抗匈给出明确答案。

公元前127年，在月氏人的护送下，逗留了一年多的张骞和堂邑父启程回国。在将两人送过葱岭后，月氏的护卫人员离去。张骞和堂邑父只得冒险行动，两人决定绕过河西走廊，从青海东部的羌人居住地区回

国。可惜运气还是没有帮助他们俩，张骞和堂邑父再次遇到了匈奴的骑兵，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发生内乱，单于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和太子于单两个人为争夺单于之位打了起来。最终伊稚斜把侄儿于单赶走自立为单于，于单只得投降了汉朝。趁着这次匈奴内乱，张骞带着自己的匈奴妻子和孩子逃回了汉朝。

这时距离张骞出发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连汉武帝都不敢相信消失了十三年之久的张骞还能回来。欣喜之余，汉武帝大加赞赏张骞的忠于职守，下令加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虽然并未完成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目标，但是却带来了珍贵的西域资料。张骞告诉汉武帝，出了河西走廊向西会看到一个很广阔的盆地，盆地北面是天山，南面是昆仑山，西边就是葱岭，只有东北面是个缺口直通匈奴。盆地里面有大流沙，大流沙的南北两面是绿洲，有很多小的国家，他们往往筑城为国。流沙以南从楼兰国到莎车一线有十多个小国（后世称为西域“南道诸国”）；流沙北面紧贴着天山南麓也有不少国家（后世称为“北道诸国”），他们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有穹庐有城郭；而天山北面也有个小盆地里面有草原，分布着不少小的行国（后世称为“山后诸国”），这些国家经常为争夺地盘互相打仗；而莎车继续向西直到葱岭有许多山谷，里面也有些小国（即史书上的“葱岭诸国”）。

张骞还向汉武帝介绍了西域和中亚的大国，如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还把初步了解到的乌孙、奄蔡（在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帕提亚阿尔萨西斯王朝）、身毒（又名天竺，今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讲给汉武帝。刘彻命令张骞把他的西域见闻写成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详细说明。

张骞归国时，西汉王朝已经改变了对匈奴的政策，开始转守为攻，主动出击。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为随军校尉，要他辅助卫青进军大漠。当时，汉朝军队行进在茫茫黄沙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中，补给相当困难。张骞发挥了熟悉匈奴统治地区自然环境和地形的优势，“军得以不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出征回来后，汉武帝又封张骞为“博望侯”。

此后，张骞告诉汉武帝出使大夏期间还见到了四川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等物，据说是从大夏国东南边的身毒国交易来的。建议朝廷派人开辟西南到达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这样就可以避开羌人和匈奴人了。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派遣张骞去犍为郡（位于今四川省宜宾地区）来主持这件事。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组织了四支“探险”队伍，分别从蜀郡（今四川成都）和犍为郡两地出发，向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省境内搜索前进。因为当时在今天四川西南、西北以及云南大理地区都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不通，四个使团先后无功而返。

这次探险之旅，虽然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行动让西汉王朝了解了更多西南地区的情况，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他土著部落的联系。到了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正式设置牂牁、越嶲、沈黎、汶山和武都五郡，以后又设置益州和交趾两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再次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李广率兵作先头部队，张骞率军殿后。结果李广孤军冒进，陷入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重围。李广率领部下苦战一昼夜，张骞兼程赶到，才解了匈奴重兵之围。此战虽杀伤众多敌人，但李广所率士兵大部分牺牲，张骞的部队亦因过度疲

劳，未能追击。朝廷论罪，张骞以“贻误战机”罪被判处死刑，后来汉武帝念在其出使有功网开一面，被贬为庶人。

张骞虽被贬为庶民，仍常常被汉武帝召见咨询西域诸事。

汉武帝一心想打通西域。但是要通西域必须掌握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势险要，由匈奴浑邪、休屠二王镇守，西面控制出入西域的道路，南面还和羌人联合。此时卫青已经率领汉军攻取了河套地区，匈奴的右贤王并不甘心，屡次南下想收复河套，但是都被卫青击退。连连失败的匈奴无奈之下只得将王庭暂时转移到了沙漠以北。卫青赶紧向汉武帝汇报说匈奴主力已经退居漠北了，河西成了一支孤军。于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决定夺取河西走廊，派遣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担任主帅率领大军从陇西郡出发进攻河西，同时派遣李广和公孙敖整兵从东边出击加以策应。

霍去病这次攻取河西行动十分迅速，他甚至命令部下把战马的蹄子都拿布裹上，以防惊扰匈奴军队。汉军很快就遇上了匈奴的小股骑兵，霍去病率军猛冲，匈奴军队很快被击溃。经过六天的转战，霍去病已经翻越了鄢支山。鄢支山传说盛产女性用的胭脂，被匈奴人十分看重。

此时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在匈奴右贤王的一再催逼下只好整顿军马前来迎战。双方在皋兰山下决战，汉军再次取胜，匈奴的折兰王和卢侯王被杀，军队一下损失了八千多人，连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也被霍去病缴获，浑邪王子也被俘获。也许是上天为了烘托霍去病的个人英雄主义，公孙敖和李广两个老将竟然一个在沙漠中迷路无功而返，另一个被匈奴左贤王包围险些战死沙场。没得到策应的霍去病依然横扫河西走廊，他这一年不过20岁。

得知浑邪、休屠二王打了败仗的匈奴右贤王大发雷霆，声称要惩罚浑邪、休屠二王的失地战败之罪。惊恐之下，浑邪王和休屠王决定率领4万余人投降汉朝。霍去病收服二王，扬威西北，使得河西走廊完全被

汉朝所掌握，匈奴人则悲痛地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河西之战后自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直到罗布泊，没有了匈奴人。

解除了河西边患，汉朝开始在河西走廊置郡设县，建立自己的行政体系。首先在河西战役的发生地设立了武威郡，意为显示大汉朝武力军威之地；又在浑邪王的故地设立了酒泉郡（传说当时河西战役获胜后，汉武帝赐御酒给霍去病，霍去病将酒洒在泉水里，请军士们共饮而得名）。此后在以上两郡中分出张掖郡和敦煌郡，在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汉昭帝继位后，又设立了金城郡，和前面四郡合称"西陲五郡"）。

河西地区一直是打开西域大门的一把钥匙，得到了河西的汉王朝至此便可随意进出西域了。为了充实边防，汉武帝下令在河西地区大兴屯田，迁入了中原地区的贫民和罪犯将近二十万人，并在河西兴修水利分给贫民土地，让他们在河西定居。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和汉朝在东北地区又展开了争夺，匈奴伊稚斜单于亲率左贤王南下，结果遭到卫青和霍去病夹击大败而去。伊稚斜险些被俘获。惊恐不定的单于命令匈奴主力全部撤出漠南，从此漠南无王庭。

在东面连吃败仗的匈奴人开始发现西域是自己的大后方，必须全力经营，希望能够从西域补充人力和武力以备再战；而极有战略头脑的汉武帝刘彻知道要想彻底大败匈奴必须要从东西两面一起下手，孤立匈奴人，切断匈奴人的战略补给线，于是也盯住了西域。

刹那间，西域成为了汉匈双方争夺的焦点。

一心要经营西域的汉武帝又想起了张骞，张骞这一次谈到了乌孙国。他讲了乌孙昆莫脱离匈奴并赶走大月氏的事，并说：如今，我们打败了匈奴单于，收复了河西地区。少数民族历来贪图大汉朝的财物，如

果此时厚赠乌孙，嫁给他们宗室女子，要求他们迁回河西故地和我朝结为同盟，我们就可以砍断匈奴的右臂；乌孙是西域大国，一旦和我们联盟，西域诸国必然奉我们为宗主国，陛下就可以拿下西域，恐怕大夏、大宛等大国也会倒向我们这边。

汉武帝听了张骞的意见深以为然，再次萌发了出使西域的念头。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拜张骞为“中郎将”，带领三百多名随从，每人配有两匹好马，携带牛羊万头以及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无数前去出使乌孙。

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依旧意气风发，而且这次不用再担心匈奴人的骑兵队。张骞率领使团走西域北道，过龟兹，顺利地到达乌孙。张骞见了乌孙昆莫，猎骄靡此时已不复当年的英姿了。毕竟此时距离赶走大月氏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猎骄靡已经成了60多岁了的老头。张骞开门见山提出了联盟的事情，哪想到猎骄靡竟然十分冷漠，只是安排他们暂时住下。这让张骞很不解，难道这些贿赂还不够吗？

原来此时的乌孙内部正因传位问题闹纠纷呢！老昆莫好不容易才平定了内乱，终于腾出工夫和张骞正式洽谈，张骞说只要乌孙愿意和大汉朝同盟，带来的这些礼物就都是乌孙国的了，而且大汉皇帝还会把公主嫁一个过来。猎骄靡也算是“行走江湖”多年，和张骞谈完之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和自己的大臣们商量。结果这些贵族大臣们都不同意结盟，他们认为毕竟和汉朝相隔太远了，而匈奴则很近，匈奴的骑兵动不动就来西域抢钱抢人。而且在当时乌孙人眼里汉人是打不过匈奴人的。猎骄靡想一想也是啊，万一和汉朝结盟了，匈奴人必然会再次讨伐乌孙。乌孙虽然以前取胜过匈奴，但是万一匈奴人倾巢而出只靠乌孙是断难取胜的，万一失败，汉朝又距离遥远肯定救援不及啊。

思来想去之后，猎骄靡并没有拒绝张骞的要求，因为猎骄靡知道大汉王朝也是一个大国，乌孙也是惹不起的。他只是模棱两可地回复张骞，又派了专门的使节随张骞一行去长安探探虚实，并送给汉武帝一群

好马作为回礼。

此次出使，张骞只派了一些副使和乌孙的向导翻译一起去了大宛、月氏、安息、康居和身毒等国家。大宛等国听说乌孙和汉朝已经建立了关系，感觉到坚冰就要融化，见到汉朝使节队如此的排场更加欣喜，争相和汉朝“建交”，都派遣了使节回访汉朝。从此西域各国和大汉朝开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有了汉王朝撑腰，西域各国开始筹划摆脱匈奴的控制。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等人回到长安，得到了汉武帝的表彰，张骞也升任“大行令”，可惜不到一年后便辞世了。张骞虽死，但是他两次出使西域使得中原人民和西域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机。在此之前西域对中原人民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张骞出使西域使得中原对西域有了了解，西域各国也开始和汉朝建交，建立了如此泽披后世的大功难怪史书称张骞西使为“凿空”。

张骞为人十分刚毅，但是对待西域各国却从不欺凌弱小，办事有礼有节，在西域各国当中颇有威信，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是名副其实。张骞凿空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它是古代中国同西域直至西方的交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标志。在张骞凿空之前，中西方已经有了商业贸易，已经使得丝绸等中国特产销往了中亚、西亚、印度和欧洲。但是这些商业贸易，都是中转贸易，在这中间有许多民族与国家辗转贩运，才得以到达目的地。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大汉王朝没有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商道途中有匈奴、大月氏等民族的层层阻隔。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是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王朝击破匈奴打通河西走廊之后。张骞通西域驱散了笼罩着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迷雾，使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认知上升了一个层次。

其次，张骞通西域之所以彪炳史册，是因为张骞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张骞凿空之前，中原和西域乃至欧洲大陆之间

隔着一层迷雾，互相都不了解。可以说张骞通西域是中原地区、人民开始了解认知西域和西方的起点。随后羡于中国的富饶以及对大汉王朝的好奇，西域和中亚各国也出现了“中国热”现象，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汉朝报聘。西域和中亚通过使者的眼睛也具体地了解了西汉王朝。张骞从大宛王国带回了苜蓿、葡萄、胡桃（即核桃）、石榴、胡麻（即芝麻）、胡豆（即蚕豆）、胡瓜（即黄瓜）、大蒜、胡萝卜等中原没有的农作物，丰富了中原地区的农作物品种。随着张骞通西域，西域和中亚的文字、宗教、科学、艺术也逐渐传到中原，同时华夏文明也进一步西传。仅凭此一点，张骞便可称为开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代伟人。

汉武帝夺得河西地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得大汉王朝也加入了国际贸易主导权的争夺中。西域各国忌恨匈奴截断商路，那么汉王朝的加入，西域各国的反应又会如何？利益是各国都无法拒绝的东西，谁都想在东西方的宏大贸易中分得利益。但是路只有一条，西域各国不希望匈奴一家独大，大汉王朝更不想看到有人在自己开通的商路上敛财，一场丝绸之路的争夺战又将开始了。

把命运和丝绸之路紧紧连在一起的大宛王国将如何应对呢？

三、天马之战：必须取胜的战争

1. 汉匈争霸西域

公元前114年，张骞去世，但是他派往西域中亚各国的副使们陆续返回，与之同来的还有西域和中亚各国的回访使节。亲眼看到汉朝的强大后，各国纷纷向汉王朝宣布效忠。张骞虽死，但是从此，中原通往西方的道路完全打通，来往的使者络绎不绝。

张骞的行为曾受到汉武帝的大加赞赏，职位不断升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小官员，甚至自告奋勇的平民要求到西域去立功。汉武帝也会每年征召一些所谓的勇士，持符节出使。时间一久，使节队伍鱼龙混杂，

他们往往收受贿赂，私自克扣赏赐各国的礼物，获取不义之财。西域诸国慑于汉朝的声威，对路过的众多汉使小心侍奉，百般迁就，但仍不免受到恐吓与威胁。

汉使的大肆搜刮，频繁地迎来送往，使这些小国敢怒不敢言，逐渐产生了厌烦之心。这时候匈奴人也不甘心放弃西域，便策动这些渐生怨恨的国家断绝汉朝使节的饮食。果然，在没了粮食供应之后，这些使节团十分恼怒，甚至和一些西域小国打了起来。结果这些西域国家彻底愤怒，想方设法阻挠使节继续西行。连汉朝派往大宛王国的使团（由王恢率领，是个庞大的使团）也遭到了西域国家的怠慢。这时匈奴骑兵也开始行动，他们四处出击，经常抢走使节团的财物并截杀汉朝官员。

遭到抢劫的汉朝使团越来越多，使节们怨声载道，并要求朝廷出兵惩治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国。还没有等西汉王朝动手，位于西域要道上的两个重要国家车师国和楼兰国先倒向了匈奴。

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在出了玉门关之后有两条道路，当时称为“南道”和“北道”。北道是出了玉门关后向西北先到车师国，然后沿着天山的南麓和塔里木河继续向西可以到疏勒，越过葱岭后就可以到达大宛、康居和奄蔡等国家。南道则是出了玉门关后向西南先到楼兰国，再顺着昆仑山的北面向西，然后可以到达莎车国，翻过葱岭后就进入大月氏国境内，还可以到达安息国（帕提亚阿尔萨西斯王朝）。而楼兰国和车师国正好分别处在南道和北道的第一站，是无法绕开的。楼兰和车师两个国家是西域的门户，它们投靠匈奴使得刚刚开通的丝绸之路被生生地截断了。这种情况令汉武帝十分气恼。

由于楼兰和车师两个国家自称有匈奴人撑腰，汉武帝就决定先在西域教训一下匈奴人。元鼎七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首先命令驻防五原郡（首府在今天内蒙古包头市一带）的将军公孙贺向西搜寻匈奴人。公孙贺接到命令后马上集合了一万多骑兵从五原郡出发。大军一路小心谨慎地前进，从蒙古高原一直向西走了两千多里地，却连个匈奴

人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公孙贺的军队到达了浮沮井一带，发现带的粮食快要告罄，只好原路返回。浮沮井这个原本寂寂无闻的小绿洲却从此成了名。虽然没有和匈奴人交战，但是汉武帝还是封公孙贺为“浮沮将军”。

一次毫无收获的行动并不能让汉武帝满意，很快刘彻又派遣将军赵破奴统率一万多骑兵从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县一带）出发向西挺进。赵破奴原是山西晋阳人，家中贫苦，一度流落到匈奴，后被卫青发现带回参军，并得到霍去病的赏识。在霍去病收复河西一战中，赵破奴英勇异常立下大功。因为当时霍去病是骠骑将军，跟随霍去病的赵破奴就被封为“从骠侯”。

再次进军西北的赵破奴信心十足，但是却遭遇到了和公孙贺一样的境况，无功而返。赵破奴向汉武帝建议加大向河西四郡的移民力度，并且希望将驻军线从陇西推进到敦煌郡一带，以震慑匈奴人。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楼兰和车师两个国家听闻汉军几次无功而返，更加有恃无恐。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再次遣赵破奴出军，深入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赵破奴率军迅速出了玉门关，一方面命令主力军队向北面的车师国大胆挺进，一面命副将王恢率领七百轻骑秘密扑向楼兰。一场漂亮的闪击战，楼兰王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之后，两军会和，数万铁骑干净利落地包围了车师国的都城。一番攻坚战后，车师国王出城投降。

赵破奴决定继续前进，一直杀到了乌孙国境内，连乌孙国都赤谷城也受到了威胁。一下子乌孙和大宛两国都派出人员前来犒军，频频示好。汉威远播西域，赵破奴也备受嘉奖，晋封浞野侯，副将王恢也因为楼兰一役受封“浩侯”。为了巩固胜果，汉朝从陇西郡一直到玉门关修满了烽火台和堡寨，派士兵驻守。

公元前105年，乌孙使团从长安回到了乌孙国。他们向昆莫猎骄靡

报告了情况，说汉王朝十分强大，兵强马壮，人民众多，连匈奴现在也屡次败给汉朝。猎骄靡一听，马上认同了使者们的说法，因为赵破奴兵临城下确实把猎骄靡吓得不轻。和贵族们一商量，猎骄靡决定和汉朝深入接触，并想起了当年张骞的联盟建议，于是又派出使节带上了很多特产和礼物再访汉朝。

匈奴听说乌孙已经和汉朝交好，非常气愤，声称要出兵惩罚西域和汉朝交好的国家。乌孙这下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索性直接倒向汉朝，猎骄靡决定正式和汉朝结盟，迎娶大汉公主。

为了表示诚意，乌孙首先送来了一千匹乌孙马作为聘礼。汉武帝见到这些身形高大、全身披着闪光的枣骝色的细毛乌孙马立刻惊呆了。和汉朝的战马相比起来，乌孙马简直是神驹，宛若从天而降一般。汉武帝十分兴奋，立即把乌孙马命名为“天马”。之后汉武帝刘彻还为乌孙贡马做诗一首，即有名的《西极天马歌》：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了乌孙昆莫猎骄靡，并赏赐了丰厚的嫁妆，令其他国家更加羡慕汉朝的财富，纷纷示好。

与此同时，匈奴也送了一个姑娘给乌孙。猎骄靡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政治经验十分丰富，即和汉朝结了盟，也没有和匈奴彻底断交。于是猎骄靡把匈奴姑娘封为“左夫人”，细君公主为“右夫人”。

细君公主自幼娇生惯养，很不适应居毡帐、吃肉饮乳的游牧生活。更兼语言不通，大汉公主只能黯然神伤，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按照游牧民族收继婚的习俗，年老的猎骄靡还向汉朝提出，在他死后，让细君公主嫁给自己的爱孙岑陬。虽然这在中原是乱伦的，但是入乡就只能随俗了。果然，猎骄靡死，细君公主遵照朝廷的旨意嫁给了岑陬。可

怜一个汉家女就这样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乌孙的一代伟人猎骄靡去世，岑陬也战胜自己的诸多叔父成为了乌孙的昆莫。乌孙依旧对汉朝毕恭毕敬，使得西域、中亚各国纷纷效仿，很快，大宛甚至帕提亚、大月氏都来贡献奇珍异宝。

为了击破匈奴，刘彻深知拉拢并控制西域地区对汉王朝意义重大，可以实现筹划了多年的“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而西域居民都善于经商，控制丝绸之路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与此同时，随着自身军事实力的逐渐削弱，匈奴的统治中心也在逐渐西移。汉初之时匈奴的右贤王统治西部，其兵锋曾直指上郡（上郡治所肤施县即在今天陕西省榆林市一带）。但是在伊稚斜单于时期由于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匈奴军队几次遭到重创，右贤王的大帐被迫西移。等到了伊稚斜长子乌维单于在位时期，由于乌维单于很喜欢杀伐，而汉朝防御十分得当，匈奴实力继续损耗。匈奴人民对乌维单于的统治政策感到十分不安，贵族们也建议休养生息。可是乌维单于并不采纳，一有空闲就遣军南下。一度匈奴国内发生了阴谋杀死乌维单于的政变，并且和汉朝串通，可惜事情没有成功。不过乌维单于不久死去，他的儿子很年幼，只好由乌维单于的弟弟继承单于大位，就是历史上的“句黎湖单于”。

句黎湖单于登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经略西域，他命令右贤王把营地西迁到了汉朝敦煌、酒泉两郡的北部，时时威胁汉朝出关要道。句黎湖自己也把单于大帐向西迁移，至此西域各国越发处在了汉匈两个大国的夹缝中，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楼兰国。

本来楼兰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了汉朝属国，结果受不了汉使的“骚扰”和匈奴的鼓动，又开始“侍奉”匈奴。赵破奴讨伐楼兰国大获全胜，楼兰再次倒向汉朝；没想到匈奴右贤王的西移吓得楼兰又送质子给匈奴，以后竟成了惯例，楼兰每次都会一个质子送到汉朝，一个质子送到匈奴。

2. 天马之争

在西汉王朝通过和乌孙结盟逐步稳定了葱岭以东的局势后，汉朝开始把手伸向了葱岭以西地区。但是葱岭以西地区在汉武帝时期也发生了大变化。公元前130年，大月氏国把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随后大月氏便把锡尔河两岸的控制权让了出来，让康居和大宛王国瓜分。

逐渐强大起来的大宛王国开始为自己担忧，一旦丝绸之路全程被汉朝控制，大宛王国的经济会大受损失。大宛王国希望能够主导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并借此发财。虽然匈奴人的剥削令大宛王国很恼怒，但是看到汉朝如此强势竟要完全主导东西方贸易，大宛王国就决定夺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益。匈奴趁机要求和大宛王国合作，两方一拍即合，于是刚刚畅通了没几年的丝绸之路再次变得不太平起来。

大月氏国虽然没有和汉朝结盟，双方的关系倒是很融洽。本来大宛王国一度附属于大月氏国，但是和匈奴联合起来后，大宛王国不再把大月氏当宗主国对待，而且想方设法地阻止大月氏和汉朝的经济交往。起初大宛王国不敢太造次，只是给匈奴和汉朝使者来了个区别对待。大宛王国对待匈奴使节好好款待，免费供给吃喝，还常常提供换乘的好马。对待汉朝使节就不同了，吃饭、换乘马匹都要索取费用。大宛人甚至在匈奴人的指示下直接扣留了大月氏以及身毒国派往汉朝的使节团。汉朝到巴克特里亚和身毒国的商队也多次遭到了大宛王国的抢劫。大宛王国不仅劫掠商队和使团的财物，还随意杀害汉朝使节。

使节们回到长安照例哭诉一番，汉武帝一听就火了，这也太不给我大汉王朝面子了吧！等到大宛遮杀汉朝使节团事情发生后，汉武帝更加恼怒。一个小小的大宛王国竟敢如此对待天朝，如果不教训一下，岂不是权威丧尽？

正好一些去过大宛王国的使节向汉武帝禀报，说大宛王国有一种

良马十分厉害，可以日行千里，而且出的汗都是血红血红的。汉武帝是个极喜欢良马的人，一听就被吸引住了。使者又说大宛的马是天马的后代啊，当年天马就在大宛国的高山上，但是人们捕捉不到，就准备了五种颜色的母马放在山下。天马和这些母马交配，生下来的神驹就是汗血马。汉武帝说，那就让大宛王国贡献几匹汗血宝马给朕。使节却回答说，大宛王国现在很看不起咱大汉朝，他们把宝马都藏在了贰师城，不肯让汉使看到，更别说送给陛下了。

汉武帝心想西域各国不就是喜欢财物吗？就用钱来买汗血宝马。使节又告诉汉武帝："大宛人好黄金，娶媳妇儿都一定要用黄金打造的同心指环作聘礼，女方还会派三名侍女去试婚，如果不能生育就不嫁给那个男的，大宛国女人地位很高。他们每次得到我们汉朝的黄金不是当钱花，而是立马打成饰品，因此陛下可以用黄金来买，大宛人兴许会卖的。"

汉武帝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原来之前买不到汗血马是因为大宛人喜欢黄金啊！于是武帝派遣以中郎将韩不害为首的使节团前往大宛王国购买汗血宝马，还把全国有名的壮士车令派给韩不害当副手。这一次汉武帝可是下了血本，使节团不仅带着二十万两黄金，还带上了一匹黄金雕成的骏马。

使节团一行西出玉门关，走西域北道，穿越戈壁和沙漠，经过疏勒，用了近半年时间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遥远的大宛王国。使节团一到大宛首都贵山城就要求面见国王。听说汉朝使臣来了，当时的大宛国王毋寡吓了一跳，以为劫掠汉朝商队的"案子"发了。但是又不好推辞，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使节们。

韩不害带着车令进了大宛王宫，两个人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说明了来意：大汉朝皇帝想从贵国购买数匹汗血宝马。毋寡一听，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原来是为这事啊！就问汉朝愿意出什么样的筹码，韩不害命人把黄金和金马抬了上来。黄金一下子把大宛王宫照得通亮。毋寡一看

就傻了眼，妈呀，这么多黄金啊，赶紧下来观赏。原来这匹骏马也是纯金雕的，竟然如此精致。毋寡虽然喜好黄金但是却不愿轻易松口，他向韩不害和车令表示这是件大事，需要和大臣们商量一下，请汉使先去驿馆歇息，等答复。

把韩不害打发走后，毋寡迫不及待和大臣们商量。大臣们意见很快出现了分歧，一些大臣认为汉朝国力强盛，匈奴人尚且不能取胜，我们就更惹不起了，不如别要黄金了，直接进贡几匹汗血宝马了事。而另一些大臣则十分强硬，他们对毋寡说："汉朝离咱们国家十分遥远，来往的东西方使者每年数以千计，东边的沙漠周围有一大片盐泽，没有淡水可以饮用，匈奴人也常常南下截杀，如果没带足够的粮食中途死亡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月氏人派往汉朝的使节就常常在沙漠边'全军覆没'。再者说道路如此艰险，汉朝怎么敢派大军来呢？就算来了咱们也有匈奴人帮忙，怕他们作甚？"

毋寡听了强硬派大臣的话连连点头称是，也觉得汗血宝马是大宛王国的国宝啊，怎么能够当成礼物白送人呢。于是毋寡当场作了决定，绝不献出汗血宝马。但是黄金可是塞克人十分崇拜的圣物，那么多黄金在眼前溜走，毋寡又不甘心。强硬派建议不如把黄金强行扣下，再把使者驱逐出境。

于是毋寡又请韩不害和车令进宫。这次毋寡换了一副脸面，表现得十分高傲，没等韩不害问话就开口了："汉朝是个大国，也是我们的生意伙伴，但是这汗血宝马是国宝，我们不打算卖。不过汉朝大皇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就暂且收下了，请你们代我向你们皇帝陛下问个好吧。"

"什么？不卖马还要留下黄金？"韩不害和车令说，"对不起，黄金和金马是我们购买汗血宝马的筹码可不是礼物，既然大王不卖，我们得把黄金带走。"毋寡却恶狠狠地说："黄金既然送来了就不能带走，否则你们休想跨出宫殿一步！"韩不害一听也怒火上涌，大声斥责毋寡

无礼："大宛王国是个蕞尔小国，如果同意把汗血宝马卖给我们，两国还是朋友；现在你们不仅不卖还敢威胁天朝使节，我一定回去如实禀告我们的皇帝陛下。"

毋寡没想到一个小小使节竟敢在自己的地盘上做出这般出人意料的举动来，怔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睁着一双喷火的眼睛，咆哮道："不要以为你们汉国强大，本王就不敢杀你！"韩不害正声答道："我跨越大漠盐泽，走过白骨累累的死亡之路，天底下还有什么能够吓倒我的？可笑尔等小国今日尚不知大祸将至，天朝大军一到，尔等男女都被屠尽，尔等国土、财产皆化乌有！"说完扬长而去。大宛君臣被韩不害的言辞震慑住了，待到他走出宫门，才醒悟过来。

壮士车令也跟着在一旁大骂毋寡，走的时候还用铁锤把黄金马砸了个稀烂。毋寡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汉使竟然如此蔑视自己的权威。在汉朝使节团走后，毋寡便命令东边的郁成王劫杀汉使，一定要把黄金夺回来。

韩不害一行出了宫门就立即率领部下逃离大宛都城，一口气跑出百里之外，见后面没有追兵追来，才慢慢放下心来。他们路过郁成城打算换乘好马，却没想到大宛国早已暗藏杀机，于是汉朝使节团包括韩不害、车令在内都被杀了。好在一个西域向导死里逃生赶紧回去报信。向导是楼兰人，于是先把消息报告给了楼兰王。楼兰国被赵破奴打怕了，赶紧向汉朝报信。

消息传到长安，全国惊骇。汉武帝得知韩不害一行全部罹难，勃然大怒。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汉朝使节无论出使何方，都受到礼遇，即使是与匈奴往来，也从未被斩尽杀绝。此次汉朝使者带着重礼求购汗血马，大宛不卖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杀害使者，实在是奇耻大辱。虽然此时的汉武帝刘彻已经年过半百，但是精力依然不减，脾气也依然火暴。汉武帝宣布要大军进剿，不踏平大宛誓不罢休。

大臣们一听可着了慌，纷纷请汉武帝消消火，说大宛远在葱岭以西，路途极其遥远，劳师袭远那可是犯了兵家大忌啊。汉武帝一听更加恼怒了，没想到卫青和霍去病等一批将领去世后，大臣们竟会变得如此惧怕战争。汉武帝大声呵斥："你们简直是胆小如鼠，朕出天兵讨伐大宛逆国，是正义之师，你们竟然用上了'袭'字，难道朕对付个大宛国还用偷袭？"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也知道谁再敢讲复仇大宛王国的不利条件，十有八九会被正在气头上的汉武帝以扰乱军心之罪拖出去砍了。谁也不想掉脑袋啊，于是乎又开始转过来称赞汉武帝什么气势如虹，敢为前人不敢为之事，真乃空前绝后的英武之君，等等。

看到大臣们已经把舵转了过来，汉武帝这才坐回到了龙椅上。其实冷静过后汉武帝还是有些担心的，首先大宛王国确实十分遥远，汉军就算从河西走廊出军补给线还是显得太长；中间还有一望无际的沙漠，环境艰苦，押送辎重也是困难重重啊；再加上大宛王国在西域算是一个大国，据说城郭就有七十多座，人口数十万，要拿下来，绝非十天半月；而且哪位将军可担当此重任呢？

赵破奴是汉武帝的首选，毕竟在卫青和霍去病去世后只有赵破奴可以独当一面，何况赵破奴是霍去病一手提拔的，作战风格大胆，得到了霍去病的真传啊！可惜的是，此时赵大将军正生死不明呢！

当年（公元前104年），匈奴贵族阴谋杀掉乌维单于并且和汉朝联系，赵破奴受命率领两万余骑兵去和匈奴贵族汇合。结果汉军未到，匈奴的内部叛乱已被平定了，而没有得到消息的赵破奴依然如约前往。乌维单于于是将计就计命令左贤王统率八万大军把赵破奴包围在了距离受降城（遗址在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一带，本来是为了接应匈奴投降的贵族而建的城池，没想到却成了赵破奴的悲情之地）四百余里的地方。汉军几次突围都告失败，很快水源也被切断。饥渴难忍的许多汉军都自杀殉国，赵破奴和长子出去寻找水源，也被匈奴擒获。汉武帝

在长安城如坐针毡，赵破奴生死未卜，而出兵大宛王国的计划又必须实行，点谁为将呢？

踌躇之间，汉武帝想到了曾经的宠妃李夫人。李夫人不仅容貌秀丽而且能歌善舞，还生了儿子昌邑王，深得武帝宠爱。只可惜产后得了重病，容颜憔悴，于是汉武帝每去宫中探望，她都藏起自己的脸不肯相见，并说："身为妇人，容貌不修，装饰不整，不足以见君父，如今蓬头垢面，实在不敢与陛下见面。望陛下理解。" 此后汉武帝一度用给李夫人兄弟封官加爵来利诱，希望能看她一眼，可是李夫人始终没有同意，只是哭着说一些感谢的话，让汉武帝心里也一阵阵酸楚。

事后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还埋怨李夫人太不懂事，怎么能这样对待皇帝。李夫人却心里明白：自己是因为容貌而得到汉武帝恩宠的，现在因为得病导致色衰；如果再以这样憔悴的容貌和皇帝见面，以前留的那些美好印象，必会被统统抹去，更别指望汉武帝能够宠爱儿子和李延年、李广利兄弟俩了。

事后证明这一招还是很管用的，汉武帝在李夫人死后对李延年和李广利兄弟俩十分照顾。这次去征讨大宛，在选将方面汉武帝又想到了李夫人。刘彻想：这位爱妃生前嘱咐过朕要好好照顾她的兄弟，直接给他们封官加爵是难以服众的，不如让他们去异域立功，那样的话封官加爵可就名正言顺了。于是汉武帝决定启用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带兵去打大宛王国。

这李广利可是个地痞无赖出身，因为自己的妹妹得宠才到了长安。这次却能摊上这么个好差事，别提心里有多美了。

李广利高兴了，感觉要升官加爵了。汉武帝那边却不是特别有底，毕竟李广利之前没有历练过大阵仗。而这一次讨伐大宛王国的战争，是不能输的。其实对于大宛王国来说，这也是一场必须取胜的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由于购买汗血宝马的生意没做成导致的，但深层次看，这是一场争夺西域控制权乃至丝绸之路控制权的战争。汉武帝希望看到

的是西域化外之国纷纷朝拜天朝，由大汉王朝主导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贸易，并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宛王国则不然，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汉朝把匈奴人赶走，由汉朝掌管葱岭以东的丝绸之路；而在葱岭西边大宛人希望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继续收取商业过路费，并有偿提供向导和安全保障。

经过多方考虑后，汉武帝刘彻还是要给大舅哥李广利交代一番，告诉他这场战争只许胜不许败，事关能否扬威西域大计。此战还会影响西域各国的政治导向，一旦失败西域各国必会倒向匈奴。

因为听说大宛王国把汗血宝马藏在贰师城，于是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汉武帝调拨了属国、郡县数万人马交给李广利指挥。此外，命令曾经跟随赵破奴征服楼兰的王恢作向导，李哆为副将，赵始成担任“军正”（负责军法监督的官员），共同辅助李广利。

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率领数万大军向大宛王国进发了。汉武帝交给李广利的数万军队中，来自属国的六千余骑兵战斗力较强，基本都是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勇士；而其他的数万军队则都不堪大用，基本上是从各郡国征召的品行不良的各种小混混，在地方上欺负一下老百姓还可以，派上战场杀敌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军队组成如此参差不齐，初次远征大宛不祥之兆啊！

李广利的军队从都城出发时候气势还挺盛，可惜越向西走军容越不整。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是军队能够生存的重要因素。偏偏李广利这一次运气实在太差，本来汉军出发时候正值秋高气爽的收获季节，但是关中平原却遭遇了几十年难遇的大蝗灾，粮草难以接济。已经走到河西地区的李广利大军迟迟未见粮草送来，却等到了汉武帝命令军队到敦煌军屯就地取粮的诏书。

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李广利的大军终于赶到了敦煌郡，却发现蝗虫也跟着大军西进了。不用说敦煌也没粮食吃了，更何况敦煌郡土地本来就贫瘠，屯垦面积也有限。于是李广利的大军兜了好大一圈子

还是没粮食吃，那边汉武帝却一再催着要急速进军。没办法胳膊拗不过大腿啊，李广利在没有补充粮草的情况下就迈出了玉门关。对于这支混子军来说，出了玉门关等于进了鬼门关。

出了玉门关之后，李广利的大军好似是在西域活动的流浪军，粮食很快就吃得差不多了。李广利命令军队边走边筹粮。西域小国多数已经听命于汉朝，但是李广利大军的到来还是把这些小国吓得够呛。李广利命令这些小国负责提供大军西征的粮食和草料，诸小国竭尽全力也没筹到多少粮。本身西域沙漠广布，绿洲很少，灌溉的农田根本供养不了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当地居民也得吃饭不是？李广利可顾不了这么多，他威胁各小国如果不贡献粮草就兵临城下。

没多久，筹粮就变成了抢粮，西域小国开始愤愤不平了，于是一些国家率先不奉李广利的命令，不再筹措粮草。而李广利这个愣头青还真对不肯筹措粮草的西域国家发动了进攻，说不给天朝大军提供粮草的国家就是私通匈奴。没想到这不仅没能吓住西域的国家，反而有更多的国家不借粮给汉军了。李广利命令军队分头去各国强行征粮，其实就是攻城抢粮食。西域各国也什么都不管了，只要汉军来攻城抢粮就武力反击。运气好的军队攻破了城能吃上一顿饱饭，没能攻破城池的军队就只能饿着肚子。

汉军目标倒是明确，在通向大宛王国的路上走一路战一路，粮食也是时有时无。军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各郡国的恶少，他们平时都是欺负人的主，在家里好吃好喝的，现在哪受得了这份罪，于是很多人不是迷路死在了沙漠里，就是饿死在了路上。数月之后，历经跋涉的汉军终于到达了大宛王国，这时已经是深冬季节。

中亚的冬天比中原地区要冷得多，饿了一路的汉军在严寒面前显得更加脆弱，而且很多人没有领到过冬的衣物，不少士兵都做了冻死鬼，而且是死在了异域。勉强活下来的士兵也被折腾得像叫花子一般，出发时斗志昂扬的远征军现在已经成了一支濒临崩溃边缘的“饿军”、

“衰军”。

等到李广利率领大军抵达郁成城城下时，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已经减员到了不足万人！幸好六千精锐骑兵还在。郁成城的守军一看汉军竟然如此军容不整，士兵们七倒八歪的，竟然鼓起勇气打算一举击溃汉军。

李广利这回倒不傻，他鼓励士兵们，只要能够攻下郁成城就能得到粮食，让兄弟们好好吃一顿。已经饥肠辘辘的士兵们一听说能吃饱饭，顿时来了劲头。李广利命令步兵在前抵挡，自己率领六千精锐骑兵从两翼包抄。所谓穷寇勿迫，已经饿红了眼睛的汉军竟然个个不要命地冲杀。大宛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郁成王只得缩进城中防守。来了自信的李广利命令军队火速攻城，但是由于进兵仓促，几乎没带攻城器械，而且大宛王国的城池都很坚固，防御体系完备，已成强弩之末的汉军虽然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但是都无功而返。

正在危急时刻，大宛国王毋寡率领援军赶到郁成城。缺衣少粮的汉军和大宛主力军队又鏖战数日，城内的大宛军队也从里面杀出接应。遭到内外夹击的汉军在支撑了几天后终于溃散，李广利率领残部一路东逃。路上李广利感叹道：“没想到一个郁成城都如此坚固，更别提那大宛国都了！”

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李广利率领残兵败将退入了玉门关，驻扎敦煌，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跟自己一起退回来的主力骑兵只剩下一千来号人，而那些恶少们则几乎都葬身在了大宛王国。本想立一大功的李广利没想到搬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生怕汉武帝降罪。他深知年过半百的汉武帝可是脾气不太好的，有好几位方士和官员都被砍了脑袋。现在自己已经退兵，如果不告知皇帝，恐怕会被治罪的。

思之再三后，李广利战战兢兢地写了份报告，告知皇上陛下军队已经退入玉门关，又再三解释战败是因为缺衣少粮，行动过于仓促所致，

希望能够返回陇西地区休整。

汉武帝一接到报告果然气愤异常，派出使节疾驰敦煌，命令李广利率军移驻玉门关外，不得再退入关内一步。就在此时北面匈奴传来消息，赵破奴没有战死而是被活捉了，而且匈奴正起兵准备报复汉朝。大臣们听说匈奴人又要南下，一个个都紧张万分，纷纷建议汉武帝立即停止讨伐大宛王国的行动，专心对付匈奴人，毕竟他们才是大汉真正的劲敌。

汉武帝听了，大骂臣下都是些胆小鬼，匈奴人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况且就此罢休势必使大汉朝在西域声威扫地，西域诸国的归属也事关能否对匈奴人做战略上的包围，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荡平大宛，在西域树立汉朝的绝对权威。下定了决心的汉武帝下诏："有再敢言退兵者，立斩不赦！"

这份诏书一下，大臣们都乖乖闭住了嘴，毕竟没人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啊！汉武帝就像输红了眼睛的赌徒一般，这一次投入更为惊人。他命令财政部长桑弘羊全权负责军需，一共调动了精锐骑兵六万人，征用马匹将近十万，还有牛和骆驼不计其数，以最快的速度将粮草辎重运到玉门关。你李广利不是说士兵饿吗，汉武帝直接准备了五十万只羊作为随军的肉食运往军中。武帝又从全国征调了大批的恶少流氓，这一次的总兵力达到了二十万。武帝还命令在河西屯垦的近十万军队作为后援，随时西进。

汉武帝听大宛的使节们说过大宛人的饮用水都是从城外面接进来的，特意派了几名水利专家带着一支工兵部队随军出征。

看到汉武帝几乎把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都用上了，李广利也决定豁上了，再打不好别说对不起主子和人民，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妹妹。公元前102年夏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将近二十万军士第二次启程西征大宛。这一次大军带了足够多的粮食，敦煌郡还囤积着一大批，一旦前方粮食吃紧，后方就会迅速补充。

二次出征大宛，李广利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第一次进军走的是西域南道，这一次李广利则是率军绕道罗布泊北岸，改行西域北道。李广利大概认为这样可以出其不意，打大宛一个措手不及。由于这一次兵力强大，西域各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庞大的阵势，于是沿途纷纷改变了上一次的做法，表示绝对臣服天朝。汉军每经过一个国家，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许多国家还提供了向导和翻译。

当然万事皆有特例，西域诸国中有一个叫“轮台”的小国很是有种，他们的国王不畏强暴，毅然与汉军对抗。李广利大怒，挥师猛攻轮台国，迅速将其攻陷。为了报复轮台国对汉军的藐视，李广利下令屠城，血洗轮台！

轮台小国被血洗的消息迅速传遍西域，西域诸国无不惊骇。本来匈奴人声称将要截击李广利的大军，但是看到汉军如此摧枯拉朽般打下了轮台，也没了出兵的信心。汉军在此后的进军途中再也没有受到任何抵挡。

进入大宛境内后，手下将领们都建议首要目标应该是打下郁成城，以祭奠一征大宛时候死去的战士。但是这一次李广利是“吃一堑长一智”，他提出擒贼先擒王战略，命令汉军绕过郁成城直捣大宛都城——贵山城。当然为了防止郁成城的守军外逃或者和大宛主力汇合，李广利还命令校尉王申生带了一千多人监视郁成城之敌。

绕过郁成城的汉军直扑贵山城，大宛竟然不知深浅地派出了军队迎击。汉军这次可是拿出了杀手锏——强弩，一时间箭如雨下，大宛军队阵脚大乱。李广利亲自率领两万骑兵趁乱发起冲锋，地上顿时躺满了大宛士兵的尸体。支撑不住的大宛军队再次采取龟缩战术，躲进坚城中防守。但是这一次汉军可是准备充分，备足了攻城器械。李广利命令军队把贵山城团团围住，一时间井栏、冲车等攻城利器都被推上了前线。围城的汉军人数众多，像黑云遮日一般。汉军每天由朝至暮，从四面不断地冲击各个城门。

大宛国王毋寡拿出拼老命的劲头，号召居民和国都共存亡。于是贵山城里不分男女老少几乎都拿起了武器，拼命防守，给予汉军沉重的打击。汉军虽然在阵地战中伤亡惨重，遗尸遍野，但是在李广利指挥下依然攻城不懈。毋寡蛊惑居民，告诉他们汉军每破一城必定屠城，一旦城破不论军民都将被杀。听了国王的鬼话，军民们更加坚定了死守到最后的决心。

毕竟汉军这次是人多势众啊，在强攻数十日后，贵山城的外城开始出现了险情。驻守外城的是大宛贵族煎靡，此人是大宛最为倚重的猛将。在外城即将告破的时候，煎靡率领剩余的士兵冲出外城做最后一搏。没想到刚一出城坐骑就被射倒，从马上坠下的他被一拥而上的汉军俘获。突到内城下的汉军发现内城和外城之间全是箭塔，贸然攻城的汉军一批批地倒下。

遭遇障碍久攻不下的李广利心急如焚，幸亏军正赵始成提醒了他："将军我们可是带了一批懂水利的工兵啊，贵山城的饮用水都是从城外通过水渠引入的，现在可以派工兵去搞点破坏，说不定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李广利听赵始成一讲就高兴地跳起来了，"嗯，强攻不成，就来巧的！"李广利派出工兵四处行动，终于找到了贵山城的引水渠。工兵们不仅堵塞了水源，还让河流改道绕城而过。城内的大宛军民渐渐地发现水渠里面没水了，于是只能动用城内的储备水。但是储备水毕竟有限，大宛军民开始人心惶惶，毕竟缺水是十分可怕的，没水人是活不了几天的。

陷入了危局的毋寡只得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依然不愿意屈服，只是让大家想取水的法子。贵族和大臣那边可就不干了，他们暗地里都觉得是毋寡惹的祸，毕竟是他起了贪念才命令郁成王截杀汉朝使节团，现在这个祸不能让大家一起来承受！

大臣们私下里商量了之后决定不能跟着毋寡这个死心眼去送死，当

下之计只能杀掉国王，献出汗血宝马，这样才可以防止灭国之灾。于是毋寡成了议和的牺牲品，被贵族大臣们联手杀了。

毋寡死后，贵族们几经商议派出了使节和李广利谈判，李广利要求大宛速速投降。大宛贵族们表示只要汉军停止进攻就愿意贡献出上好的汗血马，而且会赔偿汉军的一切损失，永远臣服于大汉天朝。李广利想一想这个条件很不错啊，而且一旦汉军不答应，大宛人必然会血战到底，他们还威胁会杀掉所有汗血宝马，倘若如此岂不是白牺牲了那么多兄弟。

正在这节骨眼上，哨兵前来报信：大宛王国的友好邻邦康居的救兵正在向这边行动。于是，李广利不再犹豫，立马同意了大宛贵族们的条件。

城内很快派出了人员同汉军一起前往贰师城。得胜后的李广利心情简直好得无法形容，他以征服者的姿态命令相马师到贰师城挑选了几十匹上等马和三千匹中等马，还重立了一个亲汉的大宛国王昧蔡。

这个昧蔡属于土著贵族系统，在西迁的塞克人进入大宛前，昧蔡的家族已经在费尔干纳盆地生活了上百年。昧蔡显然是“饮豪麻汁的塞克人”的后代，同后来迁入的游牧塞克人有着很大区别，他一直主张向汉称臣，一继位便表示永远臣服大汉。

没想到汉军正要奏凯班师的时候，王申生却狼狈逃到了李广利营中，他报告了遭到郁成王攻击全军覆没的消息。李广利一听就火了，上次就是这个郁成王害的自己险些掉脑袋，杀害天朝使节的也是这个家伙！不杀了郁成王必然让士兵们寒心！于是李广利命令搜粟都尉（相当于辎重队队长）上官桀转攻郁成城，乌孙的军队也来帮助汉军阻截郁成城守军。

郁成王吓得连夜逃亡康居，上官桀穷追不舍，并通知康居王：大宛王国已然臣服，如不交出郁成王，汉军就会合乌孙军队前来讨伐。康居王可不想为了小小郁成王而得罪汉朝，于是把郁成王交给了上官桀。上

官桀命令骑兵军官赵弟负责押解。没想到赵弟进入大宛国境后担心郁成王被人劫走，私自斩杀了郁成王，并回去报告李广利。听了报告的李广利感到此次西征已经完美收场，也就未加追究，随即派遣使者先行回长安报捷。

汉武帝早已在宫殿里焦急等待了，捷报一到汉武帝便大宴群臣。公元前100年，李广利率领一万余远征军胜利回到长安城，并把获得的数十匹最优良的汗血宝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见了汗血宝马兴奋异常，只见这汗血宝马确实与众不同，体型高大饱满，头细而且脖颈极长，四肢也十分修长，比匈奴人骑乘的矮小蒙古马要高大许多。汉武帝立马骑上一匹汗血宝马在宫外兜了一圈风，感慨万分，兴奋之余又作了一首《天马歌》：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武帝正式命名汗血宝马为天马，而之前乌孙贡献的良马则降格为“西极马”。得到了汗血宝马后，汉武帝把最优良的数十匹留在了宫中，其余三千余匹中等宝马则被送到马政司，用于进行改良战马马种。

对于西征的官员，汉武帝大加褒奖，该升官的升官，该加爵的加爵。其中主帅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私自斩杀郁成王的小军官赵弟被封为新峙侯，军正赵始成则升任为光禄大夫，上官桀被封为少府，李哆被封为上党太守。其他被封为三公九卿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自愿出征的进行物质和官爵的嘉奖，因犯罪被征发的，一律赦免原有罪行。据《史记》记载，赏赐给士兵们的财物，价值总额高达四万钱。

汉朝和大宛因为汗血马引起的战争一共打了四年之久。最终大汉王朝赢得了这场必须获胜的战争，这使得汉朝在西域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点，几十年内西域诸国都不敢妄动。而本来贵为丝路强国的大宛王国却在这场输不起的战争中输了个一败涂地，不仅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而且丧失了许多商业权利，不仅丝绸之路上中转贸易之王的地位一去不复返，而且还要负责保障汉朝使节团和商队的安全。

对于这场战争后世谈论甚多。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场仗的必要性提出疑问，认为汉武帝穷兵黩武劳师四年之久，结果只获数千匹汗血马，得不偿失。这个观点在唐宋时期依然很有“市场”。当然看到这场战争的积极意义的人也不少，欧美许多学者都指出汉宛之战是上古时期中亚历史上一次影响巨大的军事行动，更有学者盛赞李广利西征是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

客观来看，汉宛之战对于获胜的汉王朝应是一场有得有失的战争，而且得大于失。而对于失败方大宛王国来说，这无疑是建国以来的最大挫折，同时也是大宛王国由盛转衰的节点。此战之后的大宛王国依然还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转点，唯一变化的是，向东还是向西，大宛人没有了选择权。

汉武帝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历史证明这位英明的皇帝为自己的帝国做了个一箭多雕的好买卖。首先，通过战争，中原地区出现了“天马”，马种有了改良的可能性，增加了骑兵的硬件实力。其次，远征大宛的成功巩固和扩大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重新恢复了丝路的交通，西域各国对汉朝使节态度大变，纷纷免费供给食物、向导等。敦煌到轮台一带都设置了驿站使东西方使节可以停留居住；在西域屯垦的部队也逐渐增加，专门负责保护来往商队和使节团。最重要的是，“天马之战”最大程度地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改变了西域地区匈奴强而汉弱的局面，最终实现了汉武帝“控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

在汉宛之战前，西域各国认为匈奴距离西域更近，往往对其毕恭毕敬而对汉朝阳奉阴违；战后，西域各国发现匈奴军队居然不敢阻拦汉军，连小规模骚扰都没有；相反，汉军竟然不惧大漠戈壁，能万里远征。这一下子改变了关于汉朝大军途远路险难以到达的错误认识，对大汉王朝的强大有了切身体会，纷纷背匈奴而投汉朝，匈奴帝国在西域的势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对于大宛王国来说，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值得，战争的失败使得大宛王国不得不降低身份来从事很不情愿的工作。这场战争对大宛王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四、大宛之殇：中央王朝的弼马温

1. 大宛高层的两派角力

一场因为马的战争使得大宛和西汉王朝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但是汉朝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这种战争创伤更像是一个人手指骨折一样的小伤；而到了大宛王国身上就如同一个人的心脏遭到了重击，不仅一时半会儿喘不过气，而且还会留下后遗症，随时就会到另一个世界。一场失败的战争使得大宛王国的武装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前的大宛向外扩张心有余力不足，但是至少能守住一亩三分地，但是战争结束后它的自保都成了问题。所以大宛从此对汉朝倍加依赖，希望能够借助昔日仇敌的力量勉强保住国家。

一方面汉武帝极其喜欢良马，另一方面汉朝有改良马种的需要，所以作为战败国的大宛除了要负责保障葱岭以西丝绸之路的畅通外，最大的物质损失就是每年要进贡汗血宝马。当然大汉朝作为一个大国也不会让大宛白吃亏，对于听话干活的它，西汉王朝会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

大宛真正的损失是在自信心和尊严上，一场战争几乎摧毁了它作为丝路大国的地位。此后的大宛王国无论是面对西汉王朝还是后继的东

汉、晋朝甚至北魏等国，都更像是这些大国的“弼马温”，只负责饲养和进贡“天马”，简直是卑贱到了极点。

毋寡在战争中被杀是由于贵族们的背叛，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以毋寡这种盲目自大坚持对汉朝强硬的表现，如果继续让他统治，大宛的命运只有灭亡。而且毋寡的死有着特定原因，因为大宛王国内部始终存在着两个派别的暗地角力。大宛王国的建立既有外力推动也有内部基础的影响。外部是公元前2世纪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和塞克人的民族大迁徙的巨大冲击，内部则是费尔干纳当地的塞克人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国家观念。

民族迁徙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塞克人属于“戴尖盔的塞克人”，他们是纯游牧民族，文化相对落后，是一群入侵者；而费尔干纳的土著塞克人隶属“饮豪麻汁的塞克人”，他们采用定居生活方式很久了。虽然同属塞克人，但是这两拨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有些差别，大宛王国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矛盾相互调和的结果。但是矛盾调和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虽然迁入的伽色尼、吐火罗等塞克部落也逐渐定居，但是和当地土著塞克人的矛盾依然存在。

于是大宛王国的内部贵族分为了两派，一个是“土著派”，一个是“迁入派”。迁入派代表的是曾经游牧的塞克人的利益，他们是全副武装进入费尔干纳的，虽然史料没有记载征服战争的发生，但是毫无疑问，迁入派是凭借武力成为了大宛王国的统治贵族阶层。

对于权力的失去，土著派始终心有不甘，不过土著派贵族在大宛王国内部依然具有足够的话语权。在大宛王国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强国时，对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上面，两派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迁入派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强硬，他们认为大宛王国应该在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取得主导或霸主地位。而土著派则趋于现实和理智，他们觉得大宛王国在西有大月氏和安息（帕提亚阿尔萨西斯王朝）两个大国，东有匈奴和汉朝两个大国的情况下，保住国家独立就是好事儿了，出去和各国争夺丝

绸之路的控制权是徒损国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大宛国王毋寡家族毫无疑问是迁入派的首领，他一方面加强国内防卫力量，一方面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的事务。大宛的迁入派之所以在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到达大宛时十分兴奋，是因为这个极重商业的国家十分艳羡东方的财富，更是因为大宛忌恨匈奴人对丝绸之路东段的严格控制，渴望西汉王朝能够搬掉匈奴这块国际贸易的绊脚石。可以说，毋寡代表的大宛迁入派对西汉王朝的所谓“友谊”是极其功利的。

当汉朝人真的逐渐控制了丝绸之路时，大宛人却发现结果并不像迁入派预想的那样完美。虽然汉朝人的到来使得国际贸易不再受到匈奴人野蛮的盘剥，但是汉朝也同样不希望大宛王国插手丝路贸易。大宛人发现汉朝对丝绸之路采取的是宏观调控，任何国家都要为汉朝服务，汉武帝绝不允许大宛人借助丝绸之路发横财。

在汉朝平定了楼兰和车师后，毋寡没有警觉起来，依然觉得大宛和楼兰、车师相比是个大国，汉朝是不敢轻易下手的。于是在葱岭以东西域小国都不敢怠慢汉使的时候，大宛王国却依然故我继续盘剥来往商队和汉朝使节团，尤其将匈奴和汉朝使团区别对待，行为中充满了挑衅。

当年赵破奴击破楼兰、车师两国后，纵兵直追乌孙。面对这个情况，大宛国内的土著派已经认为汉朝一定拥有远征大漠的实力，大宛应当适可而止。然而当时占据主流的迁入派却十分乐观，他们认定面对艰险的路途和匈奴侵扰，汉朝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此时毋寡认为汉朝已经大大损害了大宛的国家利益，于是又和匈奴人穿起了一条裤子。匈奴人在西域的势力正在走下坡路，急需大宛这样的盟友，双方一拍即合。和匈奴人的私下约定也让毋寡等大宛高层产生了错觉，他们哪里知道匈奴人此时已经在和汉朝对决中处于绝对下风，是不可能为了大宛和汉朝打大仗的。

在韩不害、车令的购马使节团到来时，大宛高层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议上毋寡和迁入派始终强硬，他们坚持汗血宝马是国宝不能轻易

卖给汉朝人。相比之下，以昧蔡为首的土著派就理智很多，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和汉朝交好的契机，建议应该免费贡献几匹好马给汉朝，汉朝是个大国，一定会感恩的，以前和汉朝的过节会一笔勾销。在毋寡贪恋汉朝的黄金之时，土著派甚至后退一步，认为收下黄金做成这笔生意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没想到毋寡和迁入派却作了最糟糕的决定，不仅不交出汗血宝马，还要强行把黄金留下。

由于迁入派势力强大，昧蔡等贵族虽然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兆头，但也无可奈何。更令昧蔡等人吃惊的是，毋寡竟然扣下了黄金还命郁成王截杀了汉朝使节团，这下直接导致了土著派和迁入派更加貌合神离。等到汉军兵临城下之时，大宛军队先胜后败，局面有些难以收拾的时候，土著派开始走到了前台。他们反对毋寡继续抵抗，认为这样会导致国家被灭，人民涂炭，但是毋寡不听，于是乎土著派在暗地里开始了一些行动。

经过持续的军事压迫，李广利率领汉军攻破了贵山城的外城，连猛将煎靡也被俘获。这个时候连一些迁入派的贵族也没有了抵抗的信心，只有毋寡还在一意孤行，于是土著派迅速和一些不坚定的迁入派贵族合流。贵族们商议的结果就是杀掉毋寡，献出宝马向汉朝求和，于是毋寡在两派贵族的交锋中被牺牲了。土著派杀掉了毋寡，由首领昧蔡主持和汉朝的谈判。战后土著派全面压制住了迁入派，昧蔡也由于对汉朝极尽恭顺，得到了汉朝方面的全力支持，成为大宛国王。

昧蔡继位后，全面推行土著派的“投降”政策。迁入派在遭受重大打击之后，也开始“转舵”，认为对汉朝屈服是“木已成舟”的事情，也就接受了这种现实。但是失去政治主动的迁入派对土著派依然有很大的抵触，而且迁入派还掌握着大宛王国残存的军事力量。于是他们便以昧蔡对汉朝过于谄媚为口号向民众广泛宣传，没有兵权的土著派无可奈何。

毋寡的弟弟蝉封代表迁入派继续和土著派“谈判”，并表示两派

对于将来的发展战略没有分歧，但是提出自己的家族才是大宛王国正统，两派合流的条件就是拿掉昧蔡。于是大宛王国在战后发生了第二次政变，在“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昧蔡被杀，毋寡的弟弟蝉封登上了王位。

昧蔡的死也是一个悲剧，同样是两派贵族角力的牺牲品，给他定的罪名——“过于媚汉”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位后的蝉封比昧蔡更加“媚汉”，昧蔡的对汉政策不仅没有被取消，而且还成了以后大宛王国发展的大政方针。在政变中无辜的大宛国民再一次被贵族们愚弄了。

蝉封登位后还煞有介事地向汉朝报告，说什么昧蔡不得人心，被人民所杀，自己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所以当了国王，希望大汉王朝支持和理解。汉朝面对这样的局面也只好听之任之。

蝉封深知一场失败的战争使得大宛元气大伤，再实行老兄毋寡的强硬方针是行不通的，于是借机统一两派贵族，果断向汉朝献媚，并派遣自己的儿子到汉朝去作人质。汉武帝当然十分高兴，这正是他想看到的局面，于是西汉王朝给大宛王国送去了大量赏赐，还派去了许多工匠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蝉封也发誓以前的保证继续有效，每年会按时进贡两匹汗血宝马。汉朝的工匠给大宛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包括凿水井的技术，这让大宛人告别了只能从城外引水入城的历史。

作为中亚大国的大宛王国对汉朝的臣服，对西域各国影响十分深远。几乎在蝉封把儿子送到汉朝作人质的同时，西域各国也争相向汉朝派遣人质。汉武帝统治中后期，西汉王朝的大统一局面得到巩固，西域、中亚国家“东风劲吹”。在此之前中亚地区往往被来自西方的强国所控制，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最大程度地密切了中亚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的历史从此成为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汉匈争西域

大宛作为丝路上的大国，是各个大国全力争取的对象，大宛王国就像衡量各大国在西域势力的标尺一样，大宛王国倾向或者臣服于哪个强国就说明西域在哪个强国的掌控之中。汉朝西征大宛的成功使汉朝在西域的声威达到了极盛。大宛归附汉朝，西域各国争相效仿使得备受打击的匈奴不寒而栗。被打醒的匈奴开始转变观念，以弱者的身份面对汉王朝，一方面更加注重和西域各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从前对西域各国简单粗暴的办法，用联姻等办法进行拉拢；另一方面注意吸引一些汉人为自己所用，希望能够扭转不利局面。

这一时期匈奴单于经常任用一些汉族人为他出谋划策。其实当年投降伊稚斜单于的赵信已经为匈奴人献了不少良策，比如要匈奴人尽量北撤保存实力，坚持和汉朝和亲，等等。从赵信那里尝到了甜头的匈奴越发积极吸引汉族人投靠匈奴，希望能加深对汉朝的认识以做到知己知彼。

西征大宛成功后，不仅西域各国胆寒，连匈奴也担心不已，这时候投降匈奴的卫律趁机建议句黎湖单于放还汉朝使节。于是包括路充国等坚决不降的汉朝使者被匈奴人"礼节性"地送回，而且句黎湖单于还让路充国等人给汉武帝捎话："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这些话倒是让汉武帝十分开心。汉武帝也知道完全灭亡匈奴只是天方夜谭，只要匈奴人肯服软，汉朝也会相应有一些友好的行动。

于是在路充国等人回国后不久，汉武帝也在公元前100年（天汉元年）派苏建之子苏武等人出使匈奴，并且也把曾经扣留在长安的匈奴使者送还匈奴。没想到苏武的使节团到了匈奴后，匈奴发生了叛乱事件，有人谋划劫持句黎湖单于的母亲投奔汉朝，而苏武的副使张胜竟也不知深浅地卷人这一行动。盛怒之下的句黎湖单于打算尽杀汉朝使节，却发现苏武很有本事，便希望他能够为匈奴效力。可惜苏武坚决不同意。句

黎湖单于又派卫律去劝说，谁料到苏武竟然把卫律痛骂一顿，自觉羞愧的卫律只好回报单于。

句黎湖单于铁了心不让苏武回国，便把他送到今天贝加尔湖一带的无人区，放养羝羊（就是公羊），还说如果这些羝羊生下羊羔，就放他回汉朝。但是苏武始终不改气节，于是在匈奴一困就是19年，直到汉昭帝继位才回到汉朝。

听说苏武等人再次被扣留，汉武帝认为匈奴人是贼性不改，必须教训一番。公元前99 年（天汉二年），轻敌的汉武帝竟派李广的孙子李陵仅率步兵五千人出击匈奴。李陵从居延出发，一直打到了浚稽山，最终被三万匈奴骑兵包围。李陵率军拼命向南突围，一直战斗到弓矢用尽还是没能突围成功，最后只好投降匈奴。句黎湖单于听说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十分赏识，还把女儿嫁给了他，没过多久又加封为右校王。

公元前90 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七万，从五原出发报复性地讨伐匈奴。大军连连取胜，一度渡过了今天的色楞格河，并大败前来迎战的匈奴左贤王，斩杀了匈奴左大将，之后大军南下燕然山。就在这时，李广利的儿女亲家刘屈氂因为巫蛊案被杀，汉武帝还得知了刘屈氂和李广利勾结阴谋立昌邑王刘髆（刘髆是李广利妹妹李夫人的儿子）为太子的事情，于是李广利一族被逮捕。

消息传到了前线，李广利感到十分忧虑和害怕。他决定孤注一掷，再次北上立功赎罪，没想到句黎湖单于已经带领匈奴骑兵精锐南下迎战。已经疲惫不堪的汉军这一次被打得大败，李广利本就是个没什么气节的人，干脆投降了匈奴。匈奴方面也嫁了一个贵族女子给李广利，他的地位一度还超过了卫律。卫律心生嫉妒，开始谋划陷害李广利。正好单于的母亲生病了，卫律就买通萨满，让其谎称病根是由于去世的单于在发怒。因去世的单于过去出兵攻伐汉时，曾发誓一定要捉住贰师将军李广利用来祭神，现在李广利已在匈奴，为何不杀了祭神，先单于正发怒责问此事。单于对巫师的话信以为真，便将李广利杀掉，用以祭神。

汉武帝末期几次打击匈奴失利，再加上有很多"汉朝通"出谋划策，匈奴帝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得到迅速恢复。本来就摇摆不定的西域各国又开始倾向于匈奴了。但是汉朝征伐大宛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西域大国乌孙、大宛等国对汉朝依旧十分恭顺，使得西域小国们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当时的西域出现了十分奇特的"两属现象"：既臣服于汉朝又归附于匈奴。执政晚期的汉武帝刘彻明知这种现象存在却也无可奈何，对楼兰、龟兹等国不得已而侍奉两主表示理解，只要求他们替汉朝传递匈奴信息。

公元前87年，西汉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病逝。汉武帝在位时期汉朝完全扭转了对匈奴的不利局面，但是常年的战争也极大地消耗了汉朝的实力。汉武帝一去世，匈奴争夺西域的态势更加明显，西域小国们越发害怕匈奴，争相投靠。幸亏汉武帝的儿子刘弗陵（汉昭帝）在位期间出了一个"民族英雄"傅介子。

傅介子当时担任骏马监，负责全国的马政。由于工作需要傅介子经常出使大宛王国去挑选良马，对于西域情况也较为清楚。傅介子对于汉武帝去世后西域各国亲匈远汉的做法十分痛心。他时常警告大宛国王蝉封不要和匈奴走得太近，否则汉朝大军随时会来。蝉封倒是屡次保证绝不会投降匈奴，而且表示大宛算是西域大国，匈奴人来了也可以自保，只希望匈奴来侵时汉朝能够给予支援。

大宛王国坚决站在汉朝一边，内中有深知汉朝实力的缘故，另一个原因则是大宛王国虽然没有了贸易特权，但是和汉朝经济联系依然十分密切。另一个西域大国乌孙和汉朝屡次和亲结盟，虽然和匈奴也有来往但是却时时提防，也属于"亲汉派"。

楼兰是西域各国中最典型的"摇摆派"，早在李广利西征大宛王国时，匈奴就威胁楼兰，要求它去偷袭拖在后面的汉军辎重队。没想到楼兰害怕汉朝的大军报复，一直犹豫不决，最后竟有人把这个阴谋戳了出

来。当时驻守玉门关的汉将任文被汉武帝派往楼兰处理这件事。任文假装率军巡边，突然袭击了楼兰国，并且把楼兰王活捉送到了长安。汉武帝亲自审问，楼兰王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楼兰是个小国，夹在汉朝和匈奴两个大国间，只能对两个国家都表示臣服，否则就得灭亡。"汉武帝体谅楼兰王的处境，又把他放回了国。

公元前92年（汉武帝征和元年），匈奴孤鹿姑单于封匈奴贵族先贤掸为日逐王经略西域。先贤掸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把西域各国当作奴隶，并加派一定军士驻防焉耆、危须、尉黎三地之间，对西域各国横征暴敛。

恰在这一年楼兰王病死了，楼兰王的长子安归在匈奴当人质，另一个儿子尉屠耆在汉朝当人质。楼兰王一死，贵族们便到长安接尉屠耆回国即位。但汉朝却说尉屠耆犯了罪被处以宫刑没有了生育能力，而且不让尉屠耆和楼兰使者们见面。无奈之下楼兰只好立尉屠耆的弟弟为王。汉昭帝继位后，恰好尉屠耆的弟弟也去世了。匈奴人深知掌握楼兰这个西域东大门的重要性，于是抢先把安归送回楼兰。安归在匈奴支持下当了楼兰国王，立即完全站在了匈奴一边。汉昭帝要求安归到长安朝觐竟遭到拒绝。

匈奴掌控了楼兰还不满足，又派使者前往龟兹国，要求龟兹也投降匈奴。这时候傅介子刚刚从大宛王国回来路过龟兹，听说了这件事。大宛王国为了保障傅介子一行的安全还派了数十名士兵护送。傅介子当机立断，率领手下和数十名大宛军士对匈奴使节团发动了进攻，结果匈奴使节团被全歼。

傅介子和随从拿着匈奴使节的首级去见龟兹王，龟兹王吓坏了，赶忙表示以后绝不私自接见匈奴使者。为防万一，汉昭帝任命在汉朝当人质的扜弥国王子赖丹为校尉，在轮台附近屯田。

回国后的傅介子又向大将军霍光建议说楼兰和龟兹是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不定的代表国家，只要给这两个国家一些教训，其他小国必

定胆寒而彻底站在汉朝这边。霍光问有什么好办法，傅介子的办法很简单，就是 “恐怖袭击”。他认为可以刺杀两国的国王让他们知道大汉朝的厉害。霍光听了，表示可以让傅介子先到楼兰试一试。

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凤四年），傅介子到了楼兰。没想到安归说不见汉朝使节，傅介子就到处宣扬本来是要赏赐安归财物的，既然安归不见汉使，只好回国。安归听说要给自己财物，立马同意会见傅介子。结果在宴会上，傅介子成功刺杀了安归。傅介子警告楼兰国民，以后要真心臣服汉朝才能保全国家。汉朝这边改立尉屠耆为王，还把楼兰更名为鄯善。尉屠耆为了便于得到汉朝援助，把都城迁到了扞泥城（今天新疆若羌一带）。

之后汉昭帝把一个宫女嫁给尉屠耆为妻，并调遣兵卒在鄯善国的伊循城（位于新疆若羌东北地区）屯田，以镇抚西域各国。处理完了楼兰国的事情，西域各国安定了一段时间。但是不久龟兹国又出了事。

龟兹国有两万多精兵，自以为是西域北道的大国，对于汉朝授命赖丹屯军轮台十分不满。其中龟兹贵族姑翼就向龟兹王进言说：“赖丹（本来是扜弥国的王子，曾经被派往龟兹国当人质，但是被李广利带到了汉朝）受汉朝命令在龟兹附近屯军，对龟兹国威胁很大，应当扫除这种威胁。”龟兹王认为姑翼说的很对，便率军围攻轮台杀了赖丹。但是又害怕汉朝兴师问罪，便主动向汉朝请罪。西汉看到龟兹认错态度诚恳就没再追究。

没想到龟兹国竟然得寸进尺，和匈奴、车师国勾结侵略乌孙。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长罗侯常惠在指挥乌孙军队击退匈奴、车师联军的侵略后，上书请求追究龟兹的同谋罪和擅自杀害赖丹之罪。汉宣帝不像爷爷汉武帝那样喜欢征伐，而且也不想多事，没有答应常惠的请求。但是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霍光却暗示常惠见机行事。

于是，常惠给龟兹国定了联结匈奴、抗命不遵和袭击汉朝军屯三条

大罪。还没等龟兹国反应过来，常惠就从龟兹以西诸国征调两万精兵，又派遣手下到龟兹东边诸国也征兵两万余人，乌孙国王翁归靡（当时娶了汉朝解忧公主为妻）也派出了七千骑兵助阵。常惠亲自指挥，命令大军从三个方向向龟兹进攻。

龟兹王绛宾得到消息后顿时慌了神，派使臣骑快马向常惠解释说：和匈奴结盟是被逼的，至于击杀赖丹更是自己老爹轻信贵族姑翼的花言巧语导致的，和自己毫无关系啊！可能担心汉军不肯退兵，龟兹王派人直接把姑翼捆绑着送到了常惠的军营。常惠在军营中当场斩杀姑翼，接着龟兹国王绛宾和常惠会面，表达对汉朝的绝对臣服，常惠这才撤军东返。

经过这次事件后，龟兹国王绛宾看到了西域最大国乌孙和汉朝建立在彼此联姻基础上的政治军事联盟一天天在巩固发展，汉朝在西域的优势也在一点点扩大。乌孙和龟兹距离很近，乌孙的强大让龟兹很不安。思来想去绛宾认为只有和乌孙、汉朝通好才能保全国家。

绛宾首先派遣使者到乌孙去，希望能够娶解忧公主和乌孙国王翁归靡所生的女儿弟史为妻，这样就可以同汉朝以及乌孙结成姻亲联盟。也是天公作美，绛宾的使者刚刚回来就在路上遇到了乌孙公主弟史。原来解忧公主派女儿弟史假借学鼓琴之名到长安去和汉朝交好。机会难得，绛宾立即命令使者想办法将弟史迎到龟兹，一面再一次遣使到乌孙国，表达了自己欲娶弟史为妻的迫切心情。这一次求婚得到了翁归靡和解忧公主的应允，两人的婚姻也在西域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婚后弟史一直居住在龟兹国，和绛宾十分恩爱。但是解忧公主却觉得弟史学业未就，便向汉朝上书，希望朝廷将她的女儿和皇家公主一样看待，并继续留在长安学习鼓琴。没想到“一心向汉”的绛宾听闻此事后，也上书汉宣帝，说自己和弟史是恩爱夫妻，而且也十分仰慕天朝文化，希望能够和妻子一起入朝拜见汉朝皇帝。汉宣帝当然也渴望万邦来朝，于是欣然同意了绛宾的请求。

公元前65年（汉宣帝元康元年），龟兹王绛宾和夫人弟史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达了长安。汉宣帝刘询公开接待了绛宾和弟史，并且给绛宾颁发了龟兹王金印和紫绶。绛宾也向汉宣帝表示龟兹国始终都是大汉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前64年（汉宣帝元康二年），在长安居住参观了1年后，绛宾夫妇回到龟兹，而且还带走了一批中原乐师。以后，龟兹王绛宾和夫人弟史又数次到京师朝贺，而且身着汉服，认真学习汉朝制度。回到龟兹国后，绛宾还主持修建汉式的宫殿，甚至把汉朝的宫廷礼仪也全盘搬了过来，官员出入王庭也像汉朝一样有人负责传唤。

绛宾的一心汉化引起了龟兹贵族们的非议，甚至有人联结匈奴阴谋推翻绛宾的统治，但是都被机智过人的绛宾所平息。绛宾还经常劝说贵族们要明白现在忠于汉朝对龟兹国最为有利，希望他们能够转变观念。并叫自己的儿子以汉朝外孙自居，世世代代加强与汉朝的关系。龟兹王绛宾在国内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为不久后汉朝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宣帝时期，虽然汉朝在西域掌握着主动权，但是匈奴设置的僮仆校尉还是时不时会侵扰西域各国。在公元前1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域地区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件，直接使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水到渠成。

3. 西域都护的初设

公元前65年，南道大国莎车国君去世了，国内大乱。汉宣帝认为是个好机会，就和乌孙联合支持解忧公主的二儿子万年去当莎车国王。故去的莎车王的儿子极力反对万年继位，因为万年不是莎车人。但是莎车贵族和乌孙王翁归靡商量认为万年是汉朝的外孙，如果能到莎车当王就可以得到乌孙和汉朝的双重保护，而且近邻大宛王国也声称会武力支持万年继位，莎车王的胞弟呼屠徵吓得连夜就逃出了莎车国。于是汉朝派出了使者奚充国，乌孙和大宛都派出了数千士兵护送万年到莎车。万年

在莎车继位后，汉宣帝赞赏大宛王国的忠诚，要求派使者到长安受赏。大宛王国一激动，竟然带领于阗、休循、捐毒、疏勒等国的使节一同去朝觐汉朝。

大宛王国牵头的各国使团到了长安后，汉宣帝十分高兴，当场给各国赐发了印绶，做了象征性的封赐。之后，大宛等国使节还在汉朝各地游历了一番。为了提高声势，汉宣帝专门选派了卫侯冯奉世持节护送各国使节回国。没想到使节团循西域南道西进到于阗境内时，莎车国传来了坏消息。原来万年当了莎车国王后穷奢极欲，而且动不动就杀个贵族，很快便在莎车国内失尽了民心。故去的莎车王的弟弟呼屠徵趁机从几个小国那里借兵杀回了莎车，并宣称带的都是匈奴精兵，于是万年在这场事变中被杀。

恰巧匈奴日逐王遣军围攻在车师的汉朝屯军，呼屠徵便和匈奴取得了联系，宣称匈奴大军出动了，西域北道诸国已经全部投降了匈奴。南道的各国顿时慌了神。呼屠徵以南道诸国盟主自居，要率领南道各国反对汉朝的统治。于是一夜之间汉朝失去了几乎全部西域，只有鄯善国（原来的楼兰国）还在汉朝掌控之中。

幸好被呼屠徵蛊惑的都是些小国，大宛和乌孙两个西域大国坚决维护汉朝的统治。大宛王国动员了全国力量防守郁成城，并声称将要东进莎车。大宛王国的虚张声势拖住了呼屠徵，呼屠徵一直不敢向东攻击鄯善。

危急时刻，率领着各国使节的冯奉世退居汉军屯兵的伊循城。冯奉世的副手严昌向冯奉世建议：附和呼屠徵的都是些小国，大宛等西域大国依旧可以连为外援，必须出兵镇压叛乱，否则西域有落入匈奴之手的危险。冯奉世认为有理，就出示符节要求没有归附呼屠徵的各国出兵，自己则率领鄯善的汉朝屯军奋力西进。

在西域北道，侍郎郑吉率领车师的军屯部队固守坚城，匈奴的军队连续攻击损失惨重，日逐王只得命令撤军。这时候解忧公主力劝乌孙王

翁归靡遣军救援，乌孙派出了数千骑兵会合汉军一路追击匈奴败兵，于是北道各国恢复了平静。南道，冯奉世和莎车军队会战于阗，呼屠徵大败，于阗被汉军收复。呼屠徵情急之下欲逃往捐毒，没想到大宛的军队已经进占此地，拦截了呼屠徵。呼屠徵无奈，只好返回莎车，汉军很快围住了莎车都城。国内贵族又开始频频和冯奉世接触，感到绝望的呼屠徵在宫中自杀。于是莎车贵族们开城投降，冯奉世入城将呼屠徵头颅割下，送回长安示众。南道各国也重新回到了汉朝控制中。

冯奉世代表汉宣帝嘉奖了大宛国王的义举。大宛王国也在此战中再次见识了汉朝的军事实力，对汉朝更加敬服，专门挑选了一匹宝马请冯奉世转交给汉宣帝。汉宣帝见到了良马十分兴奋，专门命名为“象龙”。可惜宣帝没有祖父武帝那样的文采，没能赋诗一首。

经此事件，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更加稳固，匈奴日逐王的日子越发难过了，甚至发生了西域各国集体抵制匈奴“僮仆都尉”的事情。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统治层内部发生动乱，在任的日逐王先贤掸受到内乱牵连，无奈之下只好率部众投降了汉朝，“僮仆都尉”随之撤销。

至此，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汉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府，府治在乌垒城。可以说这又是龟兹王绛宾的一大功劳，因为乌垒当时属龟兹国管辖，并且是龟兹东面的边防重镇。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这是很难做到的。

在车师保卫战中表现出色的侍郎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镇抚西域北道各国。就任首任西域都护后郑吉的担子更重了，他要率领汉朝在西域的所有的屯军，还要替国家实际行使对整个西域的管理权。

西域都护的设立得到了西域各国的普遍支持，因为汉王朝的西域都护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大不相同。“西域都护”是一个“保

护”机构，主要功能在于镇抚和立国威于域外，各国并不需要向汉朝缴纳任何赋税。而匈奴人的“僮仆都尉”则是不折不扣的剥削机构，这个机构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匈奴贵族的财富。一经比较，两者高下历现。

西汉王朝开拓西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以汉武帝控制西域以切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为指导思想的，发端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吉出任都护才终于修成正果。西域都护的设立使得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是中国对西域正式行使主权的标志。当然，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促进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是西域都护府设立和存在的基础。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得汉朝在天山南北地区的管理有序化。西域都护以及专门掌管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官员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大到西域各国家的君主，小到西域各部落的首领，都需要经过中央政府册封，被汉王朝颁发了印绶的各国君主成为了替中央王朝管理地方事务的公务员。

自西域都护府成立后，西汉王朝可以动员起西域各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以有效抵御匈奴人的侵犯。西域统一后，汉朝在天山南北广泛实行屯田，轮台、焉耆等几个大型屯田工程先后完工，军屯也已不局限于车师、鄯善两地，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可以保证东西方来往的商队和使节团安全问题，这样就极大地减轻了西域各国人民的经济负担。为了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汉朝每年都会动员国内的商队进行国家贸易，赏赐西域国家的使节团也络绎不绝。

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西域人民从中得到了实惠，对汉王朝的管理十分支持。西域各族和部落对汉王朝中央政府的向心力逐步增强，也加速了西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许多西域民族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可以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及相关政策的实行，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原和西域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中国此后治

理西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此后西域地区和丝绸之路都趋于稳定，匈奴帝国日渐衰弱，到了汉元帝时期甚至分裂为南北两部，呼韩邪单于率领南匈奴投降汉朝，郅支单于率领北匈奴一度西迁联结康居王国欲夺回西域，但是西域各国在汉王朝领导下同仇敌忾，郅支单于的阴谋并未得逞。后来汉朝任命陈汤征讨郅支，大宛王国也说服康居不再支持匈奴，很快郅支单于被陈汤和甘延寿击杀，手下部众群龙无首，只得远遁东欧。

4. 大国莎车称霸

但是汉成帝继位后，西汉王朝的政治越发黑暗，国势一天不如一天，西汉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后来外戚专权，出身王氏家族的王莽篡夺了刘家天下建立了“新莽王朝”。王莽继位后不得人心，虽然发起了一系列改革，但结果是越改革越乱。

王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汉族主义者，他仇视少数民族，又不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全凭个人好恶。他把发给匈奴的“印”改成“章”，还把匈奴单于改封为“降奴服于”，至于西域各国的君主则统统从“王”降格为“侯”。匈奴人为此再次脱离汉朝，并屡屡入寇，西域各国也因为不满而纷纷独立。西域都护李崇也在龟兹被杀。新莽王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所覆灭，中原地区陷入了混战阶段。匈奴此时再次崛起，并趁东汉王朝刚刚建立无暇西顾的时机，重新奴役了西域各国。

在西域各国或独立或投靠匈奴的特殊时期，却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那就是莎车国。公元9年，一边是王莽正式篡汉自立，另一边是莎车新王延继位。西域大乱，匈奴乘虚而入。天山南北几乎都叛汉降了匈奴，唯独延统治的莎车国坚决不肯屈服。延对中央政府是忠诚到底，匈奴甚至派使者封其为莎车王，也被延拒绝：“此生只接受大汉王朝封赐！”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匈奴驱使南道诸国对莎车国发动了数次

进攻，却都被延击退。延后来得到了西汉灭亡的消息，但依然不改初衷，并且始终关注中原的情况。

延对汉朝中央政府的绝对拥护是有原因的。青年时代的延亲眼目睹了在西汉王朝治理下西域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在汉元帝时期延还曾经作为莎车国的质子被派往长安，这极大地培养了延的汉文化情结。当时西汉王朝给西域质子们配备有专门的老师，他们在长安认真地学习了中原文化。当然对延震动最大的还是西汉王朝完善的国家体系，他认为大汉朝的最先进之处就是高度发达的制度文明。回国后的延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中原通”。

为了能够和强大的匈奴持久地周旋，延把从汉朝学习来的典章制度作为强国武器。很快，莎车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便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延统治时期的莎车国拥有强兵8万，是当时天山南北各国中最强的军事大国。当然延也是当时西域各国君主中最为贤明的。

匈奴为了逼迫莎车国就范，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封锁。延冷静面对匈奴人的孤立政策，积极团结周围的邻国。西域国家也是被匈奴人所胁迫的，他们暗中给延以帮助，使得匈奴人的封锁有名无实。延还和另一个“亲汉派”国家大宛结成同盟共同抵抗匈奴。

公元18年，和匈奴人对抗了十年的延不幸去世，他拼尽一生保全了莎车国，为东汉政府后来收复西域埋下了伏笔，因此后来东汉王朝追封延为“忠武王”，《后汉书·西域传》也对延的忠诚和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延临死前还不忘嘱咐儿子康：“中国迟早会卷土重来，一定要奉中国为主，不可投降匈奴！”康登上王位后，遵照父亲的教导，继续关注中原的情况，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向河西一带派人打探消息。

康采取了和父亲不同的主动出击战略，不到两年时间，莎车国就统一了西域南道诸国。康将南道诸国中亲匈奴的贵族或流放或斩杀，向国民们宣传匈奴人的残暴，号召人民共同抗击匈奴保卫家园。很快，匈奴

人在塔里木盆地以南地区绝迹了。

后来康得到消息，当年新朝在西域的很多官员、士兵以及随军家属都未能返回中原，而是在西域流浪，还时常受到匈奴人的搜捕。康便指挥南道各国寻找未能及时撤走的中原人员，很快就找到了一千余人。康立即把这些人接到莎车国保护起来，并经常向他们咨询问题。之后，不少流落西域的中原官员都主动前来投奔。

康一直在盼望中原的内战赶快结束，并恢复在西域的统治秩序。因为父亲延告诉他：中原文化高深，匈奴却出于蛮荒，故要坚信中国必胜，万万不可投靠匈奴。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刘秀在河北建立东汉的消息传到了西域，康兴奋异常。经过几年的奋战，刘秀的军队扫平盘踞关中的赤眉军，汉朝的军队再一次西进到了河西走廊。刘秀虽然将都城设在了洛阳，但是依然十分看重关中和河西地区，他封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率领军队驻防河西走廊。但是驻兵河西并不是要进军西域，而是为了防备割据陇右的隗嚣，隗嚣当时暂投了东汉政府。

东汉军队进驻河西走廊后，康又多次写信给驻守凉州的窦融，希望重新兴起的汉王朝能恢复对西域的管理。他在信中还告诉窦融：莎车、大宛、于阗等国已经结成联盟共同抵抗匈奴，汉军应该从北道入西域和联军来个南北夹击，必能收复西域。但是光武帝考虑到国家尚未统一，各地割据势力依然存在，因此不敢贸然出兵。即便如此，刘秀还是决定对莎车等国进行封赐。

公元29年（建武五年），刘秀让窦融以东汉政府的名义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并担任“汉西域大都尉”，全权负责西域各国事务。消息传到西域，被匈奴人压迫的西域各国争相投奔莎车国。

康趁热打铁，组织联军迅速收复了北道诸国。之后，康四处散布汉王朝将再次驻军西域的消息，匈奴呼衍王的军队闻讯，北撤到阿尔泰山一带，不敢轻易南下。丝绸之路再次被打通。但是很快匈奴人便发现汉朝军队根本没有西进的意思，呼衍王再次率领匈奴铁骑南进至蒲类海

一带，控制了蒲类国，车师前王国和车师后王国被迫投降。呼衍王还不时命令骑兵游弋在玉门关外，西域北道诸国重新被匈奴奴役。兵力有限的康只得命令联军坚守塔里木盆地南缘。

公元33年（建武九年），没能看到汉朝重设西域都护府的康在遗憾中去世，莎车贵族立康的弟弟贤为国王。贤的作为显然配不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说康是为汉朝守西域的话，贤的想法则是得到汉朝的支持然后称霸西域。贤继位后也宣称汉朝是西域宗主，但是他不再像父兄一样联合诸国抵抗匈奴，而是集中兵力征伐西域其他国家。贤在西域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服从莎车国的才能保全国家，不服从的就会遭到讨伐。

公元34年（建武十年），东汉平定了隗嚣在陇西的叛乱。贤以东进接应汉军出关为借口，率领大军东进，途中突然征服了拘弥和西夜两国，其君主都被杀死。贤转而立康的两个儿子分别作了西夜王和拘弥王。

公元38年（建武十四年），贤以西域盟主的身份派遣使者，首次到洛阳朝觐。使者宣称天山南北都已经被莎车国控制，西域各国苦于匈奴压榨，希望大汉朝能够主持西域大局，重建西域都护府，但遭到了建国不久的东汉朝廷的再一次拒绝。

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贤再一次派遣使者来到洛阳，希望汉朝重设西域都护府。刘秀觉得贤对汉朝十分忠诚，竟然直接把西域都护的印绶交给了他，又赏赐了大量的财物。消息传到了敦煌郡守裴遵那里，裴遵赶紧上书光武帝，指出了贤有称霸西域的野心。刘秀恍然大悟，马上下诏收回西域都护的印绶改封贤为“西域大将军”。没想到莎车使者拒绝交出印绶，裴遵只好硬抢了回来。

使者回报后，贤觉得汉朝看不起自己，遂对汉朝由尊变恨。他对外宣称自己已经受封西域都护，有汉朝做后台。西域国家听说后，被迫投靠了贤。贤像匈奴人一样自称单于，做起了称霸西域的美梦。贤给西域

各国分配赋税，大举敛财。西域小国无力抵抗，只得忍气吞声。对于缴税不利或者不服从的国家，贤就大张挞伐。受尽了屈辱的西域国家秘密商量遣使到汉朝去。

公元45年（建武二十一年），焉耆、鄯善等十八个国家秘密遣使及王子到了洛阳。他们向刘秀哭诉贤的残暴，并称愿意把王子们留下当质子，只求汉朝能派官员为大家主持公道。刘秀却还是不愿意重设西域都护，便赏赐各国一批财物，打发使者和王子们回国。各国王子竟然留居敦煌不肯出关。消息传回西域，贤更加嚣张。

面对贤的剥削，大宛国王延留先是只缴纳一部分财税，在遭到指责后，大宛王国干脆宣布脱离莎车国统治，不再缴纳一分钱。紧接着龟兹、鄯善、前后车师国也拒绝缴税。贤勃然大怒，决定给这些国家点教训。

公元46年，贤亲率大军北上，连续攻克了鄯善和龟兹两国，无奈之下，前后车师国都投降了匈奴人。之后，贤又对曾经的盟友大宛王国下手。47年，贤先灭掉了休循、捐毒两个大宛属国，接着统兵攻入大宛境内。大宛国王延留征集全国青年入伍参战，进行殊死拼杀。但是莎车国士兵众多，大宛国主力军队在贵山城下几乎伤亡殆尽，无奈之下，延留只好出城投降，并要求贤放过全城百姓。贤把自己的侄儿桥塞梯派到大宛当国王，延留则被带回莎车囚禁起来。

但是大宛贵族势力强大，桥塞梯根本无法发布命令。不久，大宛的贵族们秘密潜到友好邻邦康居搬救兵。康居也担心莎车国过于强大会威胁到自己，便派精兵帮助大宛复国。桥塞梯根本指挥不动士兵，于是在大宛人民的一片骂声中，灰溜溜地逃回了莎车。康居人的介入，让贤十分恼怒，但是此时西域各国的反抗此起彼伏使得他手忙脚乱，根本无暇顾及葱岭以西地区。无奈之下，贤把延留放回了大宛，继续当国王，但是需要年年上贡。

回到大宛的延留立即从康居借得精兵，东进重新占领了休循和捐毒

两地，并扼守要道，坚决反对莎车国，不仅不再上贡给贤，反而派使者向汉明帝刘庄进贡了上等汗血宝马。于是贤再次出兵攻打大宛，延留命令大军坚守不出，还派骑兵不停地骚扰。担心后路被断的贤只得撤退，此战过后，莎车国开始走下坡路。

公元60年（汉明帝永平三年），于阗贵族发动起义，莎车国的镇守官员被统统斩杀。贤只得强打起精神去平叛，没想到再次打了个大败仗。贤一个人狼狈逃回莎车。连年战争已经把莎车的国力耗了个精光，连国内的臣民们也对贤不满了。

公元61年（汉明帝永平四年），莎车国的宰相秘密联络于阗王广德，要献出莎车都城。于阗抓住机会，集合了西域各国军队共三万人对莎车发动总攻。广德假意邀请贤出城议和，贤同意了，但是一出城就被扣押。广德将贤处斩，西域各国像过节一般庆祝贤的暴政结束。但是广德却也想走贤的老路。就在这时匈奴人站了出来。呼衍王在车师号令北道诸国，声称匈奴才是西域的宗主，并发兵包围了于阗。广德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好投降。至此，匈奴完全掌控了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

由于匈奴人屡屡犯境，忍无可忍的汉明帝刘庄决定对匈奴用兵。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汉明帝任命奉车都尉窦固为主将，骑都尉耿忠、驸马都尉耿秉为副将率军征伐北匈奴。窦固和耿忠西出玉门关，在天山北麓和匈奴军队相遇。双方激战数日，镇守西域的匈奴呼衍王被击败，仓皇北逃。汉军占领伊吾城（今天的哈密市），并设立了“宜禾都尉”，在当地进行屯田。

在征伐匈奴的同时，窦固派遣假司马班超率领三十五名军士到西域南道诸国访问。没想到这样一个无心之举却成就了一代外交家。班超在鄯善国勇敢地击杀匈奴使节团，为后人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名言。接着班超一行竟然在仅有三十六人情况下，接连招降于阗国，收

复疏勒国。南道诸国皆臣服于汉，班超出众的军事政治才能显露无遗。

公元74年，窦固、耿秉等人再次袭击匈奴，在车师国一带连续击败匈奴军队。匈奴呼衍王远遁，前后车师国都被汉朝占领。窦固趁势要求汉明帝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镇抚西域。刘庄批准了窦固等人的请求，任命陈睦为东汉首任西域都护，还命耿恭、关宠分别担任戊、己校尉。东汉王朝在车师、鄯善重新大兴屯田，而班超则驻防于阗。

一年后，龟兹等国叛乱杀害了陈睦等人，刚刚即位的汉章帝宣布撤销西域都护。班超闻讯大哭，并向汉章帝刘炟上书请求留在西域。班超镇守疏勒城，在没有汉朝大军留驻的情况下，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出色的外交能力竟然保全了西域南道诸国。

公元80年（汉章帝建初五年），班超再次上了一封感人肺腑的奏章，力劝章帝重新派军收复西域北道诸国。汉章帝将奏章传阅诸臣，大家都被班超的勇气所折服。于是东汉大军再次进入西域，班超以长史身份全权指挥。历经7年时间，班超克莎车，平龟兹，到了87年（汉章帝元和四年），终于收复西域全境。

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为收复西域立下头功的班超就任西域都护，还被加封"定远侯"。此后在班超镇抚下，西域五十余国均尊奉东汉王朝为宗主国。

公元102年，在西域奋战了近三十年的班超在古稀之年衣锦还乡。接替班超之位的任尚等人由于不懂西域民情，西域重新陷入了混乱，西域都护有名无实。123年，班超之子班勇就任西域长史，并率军驻扎在柳中。一年之后，鄯善、龟兹等国主动归附东汉，接着班勇又趁热打铁收降车师前国。125年，班勇亲自统军讨伐有北匈奴支持的车师后国，汉军大获全胜，车师后国投降。打出了信心的班勇又在126年把匈奴呼衍王的主力消灭在了车师国北部。127年，班勇和张朗又迅速平定焉耆国的叛乱。迫于东汉的威势，疏勒、于阗、莎车等南道诸国都重新奉东汉为宗主国，

西域又一次回到祖国怀抱。但是很快，班勇因罪被免职，东汉王朝经略西域大势已去，历史上把东汉王朝争夺西域的过程称为“三通三绝”。

东汉王朝灭亡后，群雄割据，中原大乱，西去之路也被羌人隔断，从此西域和中原王朝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隔阂期。

五、迎娶大唐公主：不懈东向的宁远王

漫长的隔阂期到来后，大宛王国的消息越来越少，这个王国在两汉以后的详细发展情况也不为世人所知。不过还是偶尔可以从汉文史籍中发现一些大宛王国的踪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宛王国还会时不时不远万里向中原王朝进贡，但是这个时期大宛王国的实际控制者已经变成了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

在东汉史籍中，大宛国王最后一个留下名字的是延留，延留统治大宛王国11年后于公元59年去世。在延留之后的二百余年时间，大宛王国的世系未能被记录下来，西方史料也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大宛王国又一次走进了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年，大宛王国派遣使节团来到了洛阳，向当时的西晋武帝司马炎贡献了汗血宝马。这令司马炎十分高兴，便礼节性地封当时在位的大宛国王蓝庾为“大宛王”。

当然人家大老远来上贡，晋武帝司马炎这么好面子的人不能不有所表示，史书只是告诉我们司马炎赏赐了财物，至于具体细节，不得而知。就在同一年，蓝庾去世，他在国王宝座上坐了20年。蓝庾死后，他的儿子摩之继位，摩之也继续寻求和中原王朝的联系，每隔几年就会进贡汗血宝马。根据史料，摩之当了46年大宛王，他同时也是史料里面最后一位有明确姓名记载的大宛国王。

进入南北朝时期，大宛王国被称为破洛那国（即Ferghana的音译）。统治区域较大宛王国时期有所缩减，但还是保留了费尔干纳盆地大部分地区。376年，前秦帝国西征灭掉了割据河西的前凉，君主苻坚

开始积极经营西域。苻坚封给前凉的末代君主张天锡一大堆职务：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域都护、西平公。

单从这一官职看，就可知道苻坚对于经营西域的重视程度。后来苻坚又以梁熙为凉州刺史，梁熙随即遣使赴西域各国，宣传苻坚的威德，并赐赠诸王中原特产和财物，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其中大宛王国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

北魏时期，破洛那继续延续着进贡者的命运，在北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公元465年）进贡了数匹汗血宝马。由于北魏为鲜卑民族建立，因此对少数民族十分友好，文成帝问了一些破洛那王国的情况，方知破洛那就是当年的大宛王国，可惜当年文成帝就去世了。

到文成帝的孙子孝文帝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北魏国势空前强大，公元479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破洛那再次遣使朝拜，礼物依然是汗血宝马。

对于大宛王国的特产汗血宝马，杜佑的《通典》曾经引宋膺《异物志》的记载，说大宛王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宝马头上长有长数寸的肉角，这些马有的还懂人的语言，甚至可以与鼓点、音乐相应和。这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不过汗血宝马很有灵性倒是不假。《隋西域图志》则说大宛出产的马匹，黑色和青色马的耳朵都是红色的，而黄色、赤色马匹的耳朵却是黑色的。值得注意的是，隋朝人记载说破洛那国的王姓为“苏色匿”。

进入唐朝时期，经过几代君主对突厥的反击，唐朝的疆域到达了西域地区，和大宛王国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唐朝起初把大宛王国称为“拔汗那”。据唐朝人的记载，拔汗那国有大城六座，小城则上百座。其中西鞬城和奥什城是其与突厥人的分界处。奥什城具体位置已经不得而知，只知道位于拔汗那国的东部边境。而西鞬城建在锡尔河北岸。唐朝史籍告诉我们虽然汉朝以

后大宛王国名字几经变化，但是王统却“自魏晋相承不绝。”

唐朝贞观年间，拔汗那国王名叫契苾，后来被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拔汗那的都城被阿瑟那鼠匿所占据。鼠匿死后，他的儿子遏波之拥立契苾兄长的儿子阿了参为拔汗那王，以呼闷城为首府。而遏波之则驻扎渴塞城（即卡散地区，有学者认为渴塞城就是当年的贵山城）。渴塞城在西鞬城以北五十公里。俱战提地方也有一个国王，附属于跋汗国。

公元656年（唐高宗显庆元年），遏波之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拔汗那国是当时西域地区和唐朝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其君主对唐王朝也十分忠诚。658 年（唐高宗显庆三年），唐朝甚至在渴塞城设休循州都督府（从名字上看统治范围应该包括汉朝休循国的故地），并任命阿了参为刺史。

公元715年，大食派遣异密[1]屈底波侵入拔汗那国，与吐蕃共立阿了达为王，原来的拔汗那国王只好投奔安西都护府，向唐王朝求救。同年，屈底波起兵反对大食哈里发苏莱曼，结果被手下杀死。唐军将领张孝嵩抓住机会率兵万余人，长驱突进数千里，将阿了达围困在连城。阿了达突围而出，仅携带几名随从逃进了山谷。

公元720年，阿了达卷土重来，再次成为拔汗那国王。722年，阿了达给予反对阿拉伯人的粟特人以政治庇护，但是很快惧怕大食报复，又出卖了粟特人，把他们献给了阿拉伯人。但是大食帝国并不领情，依旧用武力逼迫阿了达投降。阿了达使出诈降计，一度得到了大食军队的信任，之后又率军趁夜袭击大食军队，但是没能成功，阿了达也在乱军中身亡。

公元739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拔汗那国王阿悉难达干帮助唐军平定了突骑施吐火仙可汗的叛乱，被唐朝册拜为“奉化王”。

[1] 又被译为“艾米尔”，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原意为“受命的人”、“掌权者”，是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

743年，阿悉难达干遣使朝贡，并请求和唐朝联姻，唐玄宗感念拔汗那王国的忠诚，便挑选了一位宗室女子封为义和公主，嫁给了阿悉难达干，并改拔汗那国为“宁远国”。唐玄宗还以外家姓赐阿悉难达干名“窦”。阿悉难达干大喜过望，照例献了两匹汗血宝马，唐玄宗给这两匹马起了两个很诗意的名字：“玉花骢”、“照夜白”。当时给唐玄宗做御用文人的李白还写了一首《天马歌》：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

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

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天马呼，飞龙趋，

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

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

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

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

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

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

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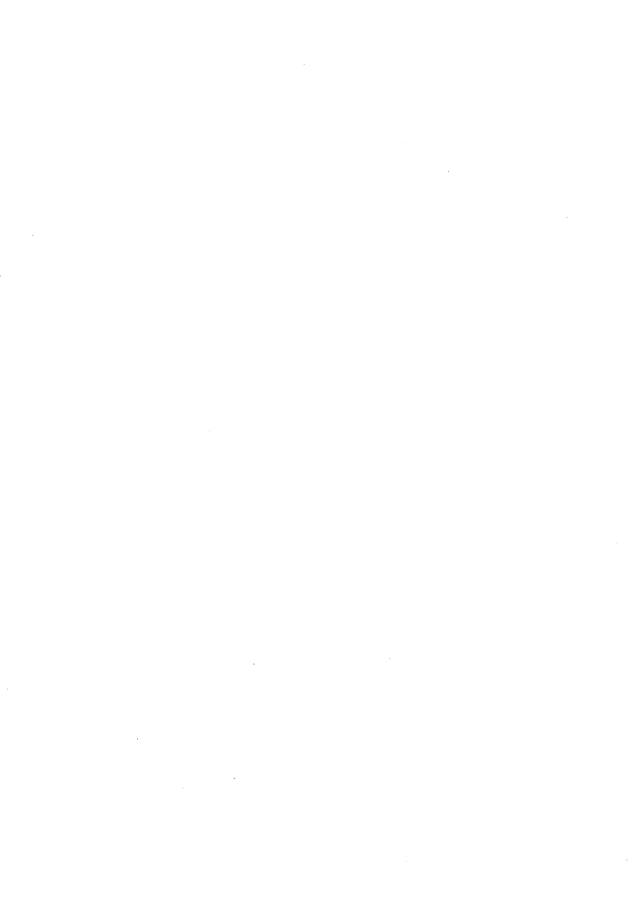
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

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

公元751年（天宝十年）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难达干又遣使献马二十二匹以及豹子和天狗各一只。九月，遣使献马二十匹。这批使节尚未归国，阿悉难达干就又遣使进贡了良马四十匹。到了754年，宁远国王忠节派遣儿子薛裕到长安朝觐，并且请求留在宫中当侍卫。这一请求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赞许。薛裕在中原认真学习华夏礼节，而且屡次立功，最后被授以左武卫将军的官职。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六月，宁远国遣使朝贡，八月又朝，十二月又贡。元稹在《西凉伎》诗中说：“胡腾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汗血马。”斯时，宁远国的歌舞正风行于大唐，是京城长安仕女最喜爱的歌舞之一。

但是好景不长，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突厥雇佣兵大批大批地来到中亚，奔驰的骑兵扫荡了印欧—伊朗语族居民创造的中亚文明。公元821年，已经突厥化的粟特人（中国史料里称“昭武九姓”）萨曼家族最终将宁远王国灭亡，阿拔斯王朝把大宛故地赐给萨曼家族作为封地。此后的中亚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大宛王国被迫“隐身”。大宛故地费尔干纳成为各个后起之国争夺的焦点，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先后经营此地，蒙古文明、突厥文明交相辉映……

但是历史告诉人们，这只是大宛为下一次爆发而隐忍不发的时代……





第五章

再露狼牙：浩罕汗国的狼子野心

沉寂了一千余年后，体内蕴藏着大宛人基因的塞克人后裔乌孜别克族在费尔干纳重新建国。他们像祖先一样再次称雄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同样没变的是对东方财富和文明的向往。

历史惊人的巧合，当大清帝国走向衰落时，作为藩属的浩罕走向顶峰，于是“大宛”子民又一次盯住东方。一系列惊天动地后，大宛最后的血脉湮没在了茫茫历史中。这一次他们真的消失了吗?

一、面东称臣：大清朝的友好藩属

唐朝在退出了西域和中亚地区后，中亚地区开始了漫长的伊斯兰化的过程。包括费尔干纳盆地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连续被东来的游牧民族侵略，在蒙古人进入中亚前，突厥人占据了中亚的广阔地区。

9世纪，中亚的突厥人成为了阿拔斯王朝的盟友。在突厥人最困难的时候，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们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作为回报，突厥人成为阿拉伯帝国扩张的急先锋。突厥人的加入使得阿拔斯王朝迅速击败拜占庭和印度斯坦，突厥铁骑踏遍了中亚、小亚细亚和北印度。逐渐地，突厥人也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

阿拔斯王朝把中亚都赏赐给了突厥贵族将领们，但他们却将中亚分割，成为了封建主。在统治者的影响下，中亚的土著民族也陆续皈依了

真主。整个中亚成为了伊斯兰的世界。

9世纪后期，阿拔斯王朝走向衰落，他们的哈里发也许很后悔祖先们的引狼入室，因为突厥将领们逐渐掌握了阿拔斯王朝的大权，哈里发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傀儡。突厥总督们互相争权夺利，甚至随意废黜和杀害哈里发，中亚地区的突厥将领们也很快趁势独立。但是突厥人在中亚并不团结，他们各自控制一片土地，互相攻杀，这也导致后来蒙古人杀来的时候，各自为政的突厥人被迅速征服。

突厥人来袭时，大宛王国的建立民族塞克人已经定居生活了数百年，他们无力抵抗突厥铁骑的进攻，只得臣服。告别历史舞台的不只是大宛王国，中亚最古老的民族塞克人也湮没在了历史当中，他们统统成了突厥人，成了虔诚的穆斯林。从此中亚的伊朗人种几乎灭绝，现代的塔吉克人是其中仅存的硕果，他们是塞克人的直系后代，但是除了语言属于伊朗语族外，基因上无疑也经历了突厥化的洗礼。

在中亚居民突厥化的过程中，西迁的突厥人也沾染上了中亚土著居民重商业的习俗。由于中亚环境所限，突厥人再也不能像在蒙古草原上那样游牧，定居生活成为了他们的不二选择。等到成吉思汗率领的马上骑士到来时，融合了中亚原住民的突厥人早已下马多年。蒙古人经过了三次西征把中亚牢牢掌握在手中，中亚和西亚出现了钦察、察合台、伊利、窝阔台四大汗国，费尔干纳地区也被蒙古人瓜分。

蒙古人也经不住时间的冲刷，越来越多的被突厥人所同化，后来横行中亚的帖木儿便是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而浩罕王朝的建立民族乌孜别克人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形成的。

14世纪上半期，原属于蒙古帝国的钦察汗国的乌孜别克汗（1312—1341年）皈依了伊斯兰教，统一了分散在中亚广大地区的各个部落，其汗国被称为乌孜别克汗国，其国人被称为“乌孜别克人”，《元史》中称其为“月即别”、“月祖伯”等。后成为族称，并沿袭至今。

15世纪时，钦察汗国瓦解，原来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白察汗国逐步强大起来，占据着今西伯利亚西部和哈萨克斯坦的广大地区，居民主要是各种不同来源的突厥——蒙古游牧民，他们都笼统地被称作乌孜别克人。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白察汗国的一部分乌孜别克游牧民在昔班尼汗的率领下，南下进入中亚农业区，先后占领布哈拉、撒马尔罕、希瓦、乌尔根奇、塔什干、安集延等城市，推翻了帖木儿王朝，与当地使用突厥语、从事农业的居民融合，形成了中亚的乌孜别克人。这些人中包含着很多塞克人的后裔，大宛王国的血脉从此便在强大的乌孜别克人中流淌，肥沃的费尔干纳盆地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地区，因为这也是他们祖先创造辉煌的土地。

费尔干纳盆地被乌孜别克人民称为“中亚花园”。当年玄奘法师西去取经路过宁远国时便对这片土地大加赞赏：“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穑滋盛。多花果，宜羊马”。在宁远国（大宛王国）消失了一千余年后，由塞克人后裔、突厥人和蒙古人融合而成的乌孜别克人再次把费尔干纳盆地作为统治中心，不仅仅是因为这片土地的肥沃，费尔干纳盆地类似天然堡垒的地形才最吸引人。

早在16世纪初，昔班尼大汗覆灭帖木儿王朝后，便建立了庞大的布哈拉王朝，统治了包括费尔干纳盆地的大部分中亚地区。昔班尼家族统治了将近一百年后，失去了对王朝的控制权，另一个家族建立了布哈拉新王朝。不过这个王朝也无法抑制贵族们的分裂，大汗只能控制都城布哈拉，各地的封建主们并不把布哈拉大汗当回事儿。

在乌孜别克人的部落纷争中，一个叫做“明格”的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并几经迁徙最终抢占了费尔干纳盆地。18世纪初期，明格部落的首领沙鲁赫一方面和其他部落进行血战，一面讨好布哈拉大汗。布哈拉大汗象征性地把费尔干纳盆地封给了沙鲁赫，由此为后来的浩罕汗国奠定

了坚实基础。

由于后来浩罕汗国在费尔干纳盆地的统治十分稳固，沙鲁赫家族也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当地传说沙鲁赫家族并非乌孜别克人，而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蒙古大汗巴卑尔的后代。这样传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蒙古人代表着游牧民族的最高水平，把自己家族说成蒙古后裔才有足够的震慑力。

其实明格部是一个很古老的部落，他们是由西迁的突厥人融合世居在里海东岸印欧—伊朗语族的民族（包括大量塞克人后裔）形成的游牧部落。1235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受命西征，一路上势如破竹，明格部由于英勇善战，被征召入了西征队伍，从此便成为钦察汗国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虽然可能明格部落中有一定蒙古混血，但是要说明格人是蒙古人就是无稽之谈了。

明格部落不仅要和其他乌孜别克人部落斗争，而且也要和费尔干纳当地的和卓宗教集团周旋。和卓宗教集团在17世纪时几乎遍布中亚，每一个世俗政权都要给足他们面子，谁让人家是“圣裔”（和卓是穆罕默德的后裔的意思）呢！曾有一位中亚的和卓公然对人民宣称：

没有宇宙就有我，

没有人类就有我，

先辈之先辈就是我，

哪里有真理之光，哪里就有我。

但是明格部落却从沙鲁赫开始就坚决用武力驱逐了当地的和卓，并重新迎进了听话的和卓家族。

由于明格部初建浩罕政权时，布哈拉大汗依然存在，因此浩罕前几代君主称号都是“比”或者“伯克”。早期的浩罕政权实力弱小，定居后的明格部落战斗力也有所下降，因此时常受到东边的准噶尔蒙古侵犯，幸好费尔干纳盆地易守难攻，才勉强避免了灭国。随着清王朝对准噶尔部越来越猛烈的进攻，浩罕政权得到了难得发展壮大的机会。

1755年到1759年四年之间，清王朝连续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新疆被完全收复。浩罕政权保持着大宛王国的优良传统，当时在位的额尔德尼伯克向强大的清王朝遣使要求内附。额尔德尼的上表十分谦卑，一再表达对中央王朝的倾慕之心，发誓会永远当清朝大皇帝的奴仆。一生醉心于文治武功的乾隆皇帝当然不会拒绝浩罕诚挚的请求。在正式成为了清王朝藩属后，额尔德尼拿得出手的贡品依然是大宛马。

额尔德尼甘心投靠清王朝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因为额尔德尼的叔叔、侄子们也都在浩罕国内有自己的封地，额尔德尼希望能够借助清朝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当然史料告诉我们，额尔德尼投靠清朝也并非心甘情愿。在清朝大军平定南疆之后，额尔德尼担心浩罕政权会被清朝吞灭，曾经向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沙·杜兰尼求援，结果并没有得到杜兰尼的回应，于是只好主动请求清朝的保护。自称仁义天朝的清王朝怎么会去图谋一个主动来投的化外之国呢?

浩罕政权投靠清王朝和大宛成为汉朝藩属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在没有征伐情况下的主动来朝，后者则是战争失败后的无奈选择。额尔德尼以及后来连续两位继任者都十分热衷于和清王朝交好。

相比于帕米尔以东的新疆地区，中亚地区的附属国基本上都得不到清朝的信任，唯一的例外就是浩罕政权。从乾隆皇帝开始，清王朝就十分看重浩罕，只要浩罕伯克申请朝贡，驻在叶尔羌的清廷驻疆大臣必然同意。每次到北京，浩罕使节都会受到特殊照顾，乾隆皇帝甚至还赠诗。

不过信任归信任，乾隆皇帝还是一再重申，浩罕政权要受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的节制，一切事情应该和清廷驻新疆的大臣商量。

浩罕政权在清王朝的支持下逐渐平息了内部的割据，周边小国也纷纷臣服。浩罕还不断侵占东边的布鲁特人（即柯尔克孜族）牧地，使得不少布鲁特人都逃到了新疆境内，为此清王朝还几次要求浩罕政权归还布鲁特人地盘。由于这一时期的浩罕政权是清王朝的友好藩属，而且也

惧怕清军打击，便归还了一部分布鲁特人的土地，为此又得到清王朝的嘉奖。

18世纪末期，浩罕政权和哈萨克人多次争夺土地，蓄积了多年力量的浩罕政权每战必胜。被逼无奈的哈萨克人多次向清王朝申诉，生怕清廷怪罪的浩罕政权连忙向清王朝进贡大宛马、白雕和玉石等特产。糊涂的清王朝竟然表示：两个国家都是大清藩国，两国相争，主子只能互不相帮。这无疑助长了浩罕国的嚣张气焰。

在18世纪，清王朝和浩罕处在“热恋期”，给了它足够的独立性。这很可能是因为浩罕政权位于帕米尔以西，属于外藩，不可控得太紧，太紧恐怕会生出祸患。清末的魏源就说：葱岭（即帕米尔）是个界线，西边是属国，而东边则是郡县。

从当年大宛王国的塞克人到浩罕国的乌孜别克人都是经商的好手，他们十分注重与东方的商贸，因此浩罕一再请求能够和内地自由通商。清王朝不仅答应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对浩罕商人格外照顾，仅按三十分之一的税率来抽税，而且皇室还动不动就高价购买费尔干纳地区的土特产。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上的巨大利益，浩罕政权对清王朝也就极尽恭顺。

但是到纳尔巴图当了浩罕伯克后，浩罕和清王朝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儿子萨木萨克和卓在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中逃过了清王朝的追捕，之后便窜入了浩罕，并且屡次阴谋在南疆制造叛乱。乾隆皇帝末年，萨木萨克和卓一直是中国边疆的心腹大患，他甚至想和纳尔巴图合作。但纳尔巴图对清王朝还保持着友好，对萨木萨克怀有戒心，果断拒绝了萨木萨克的建议。

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清朝擒住了数名萨木萨克派往南疆的叛乱分子，这些人说纳尔巴图曾经警告萨木萨克和卓：“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浩罕不是你们的容身之处。”为此乾隆皇帝嘉奖了纳尔巴图。

起初，纳尔巴图多次帮助清军捕捉萨木萨克以及他的儿子们，不过

很快纳尔巴图便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国势的增强，让纳尔巴图变得野心勃勃。后来纳尔巴图曾经捉到了萨木萨克，却私自将其放生，这让清王朝十分恼怒。乾隆皇帝饬令纳尔巴图立即全力进剿萨木萨克和卓，不得姑息，否则清王朝绝不会善罢甘休。纳尔巴图很知趣，再次尽力抓捕萨木萨克。没想到还没抓到人，萨木萨克就自己病死了。萨木萨克和卓死后，他的子孙和党羽秘密得到浩罕政权的保护，这也成为了浩罕和清王朝关系的转折点。

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统治末期就呈现出了盛极而衰的态势，相比之下，浩罕却像是一轮初升的太阳般蒸蒸日上。

这样的浩罕还会乖乖地做清王朝的藩属吗？

二、扩张图谋：代理人张格尔的趁火打劫

1. 浩罕国的扩张

纳尔巴图是浩罕政权史上一位极有作为的君主，他通过对清王朝的恭顺换取了清王朝的支持，使得国力迅速膨胀，为后来浩罕政权脱离清朝控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纳尔巴图伯克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去世，其子埃利姆承继了伯克大位。

1800年，浩罕邻国希瓦汗国遭到伊朗人的进攻，埃利姆抓住机会夺取了中亚重镇塔什干。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浩罕国和俄罗斯取得了联系。占领塔什干后，广阔的哈萨克草原暴露在了浩罕国的眼皮之下。

浩罕国有两条生命线，一条是向东穿过群山通往南疆的商业要道，由于清朝的支持，这条要道始终畅通；另外一条是向西通往河中的道路，一旦这条道路隔断，浩罕国将被困死在费尔干纳盆地中。埃利姆一继位就谋求打通西去的通道，因此浩罕和布哈拉汗国屡次发生战争，并最终拿下了西去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霍占特（或者译为“俱战提”，中国古代称为“忽盏”）。从此，浩罕国进退得宜，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埃利姆进一步和国内的小封建主们周旋，对各个封建主实行分化政策，拆散他们的联盟，然后各个击破。中央集权在埃利姆统治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封建主们的叛乱几乎全部被镇压。由于埃利姆的“武功”卓著，当时处于浩罕汗国统治下的各个部落一致推举他成为大汗，埃利姆也是浩罕汗国历史上第一位称汗的君主。

长久以来，在亚欧大陆上所有被冠上“大汗”称号的君主，都必须继承成吉思汗的血统。埃利姆是第一个非蒙古血统的大汗，其国家也开始被称为“汗国”。

除了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割据势力外，埃利姆继续打击和卓宗教集团。埃利姆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是对和卓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这个时期，浩罕境内的和卓集团的势力在急剧下降，几乎无法参与世俗政治，但是在宗教方面仍然影响颇大。和卓们在世俗政治方面越来越说不上话，便想在宗教方面找平衡。和卓们声称自己的伊斯兰教才是正牌的伊斯兰教，不仅传教，还趁机收取百姓钱财。有些和卓还像变戏法一样，装神弄鬼来展示自己的所谓“奇迹”。埃利姆一方面认为这些和卓到处传教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认为任这些骗子横行乡里容易引起民众不满，动摇国本。于是，埃利姆严厉打击和卓们的宗教欺骗行为。

只要埃利姆听说有在市面上表演“神技”的和卓，就会命令士兵将其带到宫中。埃利姆往往会让和卓当众再次表演，如果前后表演一致，埃利姆会放他们回去，有时候还会赏赐一些财物；但是一旦和卓们的“戏法”演砸了，那就对不起了，埃利姆会收取巨额罚款，交不起罚金的和卓往往会被打得皮开肉绽。

苏菲派神秘主义在中亚十分盛行，埃利姆却认为苏菲主义是奸邪的思想，对待苏菲派的依禅十分严苛，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比较出名的依禅，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埃利姆在宫里的水池上空横拉起一根绳子，然后让依禅们表演“走钢丝”，如果依禅真能完成奇迹，埃利姆就把他们

打发走，一旦掉进水里，埃利姆就会立刻命令大家用石头砸死他。这个办法确实使招摇撞骗的依禅一下子少了很多，甚至没人敢在埃利姆面前提起依禅。

后来的一些浩罕史书还说，埃利姆在全国搜捕不法依禅，然后把他们罚做苦力，于是许多苏菲教徒成了牧羊者。但是正所谓“过刚则易折”，由于埃利姆在宗教方面的政策过于强硬，使得苏菲派的教徒们对他恨之入骨，还私下里把他列为了叛教者。最终埃利姆也在苏菲派和封建主参与的政变中被杀。

埃利姆称汗标志着浩罕汗国和清王朝的关系转入了新阶段，浩罕汗国已经决定不再做清王朝的属国。但是和新疆地区千丝万缕的经济贸易联系，是浩罕汗国的利益所在，埃利姆也只好一步一步来，不敢急于脱离清王朝。埃利姆已经不再像额尔德尼那样顾及清王朝的面子了，他肆意向外扩张，不断侵夺布鲁特厄尔格纳部落。

厄尔格纳部落当时是西布鲁特联盟的盟主，他们的游牧地东到喀什噶尔西北，西到费尔干纳盆地东部的额什一带。埃利姆东侵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奴役和驱赶布鲁特人，浩罕汗国已经将喀什噶尔地区作为扩张目标。

此时在位的嘉庆皇帝并没有父亲乾隆那样警觉。随着清王朝的社会矛盾的逐渐尖锐，清王朝对新疆地区的控制力也在减弱。

在浩罕汗国的不断压迫之下，厄尔格纳部的布鲁特人只得向东转移，并且多次向清王朝求援，要求主持公道。乾隆时期至少会对浩罕汗国的侵略行为予以指责和威胁，嘉庆帝却对布鲁特人的求救置若罔闻，这使得布鲁特人对清王朝逐渐失去了信心，大量的布鲁特人投降了浩罕汗国。英勇善战的布鲁特骑兵反而成为了浩罕汗国的进攻利器。

埃利姆是一个迷信武力的君主，为了动员起浩罕汗国最大的力量，实行全民兵役制，每一位成年男子都会自动成为国家的军人。拒绝当兵或者逃避服役一旦被发现，将会遭到灭顶之灾。埃利姆做了十二年大

汗，几乎年年征战。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浩罕汗国和当年的大宛王国一样处在东西方贸易的关键位置上。商业收入对浩罕君主和人民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向西占领霍占特，解除外界对费尔干纳的封锁是为了经济利益，向东扩张同样也是为了经济利益。浩罕汗国和新疆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喀什噶尔地区，如果能够占领这一地区，不仅更加方便贸易，也可以将浩罕汗国的商业线进一步向东扩展。

1809年，埃利姆死，其弟奥玛尔承继大位。奥玛尔执政十分灵活，是一个善于运用权术的君主。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奥玛尔一继位就废除了兄长的全民皆兵制，他采取的是全国男子每三名抽取一名当兵的兵役制，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奥玛尔注重增强军队战斗力，虽然士兵数量较埃利姆时期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反而有了提升。

奥玛尔十分重视布鲁特人，大量召入军队，组建了一支横行中亚的骑兵队伍。到了道光初年，历经十多年的征讨，布鲁特厄尔格纳部落全部被征服。奥玛尔更是大胆地命令军队占领了额什城，这是浩罕汗国首次成功侵占清王朝的土地。夺取了额什后，浩罕汗国完全控制了费尔干纳通向南疆的商道。

1821年左右，浩罕军队在东北方向也取得重大进展，大将赛义德库尔别克征服了布鲁特萨雅克部落，兵锋直指伊犁。可惜如此明显的挑衅没有引起腐朽的清王朝的重视，还好浩罕汗国见好就收没有再进一步。

埃利姆和奥玛尔兄弟在位时期，浩罕汗国虽然已经不再把清王朝看作宗主国了，但是表面工作做得还算不错，占领额什等事件都上书清政府，声称是为了保障贸易顺利进行，清政府也只是勉强警告了一下。很显然两个国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清王朝看重的是面子，只要浩罕恭顺，清政府就会开心异常，对于浩罕汗国的扩张则并不上心。相反的是，浩罕汗国自从埃利姆称汗后就一切以利益为重，一面拼命扩张，一

面卖给清政府无足轻重的面子。可以说，在双方的关系中浩罕人是占尽了便宜。

浩罕汗国有着重商的传统，经常由官员出面贿赂清政府的边卡，为本国商队求得免税。到嘉庆、道光时期，清王朝边务废弛，边卡官员只认钱，到处出卖国家利益，浩罕商队用贿赂换取免税竟也成了传统。驻喀什噶尔的大臣那彦成就曾经上书中央，认为浩罕商人的非法贸易使得白银大量流入中亚。可是嘉庆皇帝却认为天朝富庶，只要外夷小邦恭顺，让他们赚些小钱没什么大不了。

清王朝分封在喀什噶尔地区的阿奇木伯克势力很大，浩罕汗国和阿奇木伯克关系密切，时常给予贿赂，希望阿奇木伯克能够行些方便。但是后来，奥玛尔竟然想把阿奇木伯克也抛开，他上书嘉庆皇帝希望允许派遣人员到南疆直接办理商贸，不让阿奇木伯克插手。

阿奇木伯克没想到奥玛尔竟敢过河拆桥，便把浩罕商人的恶行报告给了清朝驻新疆的大臣。很快听说了这件事情的嘉庆帝终于愤怒，公开斥责浩罕人的得寸进尺，认为浩罕汗国对天朝不敬，命令对浩罕的商贸从严管制。

从此之后，浩罕汗国和清王朝的矛盾逐渐表面化。

2. 张格尔之乱

恰巧当时萨木萨克的次子张格尔（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孙子）在浩罕秘密培植势力，奥玛尔就以阻止张格尔为条件再次威胁清政府希望能够完全免除关税，并自称有功于大清。奥玛尔甚至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免税待遇，就应该把呼岱达[1]的任免权交给浩罕汗国。

没想到这一次却被清政府严词拒绝。奥玛尔自认为国势兴盛，既然大清不把浩罕汗国放在眼里，我就制造事端。奥玛尔于是对张格尔的阴

---

[1]清朝设立的管理监督南疆边贸的人员。

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怂恿张格尔去南疆闹事儿。

张格尔自幼就野心勃勃，总认为清政府夺取了自己家族在南疆的地盘，发誓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父亲萨木萨克去世后张格尔重新收拢部众，一方面借传教秘密发展势力，一方面密切关注浩罕和清政府关系的发展。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张格尔展开了初次叛乱行动。当时由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十分残暴，当地居民对其十分不满，张格尔便带来数百名叛军潜回了南疆。当地的布鲁特首领苏兰奇发现情况后迅速上报，却遭到清朝官员的批评。苏兰奇一气之下便投降了张格尔。张格尔率领叛军成功偷袭了清朝的边防站，接着便乘胜进攻喀什噶尔。发现事态严重的斌静派色普徵额率军进剿，叛军数量有限，很快被清军击溃，张格尔和苏兰奇等人仓皇逃回了浩罕。

道光年间，张格尔更加嚣张，经常骚扰边境，大打游击战。后来清军听浩罕商人说，张格尔曾经向奥玛尔大汗借兵但是遭到拒绝，清政府便认为奥玛尔十分忠诚，赏赐了浩罕国大笔财物，要奥玛尔帮助擒拿张格尔。奥玛尔声称张格尔不在浩罕，因此无从捕拿，其实他一直暗中支持张格尔。

道光二年（1822年），奥玛尔去世，迈买底里成为浩罕国大汗，他继续暗中支持张格尔。道光五年九月，清领队大臣巴彦巴图率兵200人出塞巡逻，未遇张格尔叛兵，回师途中，纵兵滥杀无辜的布鲁特部妇孺100余人，谎称杀的是张格尔叛军。清军的残暴行为激起布鲁特人的义愤，于是当地布鲁特人率部追杀，将巴彦巴图等围歼在一座山谷里。

道光皇帝得知消息后，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一面迅速调兵遣将，加强清军的防御力量，一面告诫伊犁将军庆祥："现在张格尔窜逃未获，难保不乘间窥伺。"他令庆祥加强警惕，密切注视张格尔的行踪，随时做好平叛准备。

但是清朝的新疆官员对当地人民横征暴敛，十分残暴，使得当地大

量维吾尔和布鲁特百姓投靠了张格尔。迈买底里一面继续敷衍清王朝，时而上奏清政府说发现了张格尔的行踪，但就是捉不到，其实是不愿去捉；一面给张格尔通风报信，让他继续闹事。在迈买底里再次请求全部免税被道光皇帝严词拒绝后，浩罕汗国知道要想在喀什噶尔的商业利益最大化，仅靠向清朝朝觐请求已经没有可能，于是迈买底里唆使张格尔进行更大规模的叛乱行动。

在浩罕汗国的暗地支持下，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又一次纠集约500人，由开齐山路闯入新疆，进至距喀什噶尔数十里的阿尔图什（今阿图什），以祭扫祖墓为名，煽动当地民众反清。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闻知消息，立即派兵进讨，消灭叛军400余人、生擒40余人。但张格尔突围逃走。

这一次借祭祖发动的叛乱虽然失败了，但张格尔却发现自己在喀什噶尔还是很有市场的，有不少居民支持自己，于是胆子更大了。

张格尔分析了两次行动的失败原因后，认为自己必须找一个强大政权作为后台才有可能成功。思来想去，张格尔认为浩罕汗国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张格尔知道浩罕汗国早已不想做清王朝的属国，只是这层窗户纸还没捅破；二来浩罕汗国以经济利益为重，只要许以贸易和商业诱惑，他们必然会帮助自己。

深思熟虑后的当年七月十八日，张格尔卷土重来，这时道光皇帝还沉浸在刚刚驱走张格尔的欢乐当中。这一次张格尔的力量成倍地增加了，他已经聚集了一千余人，浩罕将军爱撒也跟随张格尔行动。

张格尔到处散发传单："但见我一面，即两世受福；但饮我一杯茗，即百虑皆忘。"被蒙蔽的民众争相迎接张格尔，有的加入叛军，有的则捐出全家财物以资叛军。不出一星期张格尔的军队就增至数千人，喀什噶尔被叛军团团包围。虽然清军防守得力，但是叛军人数却越来越多。城内的清军也一度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很快，包括英吉沙尔、和阗和叶尔羌在内的南疆四城都陷入了危局。久攻不下的张格尔也急红

了眼，联结浩罕汗国的事情被再次提上了议题。

张格尔连续几次遣使向浩罕借救兵。迈买底里起初并不答应，因为刚刚即位没几年的他担心公开和清王朝撕破脸会招来灭国之灾。关键时刻张格尔抛出了喀什噶尔城这个诱饵，而且声称只要取胜，迈买底里就会获得著名阿孜（即圣战取胜者）称号，迈买底里果然立即答应了张格尔。张格尔以出卖中国领土的代价换来了浩罕汗国的出兵。

张格尔更是和迈买底里约定，只要攻下了南疆四镇，所有的缴获平分。迈买底里早已经把喀什噶尔看作浩罕汗国的生命线，他与张格尔商定后便立马率领了一万余人帮助叛军围攻喀什噶尔。

浩罕汗国出兵完全是为了喀什噶尔城。张格尔认为南疆是自己祖先的基业，并不情愿把喀什噶尔送给浩罕人，尤其后来发现清军短期里无法救援喀什噶尔后，张格尔更后悔把喀什噶尔城许愿给了浩罕人，于是两军还没有并肩作战就有了嫌隙。

紧接着，虽然浩罕军队连火药都用上了，却依然未能取胜，还伤亡惨重。这时候张格尔却在一旁作壁上观。迈买底里害怕腹背受敌，连夜率军退走，但有二三千浩罕兵被张格尔诱留，并被置为亲兵。

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张格尔叛军先后攻占了和阗（今和田）和英吉沙尔（今英吉沙）二城，接着全力进攻喀什噶尔城。喀什噶尔守军在庆祥的指挥下，英勇作战，顽强抵抗了两个多月，终因援绝力竭，于八月二十日被叛军攻破，庆祥自缢身亡。不久，叶尔羌（今莎车）也落入敌手。

张格尔得意忘形，竟在喀什噶尔“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随即在南疆实行极其野蛮的统治，其暴虐甚于从前的和卓千百倍。广大维吾尔族人民认清了张格尔的嘴脸，转而支持清军，有的还积极参加了以后的平叛战争。不过对于清军来说，形势依然危急，张格尔军队甚至一度兵临阿克苏城下。

张格尔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意识到如不迅速平定叛乱，势

必危及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因而立即进行平叛部署。朝廷调兵遣将，以期厚集兵力，一鼓平定叛乱。道光帝最初任命能征善战的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令其统领万余大军，前赴新疆筹办剿捕事宜。不久，又以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杨遇春和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并调派吉林、黑龙江、四川三省清兵，总兵力达到了近四万人。

道光帝认为，阿克苏是进入南疆的要道，决定先扫除进至这里的叛军。道光六年（1826年）冬天，清军经过浑巴什河和柯尔坪两战，把阿克苏一带的叛军全部扫清。接到消息的道光皇帝担心长龄等人轻击冒进，忙下诏命他们暂时屯驻阿克苏，必须等到后续大军全部到齐才可进兵。很快，清军所有部队集结在了阿克苏，杨遇春和长龄马上率领大军南下。谨慎的道光皇帝又提醒长龄、杨遇春等人，注意严防后路，廓清台站，以免腹背受敌。

为了保证平叛战争的顺利进行，清廷还制定了奖惩和严守军纪的条例，规定"一切军情，无论满汉官兵，总当视为一体，秉公持正，微功不掩，小过亦惩，俾令众志成城，同心敌忾"，以充分调动清军将士平叛的积极性。

接着清军又大打政治战，严令惩办贪横不法官员，清军所到之处不得欺压维吾尔族居民。清军还实行连坐制，只要有人参加了叛军全家都要问罪，而没有参加叛军的家庭则会得到重赏。很快，跟随张格尔的居民便反正了一半。道光帝在出兵平叛的同时，寻思回部"久已习为恭顺，何致遽思变乱"？最后得出"总由近十余年来，历任参赞、办事大臣等贪淫暴虐"的结论，便命令长龄对此"细加察访"。

失去了民众支持的张格尔成了孤家寡民，只能率领剩余的武装和清军主力决战。没有了粮草接济的叛军饿着肚皮抵抗了数月，终于在道光七年春天全面崩溃。张格尔只剩下了数十名死忠分子跟随，向西奔逃。长龄命令将军杨芳率领六千精骑追击，最终将张格尔捉获。

张格尔叛乱是对清王朝的趁火打劫，只是此时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

还没有烂到根子里，因此这场所谓的“圣战”最终失败了。浩罕汗国在这场战争中充当了帮凶角色，而且出兵公开攻打清朝领地，这根本不是一个属国可以干得出的事情。叛乱被平息后，浩罕汗国全国警戒，迈买底里命令军队进抵边境伊斯里科卡伦，防备清军入境。

此时的道光皇帝也深知浩罕汗国参与了叛乱，只是为了平叛，清政府已经是耗尽财源，仗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了。但是又不能丢了天朝的面子，于是道光帝命令曾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那彦成到南疆去摆平和浩罕的僵局。

那彦成是一个典型的强硬派，他一到南疆就勒令迈买底里交出张格尔的家属，否则就关闭卡伦，不准一个浩罕商人入境。那彦成对自己十分自信，认为只要不许通商就能使浩罕就范。但是浩罕汗国此时已经今非昔比，迈买底里通过居住在卡外的布鲁特人又开辟了秘密商道，内地的茶叶等商品依然可以到达浩罕境内。

那彦成把一切留居南疆的浩罕商人驱逐，不仅没能使迈买底里服软，反而激起了浩罕全国的反清浪潮，使得清王朝陷于孤立，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那彦成治理南疆的策略破产，清王朝用所谓的强硬换回的却是浩罕汗国的彻底决裂。

此后，浩罕汗国公然起兵犯境，在南线，兵锋直指今天塔什库尔干地区，北线则越过伊塞克湖骚扰伊犁地区。对于浩罕汗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身心俱疲的道光帝只能听之任之。

清朝对浩罕汗国的纵容政策使得天山南北从此失去了安宁，浩罕汗国新一轮的东进风暴即将来临。

三、浩罕屠夫：不知天高地厚的阿古柏

1. 浩罕独立

张格尔叛乱被平定后，浩罕汗国下定决心用武力解决通商问题。但

是迈买底里十分聪明，在出兵前夕连续派出使节向清王朝求和。浩罕汗国的行动迷惑了清政府，参赞大臣那彦成自信地说：两年不准通商，浩罕现在已经陷入危局，故而不敢对天朝造次了。为此，那彦成竟然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

不久，那彦成回京述职，扎隆阿继任参赞大臣，此人更加不把浩罕汗国放在眼里，而浩罕这边却一直在悄悄集中兵马。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曾经不止一次向扎隆阿报告浩罕汗国准备进军的消息，可惜扎隆阿都认为是谣言，没有放在心上。此外，布鲁特萨雅克部落首领伊列斯门迪也从卡外送来消息：张格尔的兄长玉素甫已经被浩罕汗国笼络住，他们打算到喀什噶尔滋事。由于边报众多，伊犁将军玉麟也紧张起来，严令扎隆阿备战。扎隆阿竟然说玉麟过于敏感，还给道光皇帝上奏说：“南路如果有事，唯臣是问！”

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二十五日，迈买底里第一次独自对清王朝大规模用兵。当天夜晚，浩罕军队偷袭卡郎圭卡伦，清军事先完全没有准备，道光皇帝也没有想到浩罕汗国竟敢以武力胁迫天朝通商。此时新疆驻军兵力分散，面对浩罕大军顿时手忙脚乱。帮办大臣塔斯哈手中仅有数百骑兵，他一面加急向京城回报，一面亲率部卒一百余名到前线增援。九月二十七日，塔斯哈中了浩罕军队埋伏当场阵亡。很快，喀什噶尔以西诸卡伦先后失陷，浩罕军队兵临喀什噶尔城下。

当时喀什噶尔城分为维吾尔族聚居城和汉人聚居城，参赞大臣扎隆阿火速调来伊犁、阿克苏等地精兵一千多人驻防喀什噶尔。扎隆阿担心维吾尔族居民附和浩罕侵略军，下令将维吾尔族居民全部迁入汉城区，城外的驻军也全部进城固守。

浩罕军队庞大，英吉沙尔的阿奇木伯克斯蒂克投降了迈买底里。浩罕军队在九月二十九日夜晚攻下了喀什噶尔已经空置的“回城”（伊斯兰教徒聚居区），“汉城”也遭到团团包围。浩罕军队又派兵进攻叶尔羌，一度切断了叶尔羌和阿克苏之间的联系，但是很快浩罕军便因为抢

不到粮食而退回了叶尔羌。此后，浩罕军队分别强攻喀什噶尔汉城、叶尔羌城和英吉沙尔汉城，驻守官员组织维、汉居民奋力防守，力保城池不失。

战事进入到了十一月，清朝各路援兵集中在阿克苏，却都畏缩不前。道光皇帝大怒，连下严旨。援军先头部队在容安率领下先行进军，很快叶尔羌之围被解除。之后，先头部队西进到了喀什噶尔，浩罕军队看到损失很大收获却很小，而且清援军陆续到达，便仓皇撤回浩罕本土。此时杨芳等人统领的主力援军刚到阿克苏。

浩罕军队临走的时候把当地财物抢劫一空。这一次掠夺性的入侵使得南疆的维吾尔族同胞看清了浩罕汗国的嘴脸，均称浩罕人为贼。一些南疆阿訇还向民众宣称："回教经典戒杀好人，但是不戒杀贼！"长龄和杨芳的大军所到之处受到维吾尔族同胞的夹道欢迎。

浩罕人的公然进犯再次引发了清政府的激烈讨论，那彦成断绝通商困死浩罕的策略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伊犁将军玉麟力主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浩罕问题，他认为南疆从喀什噶尔出卡，北面在伊犁出卡，集中十万左右精兵南北夹击一定可以灭掉浩罕汗国。但是大清王朝的国库已经十分空虚，直接远征浩罕汗国，道光帝信心不足。道光后来无奈地说："浩罕卡外之地，并非我土，人地皆生疏，粮饷也筹措困难，用兵之事实难实行。"

最终，清王朝默认了浩罕汗国的独立地位，但是浩罕汗国依然不断侵扰清朝边境卡伦。浩罕汗国的游击战术令清王朝头疼不已，只得准备和浩罕汗国进行议和。但是天朝的脸面是不能丢的，督办大臣长龄提出了议和的具体条件：一则浩罕方面要交出曾经参与张格尔叛乱的浩罕将领爱撒等人，二则浩罕君主迈买底里要呈表认错。

迈买底里不仅没有给清政府回复，还四处派出使者寻求外援。迈买底里通过布哈拉联系上俄罗斯人，希望能得到军事上的支援，结果俄国人没有同意。布哈拉汗国认为"天朝"势大不能轻易起衅，也不愿和浩

罕汗国结盟。在四处碰壁之后，又有安集延商人密报说清政府在喀什噶尔、阿图什一带已经有了几万兵马，迈买底里一下子慌了神。他知道，一旦彻底激怒了清王朝，万一其倾全国之力前来，浩罕汗国的基业就得断送在自己手里。权衡了利弊后，迈买底里同意向清朝求和。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迈买底里派遣米兹伊斯为首的使节团到了喀什噶尔。米兹伊斯一直不肯认错，只是一再强调清朝不准通商导致了浩罕民不聊生，希望“天朝”能够恢复通商，并免除浩罕商人的关税。长龄觉得就这么答应要求会助长浩罕人的气焰，坚持要浩罕方面交出去年侵犯南疆的浩罕主将波巴克，还要求浩罕放回掳走的维吾尔族同胞。米兹伊斯见长龄十分坚定，便借口自己说了不算要回去禀报主子迈买底里。于是浩罕方面留下了一名叫吊噶尔拜的使者，其余人回返浩罕回报。

没想到米兹伊斯一行人回去后就没了消息，清政府被撂在了一边，很显然这是迈买底里的拖延政策。浩罕人不给答复可把急于息事宁人的清政府急坏了，糊涂的道光帝甚至批评长龄过分强调条件，有失“天朝”的大度。于是清朝方面放松了要求，只要浩罕汗国认个错就行。浩罕汗国的宰相明巴什十分强硬，说什么冲突双方都有责任，单方面要浩罕交出参战将领是不公平的。清王朝竟也同意不再惩办战争罪犯，还说作为天朝的恩典，可以免除浩罕商队的入关税。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吊噶尔拜收到了迈买底里的回复，于是提出了浩罕汗国的条件：一是免除关税，二是准许浩罕方面设立商目管理贸易，三是发还抄没的浩罕商队的茶叶和财物，四是赦免张格尔的余党。

同年四月，道光帝接受了浩罕方面的条件。迈买底里欣喜之余立即上表认错，称浩罕汗国始终是天朝属国，以后会越加恭顺。道光皇帝也自己欺骗自己，认为结局十分完美，可以永保回疆无事了。

道光皇帝的妥协导致清王朝完全失去了对浩罕汗国的控制权，卡伦

外的主权一朝尽失，免除关税更对中国权益造成巨大损失。

浩罕汗国也看到了清王朝的虚弱和胆怯，从此越发嚣张，中国的主权面临更大的威胁。占尽了便宜的浩罕汗国并没有轻易罢休，依然劫掠人口财物。清政府在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天朝国门洞开，新疆地区也更加顾不上了，只能任浩罕人横行。

但是进入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亚局势风云突变，英俄两个殖民大国先后将手伸入了中亚腹地。迈买底里汗统治末期，浩罕汗国国内矛盾尖锐，英国人支持布哈拉汗国对浩罕汗国发动了战争，不仅西部重镇霍占特被布哈拉汗国夺取，迈买底里也在战争中被杀。此后，浩罕汗国皇位数次更迭，内讧不止。俄国人也逐渐占领了哈萨克草原，从北面不断威胁浩罕汗国。

2. 阿古柏的野心

同治三年（1864年）内外交困的清王朝对新疆又一次失去了控制，这一年新疆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军们四处进攻清朝在新疆的屯军点和地方政府，清政府的官员纷纷逃回内地。1866年，伊犁地区的惠远城被起义军攻破，清朝在新疆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明谊自尽。起义的领导权很快被各地的世俗与宗教上层封建主所篡夺，纷纷建立割据政权。

就在这时，居住在喀什噶尔的浩罕商人们向浩罕阿力木库尔汗送信，要求“祖国”派兵保护商人，赶走当地的布鲁特统治者“帕夏”思的克。

感到情势危急的思的克为了挽回人心，树立威信，便派遣金相印到浩罕城去迎回大和卓波罗尼都的曾孙，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企图以宗教的旗号笼络人心。金相印到了浩罕城后，见到了当时浩罕汗国的摄政王毛拉阿力木库尔。金相印说明了来意，毛拉阿力木库尔听了后非常兴奋，认定这是夺取南疆的最好机会。在西北方向，俄国的侵略军已经逼近塔什干，浩罕汗国上下都认为必须向东扩张地盘才能弥补俄国侵

略造成的损失。毛拉阿力木库尔立即召见了被浩罕保护起来的布素鲁克和卓，当场任命他为“喀什噶尔汗”，同时给他派了一个浩罕军官，这个人就是阿古柏。

阿古柏何许人也？此人出生在塔什干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阿古柏的父亲是一个小阿訇，平时也给村民们治病。阿古柏出生不久，父母就离异了，阿古柏随着母亲改嫁到另一户人家。继父是一个屠夫，家里条件还算不错，阿古柏也过了几年好日子。可惜没多久母亲就辞世了，阿古柏被赶出了家，流落街头。但是阿古柏生就一副好皮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长得很帅，于是被一个歌舞团收留，没多久就舞技精湛。后来一个浩罕的军官把他买走，送给了迈买底里汗的侍卫官卡西卡。

在卡西卡家里，阿古柏成了一个专门男扮女装的舞蹈演员。其后迈买底里在和布哈拉汗国的战争中被杀，浩罕国内一片混乱，卡西卡也卷入政治纷争丢了性命。阿古柏在混乱中逃回了家乡，当时镇守塔什干的伯克库什收留了他。阿古柏把自己的美女妹妹送给了库什，库什十分高兴，任命阿古柏为自己的侍卫官。

在库什的手下，阿古柏由于英勇善战步步高升。很快，战功显赫的他就被浩罕中枢官员发掘。1860年左右，阿古柏被任命为阿克麦吉特[1]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从此时起，人们尊称阿古柏为“雅霍甫伯克”。当然，阿古柏之所以后来会被委任到喀什噶尔，也是因为毛拉阿里木库尔觉得阿古柏势力日渐强大，留在浩罕恐怕会影响自己的统治。

1865年，阿古柏护送布素鲁克离开浩罕。布素鲁克离开时表示了对浩罕国的忠心，还当场立下誓约。布素鲁克和阿古柏来到喀什噶尔，拜见了思的克。思的克立即把布素鲁克和卓迎进了喀什噶尔回城，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个阿古柏来者不善，心中便起了疑虑。思的克想拉拢布素鲁克孤立阿古柏，没想到阿古柏和布素鲁克穿一条裤子。阿古柏和布素

---

[1]白色清真寺的意思。

鲁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兵变，把思的克赶出了喀什噶尔。当年三月，思的克率领手下七千多名布鲁特骑兵重新杀回喀什噶尔。

面对思的克重兵压境，阿古柏展现了自己的指挥才能。他趁思的克立足未稳，率领一百多名军士连夜发动了袭击，思的克竟被击溃。阿古柏收拢了思的克的布鲁特残兵，接着又从浩罕国内招募了近万名兵士，势力迅速扩张。阿古柏继续向东扩张，围困了英吉沙尔城，清军固守该城，但外无接应内无粮草。当年四月，驻守英吉沙尔的清军开城投降。

1865年四月底，阿古柏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接着，阿古柏买通了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尼雅孜作为内应，准备夺取叶尔羌。结果阿古柏这一次没能成功。在刚刚收拢残兵返回喀什噶尔的路上，阿古柏迎头撞上了库车自称和卓的热西丁的军队，并在战斗中中了一箭。阿古柏寡不敌众，只能败逃喀什噶尔。

回到喀什噶尔的阿古柏认为必须先稳定喀什噶尔地区的局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便集中主力围攻喀什噶尔汉城。但是喀什噶尔汉城是清军在南疆的统治基地，防守十分坚固，阿古柏便派人去重金贿赂喀什噶尔城的守备将领何步云。在感到突围无望后，当年九月一日，何步云投降献城。清朝督办喀什噶尔大臣奎英全家自杀殉国。

1866年，阿古柏大举进攻热西丁，连续占领了和阗和叶尔羌城，至此南疆四大城都被阿古柏掌控。仅仅一年之后，阿古柏又灭掉了热西丁的和卓政权，将热西丁擒杀，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1870年，阿古柏又兵临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整个新疆为之一震。沙皇俄国担心阿古柏再占领北疆，便抢先攻占了伊犁。清政府的兵力只能固守塔尔巴哈台和哈密一线，狼狈至极。

担心沙俄干涉的阿古柏在1872年和沙俄签订了盟约，沙俄承认阿古柏的政权，阿古柏则答应不觊觎北疆。此后阿古柏便以“哲德沙尔汗国”（意思是“七城汗国”）大汗自居，完成了对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城池的控制。

英国也不甘沙俄之后，连续和阿古柏联系。阿古柏大喜过望，在接受了英国人大量现代武器资助后，于1874年又和英国人签订了合约，给予英国人比沙俄更多的特权。

就在阿古柏春风得意的时候，不甘心当傀儡的布素鲁克在喀什噶尔发动了兵变，闻讯后的阿古柏集合大军围攻布素鲁克。布素鲁克在城里坚守了四十一天还是失败了。阿古柏知道布素鲁克号召力很大，便放其逃回浩罕，另立布素鲁克的堂兄卡塔迪奥勒为和卓。可惜卡塔迪奥勒也暗地里想推翻阿古柏，阿古柏一怒之下将其毒杀。

有了英国和沙俄的支持，阿古柏不再需要傀儡了。他将“哲德沙尔汗国”改为“洪福汗国”，自称“毕条勒特”（即“洪福无量的人”）。阿古柏称汗不久便攻下库车和库尔勒，一统南疆。“洪福汗国”以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作为最高法律，在各地设立宗教法庭，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其所占各地分设伯克作为当地军政长官；对农民采取重税政策。历史记载，阿古柏这个极端残暴的侵略者，每攻占一处，都对当地人进行大肆屠杀，和阗等城被杀的人“就像农田里割倒的庄稼”，以至于维吾尔族人民怒称其为“浩罕屠夫”。

1876年初，阿古柏的祖国浩罕汗国寿终正寝了。沙俄把大宛故地上最后的独立政权灭亡了，费尔干纳盆地成为了他们在中亚的一个省。沙俄还把阿古柏当作浩罕汗国的后继给予全力支持。阿古柏政权的地位似乎越来越合法了。

为了迷惑清王朝，阿古柏还以浩罕汗国后继大汗的名义和清政府商谈。阿古柏声称新疆变乱丛生，费尔干纳历来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因此自己才出兵为清王朝驱赶叛贼，甚至表示愿意把南疆八座城池献给清廷，这反而暴露了他已经占领南疆的实情。

清政府此时早已不再相信浩罕人了，命令还留在新疆的官员停止和阿古柏的接触。力主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和湖南巡抚王文韶都提出要迅速

出兵：沙俄支持浩罕侵略，新疆的危难一天深过一天，清军晚进军一天，侵略者就稳固一天，西北边疆不稳，国家将失去半壁江山。到了这个时候，清王朝才意识到了如果不果断进军新疆，全疆都有倾覆的危险。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正式命令陕甘总督左宗棠统领大军去收复新疆。左宗棠率领湘军主力从肃州出发时，已经是一个长期抱病、年逾六旬的老人。但是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左宗棠义无反顾，他命令手下抬着自己的棺材随军进疆，以示收复新疆的决心。乌鲁木齐之战打响了收复新疆的第一枪，清军大败阿古柏，收复了乌鲁木齐周边地区。

左宗棠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策略，每一场战斗前，他都命令军队做好充分准备，缓缓进兵，但是一旦和敌人接上火，就一定要大军出动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速战速决。

在清军连续收复吐鲁番、达坂城等要塞之后，阿古柏的北方防线分崩离析。到了1876年底，阿古柏在北疆占领的据点全部被摧毁，清军开始整兵南下。就在这时，沙俄和英国先后站出来干涉中国内政。英国甚至以武力威胁左宗棠，并给清政府照会，声称南疆应该由英国保护，要求清政府封阿古柏为“南疆王”。左宗棠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在英俄的威逼下，一些清朝官员动摇了，希望能用和议来解决问题。但是左宗棠坚决不同意屈辱议和，以至于当时有人评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就在清军准备收复南疆之时，阿古柏突然于1877年五月二十八日猝死。关于他的死因，也有着多种说法：《清史稿》说阿古柏内外交困在内讧中饮毒酒自杀，也有人说阿古柏是被手下毒死的，英国人则记载说阿古柏是醉酒后和手下军士扭打致死。

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伯克胡里即位，将阿古柏葬于喀什噶尔。当年八月底，左宗棠亲率大军南下，清军转战数千里，连续收复哈喇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洪福汗国”的军事力量被摧毁，浩罕匪徒们四散逃窜，阿古柏政权土崩瓦解。

尾　声

大宛王国以及后继的拔汗那、宁远国、浩罕汗国在费尔干纳这个丝绸之路的岔路口上上演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从大宛王国开始，东方就是费尔干纳地区人民向往的圣土。他们一次又一次向东方“挺进”，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文明也传入了广阔的中亚。和东方文明断断续续的交流史正是大宛王国的传奇史。

2006年4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访华，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赠送了一份特殊礼物——一匹阿哈尔捷金马（就是汗血宝马）。尼亚佐夫说，向最亲密和尊贵的朋友以及外国领导人赠送阿哈尔捷金马，是土库曼人千年以来一直保留的传统。

土库曼斯坦送给中国汗血宝马作为礼物，告诉着世人，大宛王国和东方文明交流的传奇仍在继续，并将永远持续下去。

附　录

一、世系表

大宛王国世系

毋寡，？—公元前101年（庚辰年）

昧蔡，公元前101年在位

蝉封，公元前101—?

（西汉时期蝉封后的大宛世系不详）

延留？—公元47年（丁未年）

桥塞提，公元47年在位

延留（复位），48（戊申年）—59年，在位十一年

（东汉至三国延留后的大宛世系不详）

蓝庾，265（乙酉年）—285年，在位二十年

摩之，285（乙巳年）—331年，在位四十六年

拔汗那（宁远国）世系，不详

浩罕汗国世系

明格部落时期：

阿尔丁别什（明格部建立者，浩罕汗国始祖）

苏丹伊利克

苏丹胡达雅尔

马哈木额敏汗

阿不尔卡西木

阿西尔扎达

沙马斯比（“比”是称号，相当于伯克，非名字。下同）

沙鲁赫比

鲁斯坦比

哈吉比

吾守尔比

浩罕政权时期：

沙鲁赫伯克，1710—1722年，在位十二年

阿卜杜拉·热依木，1722—1734年，在位十二年

阿布德·阿勒·克里木，1734—1751年，在位十七年

阿布德·阿勒·拉赫曼，1751年，在位一年

额尔德尼，1751—1752年，在位一年退位

巴巴伯克，1752—1753年，在位一年，政变中被杀

额尔德尼（复位），1753—1769年，在位十六年

苏莱曼，1769—1770年，在位一年

纳尔巴图，1770—1799年，在位二十九年

浩罕汗国时期：

埃利姆汗（爱里木），1799—1809年，在位十年被刺杀

穆罕默德·奥玛尔汗，1809—1822年，在位十三年

迈买底里汗，1822—1842年，在位二十年

纳斯鲁汗，1842年在位

希尔阿里汗，1842—1845年，在位三年

木拉特汗，1845年在位

胡德亚尔汗，1845—1858年，在位十三年被驱逐

马拉汗，1858—1862年，在位四年

沙·穆拉德汗，1862年在位

胡德亚尔（复位），1862年复位

摄政王毛拉阿里木库尔执政时期

胡德亚尔（二次复位），1867—1875年，在位八年

纳速尔丁汗，1875—1876年，在位一年。

1876年，浩罕汗国被沙俄灭亡。

二、主要参考书目

1.《历史》，希罗多德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史记》，（西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版；

3.《汉书》，（东汉）班固著，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版；

4.《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版；

5.《魏书》，（北齐）魏收著，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版；

6.《晋书》，（唐）房玄龄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点校版；

7.《北史》，（唐）李延寿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版；

8.《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著，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版；

9.《大唐西域记》，（唐）玄奘法师著，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

10.《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哈尔马塔等编著，徐文堪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

11.《中亚文明史》（第三卷），李特文斯基等编著，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

12.《西北少数民族史》，杨建新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3.《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著，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塞种史研究》，余太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中亚古国史》，（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

16.《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余太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7.《中国边疆经略史》，马大正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8.《中亚通史》，王治来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潘志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绝版古国：神秘消失的古王国》，文裁缝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5月版。